

国学典籍

# 伤寒杂病论

慢慢教

JT  
叔叔  
著

---

# 《伤寒杂病论》慢慢教

JT 叔叔 著

## 目录

【阳明篇笔记】 .....	1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一） .....	1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二） .....	6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三） .....	12
【少阴篇讲记】 .....	21
（一）少阴提纲. 1.....	21
（二）少阴提纲. 2.....	25
（三）少阴汗禁.....	35
（四）少阴向愈.....	42
（五）死证六条. 1.....	48
（六）死证六条. 2.....	53
（七）麻黄附子细辛汤.....	60
（八）麻黄附子甘草汤.....	66
（九）朱鸟汤.....	68
（十）附子汤.....	74
（十一）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 1 .....	78
（十二）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 2 .....	84
（十三）【药势】木通.....	90

## 【阳明篇笔记】

###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一）

（摘自『伤寒杂病论慢慢教』第十期第六、七堂） Sep 15 Tue 2009 14:14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小半夏汤主之。

吴茱萸汤方

吴茱萸一升 人参三两 生姜六两（切） 大枣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食谷欲呕。很多「吐」的症状，是有事没事都乱吐的，像小柴胡汤证的话，不吃饭也会吐。可是吴茱萸汤的症状是「平常没事，但吃了饭，就要吐」。所以，这里的食谷欲呕它本身就是一个辨证点，可以跟很多其它的吐区分开，「吃了饭才吐」，这是一个特征。

属阳明也。这个属阳明也，历代的很多注家都有意见：「吴茱萸汤是厥阴的药，怎么会是属阳明？」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苛求。张仲景他〈阳明篇〉写到这么多次「阳明」，「阳明」常常在张仲景的语感，就是表示「消化轴」——这个病是在消化系统的病——我们这样想就好了。

吴茱萸这味药，我们先讲最大概的部分：

吴茱萸，基本上它的药性是辛热的，归经是归在厥阴肝经，这个药它是走肝经的。男人的疝气或是女人的子宫发炎——男人的疝气先不讲——女人的子宫发炎，属于阴症的很多，这时候吴茱萸就是一个会用到的药，它可以通这整条的足厥阴肝经。它的药性是辛热的，在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破阴实」的药物里，吴茱萸破阴实的效力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像附子，还分心在补阳气，吴茱萸它是「只专心在破阴实上」，效果是非常顶级的。

我们今天放眼望去，阴实的人非常多，所以吴茱萸简直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好朋友。我觉得对很多现在的妇女而言，妇女之宝已经不是四物汤了，只要你会用，妇女之宝是吴茱萸啊！好多妇女病在今天都牵涉到吴茱萸了。古时候不是这样的；今天的人很阴实。

## 吴茱萸 vs. 附子

附子这个东西，如果单纯去煮汤的话，它吃起来就像洋芋一样，没什么味道的。可是吴茱萸的味道就是又呛又辣的，有的人也说它有一股「臊」味，喜欢的人说是咖啡味，不喜欢的人说它是臊臭、有一股苦臭味。然后它又辛辣辛辣的，它的这个辛辣味，我们说本身就是容平气的调性；而它的树，据说树皮不是褐色的，而是绿色的；吴茱萸又长在它的树梢头。绿色的一棵树、长在树梢头的果实，臊味又重……大概这样可以确定它是钻到肝经去的了。入肝经的容平之气，就可以打掉肝经里头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当然，它的作用点不是只在肝，以肝脏为中心轴的整个消化系统它都还可以治得到；用在少阴病，也治得到肾功能衰竭。

吴茱萸这个药的「特质」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九九重阳要登高对不对？登高的时候要把吴茱萸插在地上或佩在身上。这个东西实在是好，古时候的神仙故事说，有个神仙叫费长房，有一天跟他徒儿说：「你们家快要大祸临头，你们在九月九号那天要赶快从家里逃走、到山上去，然后，身上绑吴茱萸、登高喝菊花酒。」这个徒儿照做了，当天回到家里一看，唉唷！果然家里的什么猪、狗、牛都死光了……就是瘟疫来了，他们在山上用吴茱萸把它挡下来了。

这个故事其实是有「相当正确」的「象征符号」意义的，怎么讲啊？吴茱萸这个药，最厉害的就是「破阴浊之邪」，或者说「祛湿浊之痰」也可以。而且它的走势，是从上往下压的。

阴气、阴浊的湿痰这种东西，本来照道理说是会往下掉的。可是，有时候这些东西也很厉害，它会沿着身体往上爬，它在身上爬着爬着，当这些阴邪，包住、缠住你的阳气的时候，就会出现吴茱萸汤证。

阴浊之邪这样爬上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吴茱萸这味药，一吃下去，它就立刻把这些东西跟身体分开、然后往下打掉，是很强的一味药；同时又可以顺便通肝经。

但「通肝经」这个效果，我不要特别去强调它，因为吴茱萸不是补药，它是破阴药、专心破阴的破阴药，所以吴茱萸的副作用，例如吃了之后眼睛发干、人燥燥的……这是常有的，我们接下来会讲到。但，即使有这些副作用，它的药性还是真的太好了。

附子会比较走气，吴茱萸因为它味道重，所以作用在阴的部分就特别多。

## 吴茱萸汤的辨证：不是热也会烦

你如果要以用药的路数，来看吴茱萸通肝经这件事的话，你说一个人有头顶痛，这是厥阴头痛对不对？用乌梅丸、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这些都是厥阴药，用了都可能有效，你说「那这时候到底要用什么？」**看症**。如果你是头顶痛又胃酸上逆，这是吴茱萸汤；头顶痛又「肚子很饿，可是饭到面前又觉得不那么想吃了」，这是乌梅丸；头顶痛又手指冰冷、脉弱到快要出不来，这是当归四逆汤。这些都是入厥阴的药方，使用上我们**抓主证**就可以了。

吴茱萸汤证的主要结构，是「浊阴上逆」这件事情，湿冷湿冷的东西在中焦这里，从肝堆着堆着，堆到脾胃去，这个湿浊之气在这里盘踞着之后，阳明病的这个消化轴会出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湿冷的东西堆积在这个地方，你不吃的时候，阴邪它平常不作乱——阳邪很会到处跑，阴邪不太会——所你不吃的时候它不作怪，一吃东西了，身体要消化这些东西，阳气就动了，当阳气要动的时候就不行了，阳气被这些浊阴之气绑住、压住，动不了，所以就只好把食物吐掉了。

吴茱萸汤的这种特征，通肝经这个就不用讲了，比方说我们桂林本讲到「肝脏结」的时候说的两胁痛、脉沉而结，肝脏的脉已经沉下、去而且纠成一坨，这个用吴茱萸汤没问题。腋下痛、大便难，这个是我们之后会教到的条文，也不太有问题。

我要说的是，桂林古本卷十一里面有一条讲的是少阴病的吴茱萸汤证，它是什么主证？呕吐、拉肚子、手脚冰冷而烦躁欲死，「一个人烦到不行」，吴茱萸汤证的这个特征，实在是很好用！一个人热盛会烦，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个人的阳气被阴邪所纠缠的时候，更会烦！所以前面有学喝了桂枝汤「**反烦不解者**」要刺风池、风府对不对？这是阳气无能摆脱阴气的纠缠，这个时候更加会烦。辨证点方面，少阴病的那个吐、利或者手脚冷都还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烦躁欲死**。

但，病人可不会直接跟你说「我烦躁欲死」哦，他会说「我痛苦得要命！」、「我觉得我快不行了！」，你也可能是看到病人在床上翻滚挣扎、坐立不安，这些都要认得出来。

如果一个少阴病的病人的主证之中同时有「手脚冰冷」加「烦躁」，你不必管他有没有吐、利、头痛、有没有大汗，吴茱萸汤开下去，几乎都会对。如果不是感冒，而是杂病的话，这个「手脚冰冷」加「烦」的辨证点，也有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有效。

我觉得我自己都好会制造吴茱萸汤证，有人在攻击张仲景这一条，说：「吴茱萸这个药，是厥阴药，『少阴病』有什么好烦躁欲死的？这为什么要算到少阴病？」我说，以我制造吴茱萸汤证的方法来讲，它的确可以算到少阴，怎么讲呢？要制造这个少阴病的烦躁欲死要怎么制造？你只要刚感冒的时候，还在桂枝汤、麻黄汤证的时候就吃肾气丸，马上拉到少阴，这个病的阳邪跟阴邪都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人就只好在床上挣扎翻滚、烦躁欲死啊！很好制造的。所以基本上拉进少阴或是拉进厥阴都是可以的，肾气丸三阴都入嘛。

如果是体质本来就湿气很重的、痰饮很多的人，得了少阴病，真武汤能去水、四逆汤能去寒，可是这些汤**都不去湿痰**！残余的湿气、痰饮，在少阴病的时候，往往会发成吴茱萸汤证的。

卷十一之 100 条「**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这个也很重要，呕吐这个东西，比如说小柴胡汤的主证，有**呕而发热、呕而心烦**……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讲到「**呕而胸满**」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呕吐这个动作，是会损耗人的胸中大气、伤胸阳的，这个人的阳气本来就已经被阴浊之邪纠缠不清了，一吐之后，阳气更少，阴浊之邪是不是更能窜上来？所以吐完之后，不但不松反而更紧，虽然我这样讲，有一点曲解原文，原文是「以胸闷为主，兼且呕吐」的意思才对，但这样「看吐了之后更胸闷」，就蛮好抓吴茱萸汤的主证了。

卷十一之 101 条「**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那个「涎沫」是我们有时候干呕的时候涌上来的那种酸酸、咸咸的大量的口水，那个口水就是吴茱萸汤证啊！如果你平常就是会干呕的时候，嘴里一堆这种口水的人，那这根本可以说在体质上就是吴茱萸汤证的体质。

有些人的这个「吐涎沫」，是在那个人不是很有意识的状态下，可能是睡醒了之后整个枕头上一大滩口水的，这是吴茱萸汤证。再加上头痛的话，主证就更好抓了。

这种种的阴浊之气包裹住阳气的问题和症状，种种加在一起，现代人的疾病能打到多少？很多哟。

一般的头痛，可以用祛风、通经络的药去治对不对？但是吴茱萸汤证的头痛，祛风、通经络没有办法。

吴茱萸汤证头痛的这个阴浊上逆，一定要把底下肝脏的阴实挖掉，这个头痛才能收掉，它的特征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的偏头痛长年不愈，你可能要问他「痛起来什么感觉？」他如果说「痛得我好想去撞墙！」想撞墙是「烦躁」，这就可以用吴茱萸汤了；「痛得我坐立不安！」这也可以，只要有那种烦躁的感觉夹杂在里头，就可以。

或者是，问他「会不会头痛的时候想吐？」如果会，就最好，那这就是很完整的吴茱萸汤证了，头痛和泛恶心都会一天之内出现的，打得很准。也可以加一点半夏。主证差不多这样抓。

但各位要知道，这种头痛，如果去看西医，普拿疼拿来当糖吃也不会好啊！止痛药吃到最后都要止痛药上瘾了，但头痛还是不会好。以治疗路数来讲，这不是西药碰得到的领域。

之后我们再讲吴茱萸汤的推扩的时候，下体痛、痛得坐立不安，这男人、女人都有可能啊，有「坐立不安」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是这样抓主证的；阴浊之邪跟阳气纠缠的时候，人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各位学的时候，先拿吴茱萸汤治头痛、呕吐、治少阴病，等到练熟了，认得出这个「烦躁欲死」的调调和轻重程度，治其它的杂病，也就会顺手了。

像我小的时候，记忆回溯到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我现在是饭后一根烟，小时候我非常开心的事情，是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大人一定会帮我准备一瓶养乐多，吃完饭灌一瓶养乐多，多得意啊！觉得自己好像是王子一样、养乐多是我的「贡品」。

……结果，我四岁的时候就闹偏头痛了！然后，我奶奶就从路边找那种他们信得过的郎中来帮我看，那个老先生就说「你这个是头风！头受风！」所以就开了那种很辛辣的散风药，吃了不知道多久，也都没有好。我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那样的小王子，得的是吴茱萸汤证啊！你把我当头风医，在那里散风散了半天！医术不足啊，果然是时方派的。吴茱萸证的治疗，在经方领域之外、在其它药味之中，很难找得到可以替代吴茱萸的药或方。

我再大一点之后，不太头痛了，但那个头痛一直都没有断掉，时有时无；再到后来就变成很严重的肝阴实，个性超级郁闷、动不动就呕酸水。

肝阴实跟呕酸水这件事，如果你看过某一些心理谘商团体，他们会带你做一种呼吸法，让你躺在那里，然后嘴巴跟鼻子同时吸气吐气，那种呼吸会让人把压抑的情绪散出来，你就可以看到：做这种呼吸的人，呼吸呼吸着，躺在那边口水「哗啦」地吐出来、吐不完。其实那个就是肝阴实的吴茱萸汤证的口水，情绪累积太多变成肝阴实，情绪到后来会具象化成有形的东西。

这，要吃吴茱萸汤疏肝。吴茱萸汤的这个肝阴实的状况，你说现代人多会制造吴茱萸汤证啊？情绪压抑的人很多的唷，包括压抑到瘦不下来的肉肥（『水肥』是真武汤、防己黄芪汤）。

如果这个证是来自于寒冷的东西，养乐多我只是举个例子，现代人喝的高山茶、生茶叶，每天喝到像上瘾一样，结果变成偏头痛都治不好、又老反胃，这就是寒到了、寒湿堆在那里。这个东西，以体质而言，其实牵涉到肝跟胃的阴实，这种头痛、想吐，你以为不是什么大病，普拿疼当糖吃就算了，没效也可以有点安慰……不是的，因为这是关系到肝、胃阴实，这基本上就是肝癌跟胃癌的体质，堆久了就**肝癌、胃癌、或者长脑**



瘤了！所以最好从这时候就开始调理，我们要治疗胃癌的时候，吴茱萸也是很重要的一味药，我们之后会再讲。

##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二）

（摘自『伤寒杂病论慢慢教』第十期第六、七堂）

### 假少阳，真厥阴

吴茱萸汤这个汤的状况是这样：因为肝有阴实，常常会把肝的阳气逼得浮越出去；所以现代人有许多一般中医不太会医的毛病，到头来都是吴茱萸汤证。

比如说高血压的晕眩，不能说绝对是肝阴实；但很多高血压是肝阴实的高血压，这种高血压的晕眩，是吴茱萸汤。

而一般治疗晕眩，是用温胆汤之类的方剂，走少阳的去痰药之类，去治疗内耳平衡的问题对不对？但有时候，少阳药就是没有用，因为那个患者整块少阳的病都是假的；是因为肝阴实，所以浊痰被逼上少阳。

那种晕眩症，你说张仲景的书里写说「颠眩、吐涎沫」是五苓散，这没有错，张仲景讲的没有错：苓桂朮甘汤的晕、泽泻汤的晕、脑虚的晕……今日临床都还是遇得到的。

但是现在的人肝阴实的太多了，所以很多都变成假的少阳痰饮，实际上都是厥阴病吴茱萸汤证，吴茱萸汤可以治到这个东西。头晕得非常剧烈难忍的时候，至少我们要记得还有这个汤证的可能。即使把脉或是问证状没有极度精确的辨证点，但如果是脉偏沈弦的调子、病人常年都吃得很生冷、昏起来很受不了、会反胃……生活史问仔细一点，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我们去看这个汤的使用机会。

历代中医在用了它以后，就觉得：虽然不能直接说它是一味除痰药，可是很多治痰药都治不好的病，一用吴茱萸汤就好；于是就把它称为「除痰仙丹」之类的。当然，它并不是一味绝对在除痰的药，除痰只是顺便。

### 《神农本草经》中的吴茱萸

吴茱萸这味药，我们来看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它的。

《神农本草经》：



●吴茱萸<sup>中品</sup>：一名藟。味辛温。生川（山）谷。温中下气。止痛。欬逆寒热。除湿血痹。逐风邪。开湊（腠）理；根：杀三虫。

它说吴茱萸，一名「藟」，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还以为「藟」是「茱萸」这两个字的谐音，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字，是古时候的人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辛辣，所以用这个字来代表它的味道。

这个东西还有另一个写法，吴茱萸的树，他们写成「檄」，看起来很猛啊！我想这些有破阴效果的药里面，这个听起来好猛呢。肉桂是写作「侵」，有「侵略」的力量；吴茱萸叫作「檄」，力道可想而知了。

我觉得〈阳明篇〉蛮好玩的，教到的几味药，都是金气、容平之气特别强的，像是茵陈蒿、吴茱萸、连翘，都带有这个特质。

辣味特别重的这味药，有什么功能呢？

温中下气、止痛。我们之前有讲过，这味药不是补药，但是它很能够把这个阴浊之气掰开来、往下打。

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条文后面有说「得汤反剧者，属上焦」，这是在说，吃了吴茱萸汤之后，反而吐得更厉害，这代表了让人吐的痰饮不在吴茱萸的作用范围，这味药是比较从中焦开始往下打的。而适用小半夏汤的那个痰饮，位置比吴茱萸汤的作用点要高，所以打不到，即使被吴茱萸扯下来一些些，也是更多痰饮砸到胃里。

但，如果是中、下焦的阴邪，吴茱萸就很好用了。

把这个阴邪破掉了之后、往下通了，我们说「不通则痛」，所以止痛的效果也相当好的，止什么痛？很多种哦！从头到脚都有。临床上抓主证就是了，

咳逆。咳逆就姑且算它是因为痰饮往上浮，吃了吴茱萸之后痰饮降下去了、上冲的气也降下去了，这个肺也就轻松了。

寒热。至于说「寒热」……说起来，我过去看《神农本草经》的「寒热」这两个字的时候，都疏忽啦。怎么讲呢？从前看《神农本草经》的「寒热」，直接想到的就是小柴胡汤的这个「往来寒热」，发烧又不发；或是一般感冒的先恶寒再发热。直到最近读书，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过去教过的某些药有「寒热」这两个字的，恐怕要再回去重新更正。

吴茱萸的这个「寒热」，讲的是身体里面，「阴邪跟阳气纠缠在一起拆不开」；它会把这个寒热交争的现象分解掉，于是说它治寒热。

其实这也不只吴茱萸这味药……会发现自己的这个错处，是因为最近在备课的时候，准备到「连翘」这味药：

连翘也治「寒热」，而那个寒热，注解《神农本草经》的人都很能讲，因为连翘的寒热，可以引用到《黄帝内经·灵枢》里讲的一个东西，说人「为什么会生瘰癧」的，《灵枢》说那一半是肾水的问题、一半是心火的问题，水毒和火毒纠缠到一起之后，会变成瘰癧，所以《本草经》才要说它「治寒热鼠瘰瘰癧」——历代是这样子在看连翘治淋巴结块的。所以，「分开」寒热，是具有「金气」的药的效果。淋巴虽然可以算到少阳区块，但它的病机，却不是「往来寒热」的少阳病。如果各位在复习功课、看到从前教过的药的时候，关于这个「寒热」的解释，可能要从另一种角度，把它重新订正一下。

**除湿血痹。**血分里的湿浊之气，当然不是只有吴茱萸有效；但是血路不通、有湿寒之气，这个吴茱萸的确是厉害。

很多人的肠道就是这样。吃太多冷的，被冻结成这个「**湿血痹**」的状态，所以才一直便秘。吴茱萸汤下去之后，大便通了，还有果冻一样的痰一起排出来。

**逐风邪。**虽然它不是一个发表的药，可是对于肝经被风邪塞住，它的效果的确是很好。腠理间的风邪，它也很行，但这就连到下一句了：

**开腠理。**我想我们人，腠理会不开，多多少少是被什么东西瘀住，要说痰也对、说油也对、多余的组织也对；如果是生活中压力很大的人，那种组织的沾黏，中医叫作「筋结」，也算是一种「肝阴实」。

## 开腠理

吴茱萸开腠理的效果能不能体现在吴茱萸汤？好像一时半刻没有那么清楚的效果，如果体质、脉证融合，吃长期，可以发现吴茱萸的确是可以开腠理的，以吴茱萸汤而言，吃久了，「肉质」会变，硬肉会变软肉。长年生闷气而瘦不下来的人，有时候要用这个办法。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我敢跟初学者推荐的办法，因为这味药还是有危险性的。

另外，比如说有吴茱萸的温经汤，它的主证是嘴唇干（但不一定会口干）而手脚心发热，我们说嘴唇这个东西是人体的切面，切面是要算在腠理的、算少阳区块。所以，之前讲柴胡龙牡汤的时候，有说到柴胡龙牡汤治嘴唇长疮对不对？腠理之中有热气的时候它会有用。那么，温经汤可以治到这个嘴唇干、可以让水上来，以这个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开腠理的。

不过，另外要讲一个可以开腠理的方，就是当归四逆汤的加味，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我平常在开这个汤的科中的时候，都是当归四逆汤一罐 200 克，因为大枣不够，所以加 30 克大枣、再加 30 克生姜、30 克附子、30 克吴茱萸，想一想有点太燥，所以再加 30 克阿胶反佐，这样子配成一罐。我的表妹，她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好歹也是混演艺圈的，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超然于物外」，也就是不知上进的一个演艺人员，像她那个学妹蔡依琳都在翻跟斗、吊钢索了，她还是动都不动一下，每天去上班，就像公务员打卡，有通告叫她去就去一去，一点也不奋斗的。反正她有个收入很少的长期铁

饭碗，好像是一个大陆做的、我怀疑「是不是有统战的意味？」的节目，好像叫做「天涯共此时」的台湾地区的主持人。这个节目的名称感觉起来也很暗藏玄机啊，这是唐朝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的第二句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讲说我们分隔两地、没有办法在一起，只好共同分享天上的一轮明月，听起来……是不是很有两岸要统一的意思啊？那个诗也蛮有意思的，后面它就说「因为找不到你、见不到你，我只好努力地去扑到床上睡觉，这样就有可能在梦中与你相见……」没有 E-mail 跟 MSN 的唐朝人，这种事还挺潇洒的啊。

我的这个表妹，她刚进公司的时候，就跟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大炳他们混得很熟，大炳也是嘴巴很贱的一个人，我表妹不知道在国外是吃什么长大的，有点壮壮的、肌肉有点厚厚的，是肉肥、不是水肥，大炳每次就笑她是「金钢芭比」。我看她也觉得是有点太「魁」了，上节目也不好看，没办法穿中国式的衣服，穿唐装像七爷八爷，于是我就说「我们来燃烧一下脂肪吧，好不好？」然后我就开了当归四逆加蒺藜附汤，因为要消肉，一罐中又加了二三十克的鸡内金，结果吃了没多长时间，金钢芭比真的变窈窕淑女，肩膀的线条出来了、体态也柔和了。所以，「肉肥」这件事情，果然是需要「开腠理」的，光是当归四逆汤可能是只能烧到脂肪而已，能够让肌肉的纹理变得有所不同，吴茱萸开腠理的效果还是可以肯定的。

从前许助教的弟弟，也是肉肥，平常我算人是算「只」的，他那要算「坨」的（其实算『只』也不正确哦？），肌肉鼓得好可怕，好像人都不太能动了。他也吃过一阵，没效；后来晓得他有在吃生冷，请他生菜生水果冰饮料暂时戒了，才开始有效的。

但是，讲到这个，我现在也是一股寒意啊！因为我现在上课已经被很多人嫌说我每次都在「郑声」，重复的话老是绕回来又讲一遍。这个故事我现在讲了，等到我们教到〈厥阴篇〉的时候我如果忘了，又讲一次，就丢脸了。我看到我们业界的前辈，很多人都在丢这个脸，我看得都怕了，比方说倪海厦的人纪班，教到第四、第五梯课，有学生就在碎碎念了，说：「已经是不够好笑的笑话了，什么小徒弟打翻竹筒……老师还要讲到第四遍！」台下的同学一半都已经木口木面、笑不出来了；而，笑不出来的那一半，更加诧异的，是有一半的人还在狂笑！他说：「这真的是『信徒』啊，为了照顾老师的自尊，所以提供罐头笑声。」我觉得被人这样讲真是好惨啊，我不想象这样，但，我想我大概是逃不过，因为自己的记忆力就是这样散散的，所以恐怕教着教着，又要郑声啦。

## 吴茱萸的作用位置

之前我直接说吴茱萸是一个入肝经的药，其实历代对于这个说法，还是有一些争论的，怎么讲呢？吴茱萸这个药，主要就是降阴浊，你要说它针对的是哪条经，其实也不能说得那么确切。可是，换个角度来说，我们如何证明吴茱萸能够入肝经？

当然肝经这一条经过的地方，有很多病是用吴茱萸会有反应没有错。

另外就是，张仲景的「广义的」厥阴区块，吴茱萸可以入得到，所以所谓的肉体的心脏所存在的夹缝，我们说心包、膏肓的区块，吴茱萸是可以的。

因此，古时候叫猝心痛，有时候也称为真心痛，今天说的心绞痛，如果我们去看古时候治疗这种病的药方，很多都是有吴茱萸的，吴茱萸它的确可以清到膏肓区块的痰。

加上刚刚说的开腠理的效果来说的话，最近因为各位跟我自己都开始吃五石乌头丸，五石乌头丸就是有吴茱萸的一个破阴的药，吃了之后，有些人就觉得胸腔或是腠理之间「有什么被打通了」、「忽然痛一下」，这样的感觉还是会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效果，让它变成中药里头相当特别的一个存在，有些人的吴茱萸证，吐酸水……常常搞不定，祛痰的药吃多少都没有效，单一味吴茱萸做药丸吞着吞着，反而就医好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吴茱萸这个药，在这种事上是特别地有效，它的整个路数，跟其它种的治痰药是相当不一样的。

## 杀三虫

吴茱萸的根，它说杀三虫，吴茱萸根是蛮厉害的驱虫药，虽然不是中医的驱虫药的主流，但以效果来讲是蛮好的：

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令肛门发痒的蛲虫，一碗酒泡一些吴茱萸的根，然后把那碗酒分两次喝掉，这样蛲虫就好了，效果相当地好。

如果是肝里头的寄生虫、肝吸虫之类的，拿现在剂量，大概一两半的吴茱萸根、一撮梗米、三个鸡蛋白，再用一两半的蜡做成蜡丸，每次用稀饭汤、或米汤吞 30 颗，这也是有效的。

不过，讲这个也是有点不知所谓，因为我们现在也买不到吴茱萸根了，我们现在买到的都是果实种子，所以，这样讲讲就好了。

如果要用吴茱萸的种子来杀虫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比较寒性体质的人的寄生虫的病。比如说我们在〈厥阴篇〉会正式讲到寄生虫，张仲景的开药法，处理蛔虫的话，比较常用的是乌梅丸，而且乌梅丸你也不太能说它一定是「某味药具有杀虫的效果」，可是它就是能让那个虫待不下去，它不给这些虫能够生存的环境——是这样的调性。

乌梅丸适合的体质，是寒热错杂的体质，如果这个人你看起来只是像四逆汤证那种冷冰冰的体质的话，直接用吴茱萸反而好用，体质很冷的蛔虫的症状，四逆汤加吴茱萸比乌梅丸还好用，直接用现在药行买得到的这味药就可以了。

## 临床配伍杂谈

吴茱萸的使用，历代中医在比肝脏的病、吐酸水、胃酸上逆，像吴茱萸跟干姜、黄连一起用，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套路。如果这个人的体质是很寒的，就干姜加多些，黄连就用一点点当反佐就好；如果这个人的体质是偏热的，黄连多一点，吴茱萸、干姜当反佐，大概是这样子用。

至于说一个人身体里面积了很多冷东西，吴茱萸在破阴方面的效果，尤其是针对消化轴，是胜于附子的。

所以有的时候体质很虚寒造成的某种拉肚子，中医说的有一种叫五更泻、天亮之前拉肚子，通常来讲五更泻是一定要用一些补肾的药了，药方里面可能会有补骨脂、五味子……但是，另外要补脾胃的暖度的话可以放肉豆蔻，如果要把阴寒之气破掉的话，吴茱萸也可以加，所以，肉豆蔻、吴茱萸、补骨脂、五味子这样的结构，在处理五更泻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吴茱萸用来治疗水毒的话，整体的水毒、一大片的水毒，那还是附子剂比较有办法，**补肾阳是附子、补脾阳是干姜……**这一类的东西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是水毒上攻形成痰饮，吴茱萸还是很强的，比花椒还有力量的。

如果只说「痰饮病」，大家可能不太容易联想到什么实际状况；我如果再退一步讲，各位可能就了解有哪些例子了：

我们之前有教到一些解酒药，比如说葛根芩连汤可以让人喝酒不容易醉，或者是如果已经宿醉的话可以用三黄泻心、黄连解毒汤之类的，但那时候讲到的解酒药，都是解比清酒更烈的，绍兴、高粱、白干、威士忌这种酒精度偏高，比较湿、比较热的酒。

但，还有一路酒是「湿寒」的啊，比如说啤酒。喝啤酒的解酒药就是吴茱萸，因为烈酒的话，酒气往上，可以用汗解、用分消湿热法；啤酒的话，吃吴茱萸就会从**尿解**，尿里面会又是吴茱萸味、又是啤酒味，然后就解掉了，所以比较湿冷的饮料类造成的痰饮，这个路子还是很好用的。像美国电影不是常有女明星说「吃这个雪球蛋糕会直接肥到屁股去」吗？体质还算蛮敏感的我侄女，最近也在说：「吃生菜，会直接掉进厥阴变吴茱萸症！」

像前一次，和陈助教他们唱卡拉OK之后，又和小黄助教去续摊玩通宵，喝了几罐啤酒。结果，我就开始肛门那里怪怪的，好像要发痔疮。一般这种发炎嘛，总想到是「湿热」，可是，吃了些分消湿热的药，却也不见好。而睪丸附近，隐隐有一点抽痛抽痛的……我后来才想：会到睪丸，难不成是厥阴病？于是吃了些吴茱萸汤，一两天就痔疮也好了、睪丸抽痛也好了。那时才又想起：都说人体下腹腔免疫机能是厥阴在管，原来连痔疮类的直肠发炎，都可以是因为厥阴受邪，免疫功能低落，才发起炎来的哦？

同样的道理，吴茱萸它的走厥阴肝的效果，女人下体的一些病，或者是男人疝气的方，我们先不用力讲了，通常疝气用吴茱萸加乌头效果是非常好的，将来〈厥阴篇〉会教到，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整理。



女人如果是下体寒，有一些塞进去暖子宫的药，也是用吴茱萸的，不过我想各位也不爱用塞药，所以就别讲了。

不过，像是月经痛这种问题，病因是子宫「寒」的还是多，所以月经痛的时候的基本用药结构，比如说：吴茱萸 1 钱、肉桂 1 钱、当归 3 钱、香附 4 钱，这个结构对于现在女生的月经痛，反而往往比较有效一点，因为现代人的毛病都偏到这边来了。男生疝气、下体的一些病也是。

我是觉得，下体的这些感染，比方说女生的子宫颈糜烂，这几年遇到的，通常是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之类的东西可以医得很好。当然，这恐怕不是古来女人的体质，但现在的女人变成这种体质了。厥阴肝经这个东西，根本就管到肚脐以下整个身体的免疫机能，厥阴肝经寒到了，下腹腔免疫机能低落到不行、细菌乱长，这时候一定要以通厥阴肝经为主、要用热药。

如果各位觉得医术上不能确定的话，可能你也可以先去给外面的医生看，阴道、子宫颈那个地方糜烂、痒、烦躁……外面医生黄芩开了没有效，黄连开了没有效，龙胆草、黄柏都开了还是没有效！这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病的来路是怎么样了。一般来讲，清热的药有清热的药的路数，龙胆泻肝汤还是有破阴实的效果，也有有效的时候，不是要全面否定它。但今天教不到这个。

只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跳到当归四逆加吴茱萸汤或者是吴茱萸汤这边的路数了，这件事我们至少晓得一下。

## 吴茱萸汤与吴茱萸（三）

〔摘自《伤寒杂病论慢慢教》第十期第六、七堂〕

### 降压

吴茱萸降浊气跟痰饮，我想在临床上比较可以带到的病，是「脑水肿」，如果一个人的病症是脑水肿的话，那个方子里面有吴茱萸的话会有效非常多，当然还可以加别的药，比如说穿山甲，或是治晕眩的天麻、勾藤……或是降水的像生半夏、蚯蚓干都可以加，降脑压的代赭石要同用也可以；但是，有吴茱萸，这个效果会更好。

这样的药物搭配，尤其对小孩的脑水肿，特别有效。

从这个角度来看，青光眼、眼压高的时候，用到吴茱萸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降眼压很快的结构，比方说附子理中汤，加单味的吴茱萸；或者把附子理中汤换成苓桂朮甘汤加车前子也可以。路数没有什么一定，但是有了这味药，就好用。

一般我们今天说的结膜炎、角膜炎，我们一般都是用菊花等散风散热的药为主。可是今天放眼望去，好多得结膜炎、角膜炎的，都是吴茱萸证！肝太寒了，所以肝里的阳气被逼得上逆到眼睛了。当然现在外面会说是「病毒感染」对不对？但实际上，体质造成的还是很多，要把这个肝阴破掉，阳气才能收回来，所以眼睛的病用吴茱萸也是有的。

我有一个学姊，来上中医基础班的时候，眼睛得这个病，她记得「肝开窍于目」这个理论，于是就吃加味道遥散退肝火，结果愈吃愈严重；我搭她手一把脉，肝脉死沈死沈，请她改吃吴茱萸汤，一吃就好了。眼睛发炎，有麻杏甘石证的，有葛根证的，有痰饮病的……一个方子一个方子学过来的时候，如果大家辨证点都有记起来，临床上就不会觉得很头大；但你如果想靠一什么专病专方来治，恐怕没有办法全包。

## 吴茱萸的危险性

吴茱萸这味药，在古时候的药书里讲它的「炮制」，都是很费工的：要用水一遍一遍地煮、然后再泡醋，一直到它的味道已经洗得很淡了，才敢拿到药行去卖。

因为它的炮制，工程是**可长可短**，所以我们今天在药行买到的吴茱萸，很难确定它炮制到什么程度：它的药性是比较接近生吴茱萸？还是药性已经比生吴茱萸温和十几二十倍了？

所以各位如果要用吴茱萸的话，我的建议是，最好找一家药行的吴茱萸，然后记住那个味道，试出药效最佳的用量。以后差不多就用那个等级的吴茱萸，如果你药行换来换去的话，有时候用这个药，会出事。因为它是破阴效果最强的几味药之一，相对来讲，它有危险性。

如果是「不对证」的时候，而又用「生」吴茱萸，差不多用到3钱，就有人**肝脏、脾脏都破裂、溶掉了**，它破阴的效果有这么强的。

我目前为止是用生元的，还蛮喜欢的，因为炮得也不毒了，但辣味、药性都还在。

……我跟陈助教在生活里是常被人笑话的，有朋友会说：「某某药行的药比生元便宜啊，而且质量也好啊！」其实我说生元，只是因为我只熟这一家，并不是外面没有好药材。所以，如果你要嘲笑我孤陋寡闻的话，不如直接告诉我哪里有好东西，我会开开心心地去买的。我只是因为跟他们交情比较好、从小玩大的，混得比较熟，买得多了，对质量就比较熟，倒没有要特别说他的药材一定比每一个别家都好。

虽然吴茱萸用错了会破肝、脾，但一般来讲在症状对的时候，吴茱萸是**非常恢复肝功能的药**，可能是因为现在人的体质，肝如果不好多数时候都跟肝阴实有关，因此用吴茱萸的机会就变得比较多了。



我自己用吴茱萸，到今天也不敢用到当归四逆加吴茱萸汤的「二升」，张仲景的剂量，一升，一饭碗的吴茱萸，重量有到现在的二两半以上。

我目前自己用吴茱萸一次的极限是一天二两半，再往上我也不敢，不过可能是因为体质还算合，副作用也几乎没有。不过喝吴茱萸汤，有时头痛会先更剧烈一下下，然后才开始好转；通常会感觉得出「有东西从头上被拉下来了」的感觉。

我侄女就说：「以前吃补药，都多多少少觉得『补不太进去』，像是吃安慰剂；可是，吃过吴茱萸汤之后，就会感觉得出『补进去了耶！身体变好了耶！』这件事。」破阴实的吴茱萸、生附啦、虫类药啦、牡蛎壳啦……用在**虚劳体质的人，有时是一种必要的前置步骤**。

一般而言，一天八钱的话，其实对很多同业来说，已经算很多了。

经方的研究者之中，对吴茱萸使用的剂量，的确有一个小小的争论：

「到底是一次用多好？还是少量慢慢用好？」

为什么有这个争论呢？因为吴茱萸这味药，吃了是会把人烧干的。吃得**口干舌燥、烂眼睛、流眼屎、肠子发干、气散气虚**……都会有的。

因为有上面提到的副作用，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吃这个药，只要你对证，还不如一次就 30 克开下去，马上把他医好以后就不要再用了。拖着拖着这样慢慢烧，人家也是难过——有这样的看法。

但我想，可能以后吧。如果我们开药能开得再更精确一点，可能到时候吴茱萸会比较敢用。现在是先确定「对证」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范围内使用它，以这样作为一个开始的话，这味药还不会太难用。

如果吃了会眼睛干的话，可以再加一些药反佐就好了，不过我话还是要说清楚，**要．对．证**，不要没有吴茱萸证还一直吃，因为这个药的燥热之气一直冲着，如果这个人没有阴实体质的话，他的元气都会被散掉的。

不过，话说回来，虽说它是一味很燥很燥的药，现在吃了吴茱萸之后，**大便通了**的人反而比较多。因为肠子里都是湿冷的东西，肠子都不会动了，吃了吴茱萸反而肠子会动，体质不一样。

这个在〈阳明篇〉（宋本在《金匱要略》）也有条文：

【桂 9-97 / 金匱·腹滿 1，未出方】

趺阳脉微而弦，法当腹满，若不满者，必大便难，两胁疼痛，此为虚寒，当温之，宜吴茱萸汤。

胃脉又弱又沈弦的，便秘的患者，把个脉就分得出来了。如果中医要证明「肝主疏泄」这句话，这一条倒是一个临床左证。

## 由阴实而阴虚的胃肠病

我们说吴茱萸是一个治疗阴实的药，我们一直讲「阴实」、「阴实」，有时候看到一些看起来像是阴虚的病，大家可能会想「这是不是能用吴茱萸？」，但是这个东西在今天也要重新洗牌了。

比如说有一种胃炎，称为萎缩性胃炎，胃在萎缩，谁也晓得是阴虚对不对？通常我们看到萎缩性胃炎，都是用炙甘草汤、麦门冬汤……以养胃阴为主。

可是，其实，今天的萎缩性胃炎，有很需要用到吴茱萸的地方。怎么讲呢？

这个萎缩性胃炎，在中医的临床上，近年来大家认为它的起因多半是「消化轴瘀血」。消化轴会瘀血，多半是寒。所以一开始这个人是吴茱萸证，然后变成消化轴瘀血，这个胃才跟着变成处在「大黄蟅虫丸证」的胃，然后就萎缩掉了。

这样子的情况，你再加滋阴药去灌溉它也没有用，要用吴茱萸汤或者吴茱萸这味药，加上破消化轴瘀血的，我们在教大黄蟅虫丸的时候教了不少啊：什么五灵脂加人参……等等，把消化轴瘀血化掉，然后这个萎缩性胃炎才会恢复。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的萎缩性胃炎是因为寒还是热性的？因为标准版的萎缩性胃炎是热而阴虚啊！」这很简单，吃了冷的、或天冷的时候，比较会发作的：西医跟你讲萎缩性胃炎，病人却跟你说他不能喝冰的，这样就好了。

所以有人胃癌之前先是胃阴虚的症，让人觉得疑惑：癌病不是「阴实」吗？怎么阴虚也会生癌？这个部分的转法晓得一下，就没什么疑惑了。

另外就是，心下痞，我们一般心下痞是以热症为主，用泻心汤的机会多，但，有没有寒的？有。所以这也有用到吴茱萸汤的时候，你只要把吴茱萸汤证相关的条文所描述的症状想得再轻微一点，有点想吐、有点觉得胃闷闷的、头胀胀的……那个时候常常会挂到吴茱萸汤。

当然性器官的病，用到吴茱萸汤的时候是很多的。

还有很多肠胃道不通，都是湿气、寒气，才令肠胃道动不了。

乃至有些这样体质的人，得了阳明病大承气汤证，燥屎都已经摸得到块了，他吃了大承气汤，燥屎就是不下来、不动，这种时候，大承气汤要加吴茱萸，这样它才动得了。

比这个还要更严重的，才用到巴豆剂的热下法。

## 外治方

因为吴茱萸它是一味这么热的药，所以它还有几个延伸的用途：

比如说，吴茱萸可以拿来做药膏。

做药膏的方法，是拿一份的吴茱萸打成细粉，加上重量或容量上是吴茱萸的十倍的凡士林，把凡士林加热到滚烫滚烫、变液体了以后，把吴茱萸放下去搅，渣滤不滤都没关系，搅匀了放冷以后，就是「吴茱萸膏」，这个治什么？

治各种湿湿、烂烂、会流水的疮，陈助教听到，就说：「香港脚！」对，这有希望。因为民间有一些香港脚偏方，比如说「光脚在太阳晒得很烫的沙地上走一圈，香港脚就会好」，你就知道这个病其实可能是阴浊之气造成的。当然还有其它的病根，我就听过香港脚的病根是那个人「很爱动怒、性子急」。

这一类湿湿、烂烂、皮肤会痒的病，吴茱萸膏就好用了。

另外，吴茱萸它这么热，我们说有一些药，做的是「引火归源」这件事。吴茱萸粉调醋糊在脚底板，那是把热引下来的常用方法。

如果是平常要吃三黄錠的那种热性的流鼻血、热性的血压高（其实血压高还不见得虚要分热性、寒性），都可以拉得下来。

还有就是，嘴巴破、喉咙痛，如果你扁桃腺烂掉了、喉咙痛，刚好你少阴、温病都不太会搞的话，那就吴茱萸涂脚底板，引火归源，这个热拉下来以后，你的喉咙也会不痛很多。

吴茱萸除了拿来贴脚底板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好贴，拿差不多一、二钱的吴茱萸粉，拿一调羹左右的黄酒、绍兴酒，调成糊糊的，贴在肚脐，神阙灸，一天换一次。

一整天的时间都有热药放在神阙上面的话，能够治疗的东西就蛮多的啰。

比如说一个寒性体质容易呕吐的人、小孩子肚脐受了风而肚子痛、受了凉的下利、一般的胃痛（因为我们今天台湾人的胃痛也是冷得多、热得少），它能够打通这些地方。

吴茱萸贴在肚脐上，是「某种病」的特效药。那就是西医说的「麻痹性的肠梗阻」，肠子梗住了不通，用吴茱萸贴在肚脐上面的话，差不多 40 分钟就会通了，效果上算是蛮好的。

其实，叫做「麻痹性」，可能你会问我：「西医说的麻痹性叫什么？」、「我们家躺着一个肠梗阻的病人，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麻痹性』？」

我是这样想：先不说吴茱萸这味药，我们如果讲吴茱萸汤的话，吴茱萸汤治疗的很多主证，如果你去西医那边验的话，他给你的病名前面常常会加几个字，比如说「神经性的」什么什么。为什么叫「神经性」的？非常可能是因为他们验来验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吴茱萸汤在治疗的这整个体质，是西医看不到的领域，不知道这个体质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他只能告诉你因为你的肠子的神经有问题，所以它现在忽然停机了。

如果你要说经方的临床，那就还是抓主证嘛，有的肠梗阻是承气证、有的是大柴证、有的是吴茱萸证……从前教过的主证群，回头翻翻书就是了。如果是贴脐法，本身危险性就不很高，你不要给我贴到大承气汤证的人身上去就好了。

神经性幽门梗阻、神经性呕吐、神经性肠梗阻、甚至还有**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也是肝阴实啊，**郁闷到极点开始有幻觉**，这也算。所以西医叫做「神经性」的消化轴疾病，吴茱萸汤就特别有效。

贴神阙，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开心啦！什么阳萎、早泄都超级有效，贴在神阙它就从肚脐钻进去，直接去通肝经，力道很强的。

至于说癫痫病的人，这也是痰饮上逆对不对？贴肚脐、贴神阙，他的痰饮也会被降下去，癫痫就会不容易发作。当然，小孩子的流口水、拉肚子，也都相当好用，所以如果家里面你觉得小孩是体质比较偏寒的，加上他的病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开药开起来觉得很难开的话，可以捏一小坨吴茱萸给他贴贴看，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这些怪病也就少一些。

## 副辨证点

这是我们对于这个药物的一些认识，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用到它的机会也是很多的。《伤寒论》里关于吴茱萸汤的这几条条文，都是好「经典」的，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复习一下，**熟悉这些症状的排列组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桂 8-2 / 宋无】

何谓脏结？师曰：脏结者，五脏各具，寒热攸分，宜求血分，虽有气结，皆血为之。假令肝脏结，则两胁痛而呕，脉沉弦而结者，宜吴茱萸汤。

【桂 9-67 / 宋 242】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小半夏汤主之。

【桂 11-30 / 宋 308】

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桂 11-100 / 金匱．呕吐 8】

呕而胸满者，吴茱萸汤主之。

【桂 11-101 / 金匱．呕吐 9】

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头顶痛我们知道是厥阴头痛，脑子里面的头痛我们也说是厥阴头痛，症状上来讲的话，觉得头昏、头胀、呕吐、呕酸水……这样来讲，开吴茱萸汤的效果就会非常好；如果没有很合的话，可能会没效。

那么，寒症来讲的话，刚刚讲到萎缩性胃炎、寒症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阴实的胃下垂，这些吴茱萸汤都会有用的。

高血压的昏，当然脉是跳得比较弦而迟，是一个比较冷、比较阴的脉。不要绷得很有力的你也用吴茱萸，那可能就有点偏掉。

晕眩的话，之前我们也有讲，现在很多晕眩的病，其实是假少阳、真厥阴。

消化轴的病的话，只要西医讲到的是「神经性」的什么什么的话，先看有没有少阳病（少阳也可以是神经性，例如肠躁症）；若是少阳都排除了，用我们这次讲的方法，也都是很好用的。

如果说腹证的话，吴茱萸汤证的人，比较标准的腹证是胃这个地方比较发冷一点；有些人是敲他的胃的时候会听到水声，手脚偏冷。

脉的话是偏沈、偏迟。你说会不会弦呢？其实很难说，因为如果这个人是湿气太重的体质的话，反而肝脉就不弦了。

说来后代的很多方剂，都是吴茱萸汤这个方变化出来的，吴茱萸汤对于现代人的胃酸上逆，是很有治疗效果的，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胃酸上逆，西医也有制酸剂可以吃啊？」

可是我会觉得，胃酸上逆，还是吴茱萸汤好用，怎么讲呢？虽然以疗效来讲，它是一个「超级制酸剂」，可是以结果来讲，它又会让这个病人「很有胃口吃饭」，它没有制酸剂会让人的胃变得不够有力量的这个问题。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吴茱萸汤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说吴茱萸汤的这些推广作用，虽然我们说它是从肝开始作用的，可是它的这些呕吐、痰饮，其实就差不多整个消化轴它都管了对不对？将来我们在少阴病看到吴茱萸汤的条文，卷十一之 30 条「**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我之前好像开玩笑一样讲「感冒的时候吃肾气丸就可以制造这个少阴病了」对不对？实际上它可以包括到很多别的东西，可以是**生死关头唯一能救人一命的一帖方子**。

比方说「手足逆冷、烦躁欲死」的少阴病，临床上是什么时候见到？尿毒症、肾衰竭！**症状合的时候**，吴茱萸汤可以把那些毒一下子都清下去，它是可以治疗到那么严重的肾病的！这个方、这个条文，并不是那么地轻描淡写的，它的力道是很了不得的。

吴茱萸汤因为关系到痰饮比较多，所以它的脉，有时候也会有滑脉，可是，我想张仲景在讲吴茱萸汤的时候，除了「脏结」跟卷九之 97 条之外，脉并没有讲得很多，我想脉没有讲得很多也是对的，因为吴茱萸汤不见得是什么脉，**抓症比较容易**。

这样讲了这么多，主要的功夫还是在这些主证的排列组合，临床上可能还是会有失手的机会，比如说头痛用吴茱萸，结果发现没什么效；或者是烦躁用吴茱萸，结果没有什么效，它有辨证上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个很重要的方剂要好好地做一个正面的认识。

## 吴茱萸汤与小半夏汤

【桂 9-67 / 宋 242】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吴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小半夏汤主之。

在卷九之 67 的条文后面，有一个「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吴茱萸汤的这个方剂结构，它是吴、人、姜、枣，有人参、生姜、大枣，这个方剂也是经方里头一个很典型的姜、枣的作用不关系到营、卫的一个方；我们说枣入营、姜出卫，这个效能基本上是在有甘草的状态下才会这样运作的，所以这个方里，生姜做生姜的事，大枣做大枣的事。

生姜放到六两，我们在今天如果用吴茱萸汤治呕吐的话，通常生姜都要放得比吴茱萸重，因为降逆止呕，还是生姜好用，如果你分不清楚这个人是吴茱萸汤证还是小半夏汤证的话，吴茱萸汤加半夏也没什么不可以，吴茱萸汤加半夏是打头痛常用的一个结构，因为加了之后，上面的痰清得还快一点，所以是可以合用的。

你想，吴茱萸是这么燥的药，所以用人参跟大枣来顾护脾胃之阴、津液，这是有道理的。

生姜用这么重，把水毒逼开，跟吴茱萸协同作用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如果吴茱萸汤吃到后来人会发燥的话，香港的谭述渠用什么来救？用真武汤。用真武汤把水转上来，因为真武汤证跟吴茱萸汤证往往都是同一个人的体质，真武汤可以把水升上来，用来处理吴茱萸汤的副作用。

我们有学中医，常常一开始学的时候，会以为附子是很燥热的药，可是其实大家吃附子剂到今天也有一些经验了，附子不配干姜，其实没有多热的；但是相反地，吴茱萸很燥热，附子反而可以救到吴茱萸造成的「燥」而消掉那个「热」，所以这个也稍微知道一下。



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吴茱萸汤里头……吴茱萸汤入了胃里头，吴茱萸往下面推对不对？生姜是没什么方向性的，往上也推、往下也推，但吴茱萸主要是中轴往下扯，如果这个人的痰饮，是比较飘浮在上段的地方的话，吴茱萸汤就打不到，不但打不到，生姜用得那么多，反而它会激惹到这些痰饮，让这个人吐得更厉害。

这个地方，宋本只写到「得汤反剧者，属上焦。」它没有写到用小半夏汤，所以研究宋本的学者，有不少人对这一条有不信任的感觉。这是因为「难道张仲景是要我们故意去开错药、用吴茱萸汤探一探路吗？」可能会有这种怀疑，觉得难道没有直接辨认出痰饮在上焦的方法吗？

或者有人会刻意去替张仲景圆这个话，说「他其实是要让我们知道，还有别的痰饮……」之类的，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有的时候的确用吴茱萸汤探个路，比较简单，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作法。

比较完善的做法是连同小半夏汤的辨证点一起看，看它们两个之间有哪些副证可以构成辨证点上的差异，这个是比较完善的做法。

我自己的经验是，有一次我吐，吃吴茱萸汤以后更吐，然后就吃小半夏汤好了。那个时候我的吐，是痰饮里的「溢饮」：手脚吹了风，然后觉得手脚里头这痛那痛的，这个在张仲景的书里是大、小青龙汤在管的，散在四肢的痰饮。这些痰饮，我三四天没理它，然后它开始往里面凝聚过来了。这个从四肢流回来的痰饮，它的确是在比较「上段」的这个地方覆盖在这里，不是胸痹，是痰饮。它在消化轴比较上面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因为想吐而吃吴茱萸汤，结果更吐！再吃小半夏汤，就好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想张仲景说的「属上焦」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悬浮在什么地方，但的确吴茱萸汤就是打不到。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验，所以这一条我读起来觉得蛮亲切的，并不会觉得很不能理解、或很不能接受。

## 【少阴篇讲记】

### （一）少阴提纲. 1

#### 三阴篇的重迭现象

在上〈少阴篇〉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第三卷的〈伤寒例〉中，比较整体提纲的一些条文好了。

在这之前，要跟同学们讲一下〈少阴篇〉的调性。研究经方的人，也有一些流派，是很不赞成「把张仲景说的六经传变跟人体经络的十二经放在一起讲」的。当然有人是非常赞成「要把张仲景说的六经传变跟人体经络的十二经放在一起讲」。

像大陆的学者之中，的刘渡舟先生，就大声疾呼「经络理论要跟六经病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一个人后脑勺僵要用葛根剂，脖子侧边僵要用柴胡剂，这就是经络！不同的方剂会走不同的经络。所以哪里不舒服，哪根脚趾、哪根手指头，都用不同的药方，这也证明了《伤寒论》里面方子跟经络是相关的。

但是，相对刘渡舟这样的论点，胡希恕教授就不喜欢把《伤寒论》跟经络理论放到一起，他比较喜欢「这个证用这个方，不要想太多乱七八糟的」。

那胡希恕抨击「伤寒论跟经络结合起来的思考」的时候，就会拿少阴病当做一个论证。

因为张仲景的〈少阴篇〉，其实是一个很杂的篇章。〈少阴篇〉里有一些〈太阴篇〉恶化过来的病……基本上，张仲景的三阴病的世界，少阴是个暧昧地带，因为跟其它两阴都是糊掉的。

就好像张仲景的〈太阳篇〉，有没有用到少阴药？有啊，真武汤。有没有用到阳明药？有啊，白虎汤、调胃承气都用了。有没有用到柴胡汤？也有，对吧？〈太阳篇〉几乎每一经都挂过去了。

同样的，三阴经的世界里头，〈少阴〉就是一个「很糊」的篇章，太阴病恶化了要死了也放在这里。就像「理中、四逆辈」，理中汤证再严重一点，人更虚更寒一点，变成四逆汤证，就放到少阴来了，但其实你要放〈太阴〉也没什么不可以啊。那至于少阴病里头有一些血分寒的病、阴阳格拒，或是手足厥逆的病，其实那些病，你要放〈厥阴〉行不行？也行。

——所以胡希恕教授会觉得：分出清清楚楚的六条经，对实质的治病没意义。

所以，少阴病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先跟同学讲一下。它本身在分类上，有些部分，没有分得那么清清楚楚。这是一点。

## 危险误区：少阴与温病的暧昧接轨地带

那另外一点，少阴有一件事，是让后代医家处理起来比较要命的，就是：

少阴病基本上，这个证，我们说是阳虚，或者说以肾阳虚为主；可是一个人肾阳虚之后，水气就转不上来。水气一转不上来，心阴就会虚。心阴虚，这个人就会发烦躁、失眠，甚至是会产生很多的「发炎」症状，平常肾水上得来，自体中的类固醇很够，心火烧不坏你。肾水上不来的时候，心就给你乱烧。「心肾不交」的分裂本身，已经有点厥阴病的调子开始出来了。你要说是少阴还是厥阴，这都很难说。

这个心火乱烧也有可能烧到小肠发炎哦，剧烈腹痛，大便是带血的。黄连阿胶汤就是在治带血的热毒痢。

另外，肾水上不来——本来说少阴经不通，扁桃腺就会死掉——那如果水再上不来，上焦燥热，死掉的扁桃腺就好像有人帮它煽风点火一样，烂得还更凶。

所以说〈少阴篇〉乍看之下，以病机来讲，是以**阳虚**（免疫机能低落）为基础的病，以症状来讲，却会有**这里发炎那里发炎**的可能。那当出现这里发炎那里发炎的状况的时候，后代的人处理的时候，通常就**把它当温病**。而这，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情。

少阴跟温病这种不清不白的东西呢……其实在《黄帝内经》就已经是不清不白了，《内经》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而形成「**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这样的概念：冬天的时候，不好好休息，在那里性滥交，第二年你的**免疫机能会很烂，细菌乱感染……**那，这个到底要算是「少阴病」还是「温病」？——**一直有这个模糊跟暧昧的地方。**

当然以现代临床的实际状况来讲，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讲：扁桃腺发炎，一律用温病学派常用的寒凉药，是不应该的。因为扁桃腺发炎，往往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是「通少阴经」，要用附子剂。如果你不用附子剂，你扁桃腺就活不回来。不过，我们台湾一般的业界，遇到扁桃腺发炎，都是用温病学派清热消炎的药居多。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存在，在我们读取中国古代医学的时候，很多医生会忽略掉「什么东西叫作**少阴底**」这件事情——就这个人的**这个病的根基，是建立在少阴病的基础上而发生的**——如果你不能看到一个人「少阴底」的体质的话，很多医疗的方法会开始乱掉、乱套。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为，即使像是清代研究伤寒学的人，比如说从《医宗金鉴》去看那些批注，像吴谦写的批注，有的时候会说：「少阴病这个人烦躁又发热，所以可以用白虎汤之类的什么方。」在他们会这么写，而如果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重新验证这些清代的

某一些注家，在看待少阴病的辨证、以及「他们认为可以用什么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少阴病本身的那个调调，如果要用今天的西方医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人在体质上，是「**随时准备给你心脏衰竭、肾脏衰竭**」的，那么，一个人的体质是随时给你准备心衰、肾衰的话，那你用药，**怎么可以随使用寒凉药呢？**

你用了，病人就更衰竭、更完蛋！当我们忽略了「少阴底」，而仅以一个人的**发炎、热症、烦躁**这些所谓「温病」的「表象」去思考如何开药的时候，把人搞死的机会是很大的。所以，这件事情要相当的留意哦！这是在处理〈少阴篇〉之前要先知道的事情。

「温病学**覆盖掉**少阴病」的这一块误区，也是今日中医医术低落的核心原因之一。所谓的「火神派」的再兴起，也可以说，是要抢救、冲消这么一个「千年之中渐渐累积出来的**偏差值**」。

## 台湾死老百姓玩经方……

还有一件事，就是……

——我想，自己班上同学，也不用遮丑了，很多同学都是少阴体质的人，感冒很容易得少阴病。

我们今天是《伤寒论》慢慢这样一条一条读过来，我想我们同学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反正条文该读的都会读到……但同学是一天比一天少……这也没办法，这课拖那么久，我是活该。

但是，以我们这种《伤寒论》这样一条一条读过来的人，来看外面一般对中医「蛮有兴趣，会沾个两下」、或是在各个中医网站跟人聊天，会问路人甲乙丙丁说「我哪里哪里不舒服，该吃什么药？」的那些「茫人」，你就会明白，这个业界之中，学习形态比较属于「外围知识随便收集」的那些人，他们会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在网络上印下个什么美国汉唐网站说什么「感冒可以用什么什么方……」所列出一张表格，然后这张表格越做越精美，大家都制造出很多很漂亮的版本。最后一张张这样传来传去，逢人就递过去说：「你家谁这样子生病，这样吃，就对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美国汉唐那个倪先生公布的方子，不太有「阴证」的方耶？几乎都是太阳、少阳病耶，是不是这样子？很高兴地告诉你桂枝汤、葛根汤、青龙汤……就讲完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些方子流到我们台湾来，还得了啊？我们台湾人，得阴证的，很多耶！给那些外围的人乱传一通。

因为我们待会儿要读到少阴病的条文，我们就会看到：少阴病是有**严重的发汗禁忌**的。

可是外围的玩家，看有人喉咙扁桃腺发炎、喉咙痛了，就会：「啊！你感冒了！我跟你讲，我有一罐葛根汤，感冒吃了很有效的，赶快吃下去。」

我觉得我们经方「**学整本**」的人，看到这样，会觉得那是「谋杀」哦？实在没什么意思。要学就学扎实一点嘛！不要活在**医术的边陲地带**做出那种**高危险动作**！现在看外面有的人在网络上聊天的医术，都让人觉得非常地惊悚，杀人易如反掌啊。

（整理者：郭秘书）

## （二）少阴提纲．2

### 少阴病程发展：从形而上的世界具象化到肉身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之十六条啊，这条是从《黄帝内经·热论》抄来的：

【桂3-16 / 宋·伤寒例13】

尺寸俱沉细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它说：如果一个人寸、关、尺三部的脉啊，都比平常更细、更沉，那是少阴得病了。

少阴病一旦形成，这个人的心脏跟肾脏的功能就会开始急速地减退，所以通常这个人，你要说他血压掉下来也对——当然少阴病也有血压很高的啦，真武汤证就可以血压很高——但是意思上同学要认得，心肾功能一弱，这脉就会这样细细沉沉的、没力没力的，变成一小条了。

当然，肾阳虚的人，也有人是尺脉浮起来一大片的，那也可以是少阴病。尺脉浮，多半是少阴病；很多人感冒没好透，拖着拖着，一两个星期之中，尺脉一天比一天浮。

就算不是感冒，只是在家常之中，也有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小黄助教有一次上虚火，尺脉浮，一吃真武汤，尺脉就下去了，虚火也退了。并不是一定要用到封髓丹或是知蘖丸的。

那它说，通常是拖到第五第六天——我们知道照《内经》的讲法，感冒是一天传一关——因为少阴经有连到肾、有连到肺、有连到舌根，所以少阴受邪，就会口干舌燥，人会发渴，这些东西大概知道一下，张仲景后面的条文讲得更仔细。

那么，三之二十二条：

【桂 3-22 / 宋无】

传少阴，脉沉细而数，手足时厥时热，咽中痛，小便难，宜附子细辛黄连黄芩汤。

【附子细辛黄连黄芩汤方】

附子大者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细辛二两 黄连四两 黄芩二两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他介绍了少阴病的总方，我说「总方」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有讲到说，少阴病的调性，以**基础来讲**是肾阳不够，可是以**结果来讲**会造成心阴不够。这个方，它的路数，仿佛是在说一个人「肾阳虚、加上心阴虚在烧」的时候要用什么方；也就是这个方，想要一招包一路啦！

把少阴整个可能状况都包在这个方子，当然在临床上可能不会这么好用；可是，我们要明白他讲的这个道理：

他就说，「脉沉细而数」，沉细是少阴的脉；而「数」，跳得特别快，就是心阴虚了，在上火了，阴虚火旺了。

那这样的情况呢，他的手足是「时厥时热」，阳虚的手脚冷，阴虚的手心烫，加到一起，手脚就热一阵冷一阵的——这其实都算是精简版的「厥阴病」了哦。

「咽中痛，小便难」，这个人肾阳不够，膀胱气化很差，小便当然会难，是不是？

可是呢，这个人心阴已经虚了，乱烧一通，本来已经死掉的扁桃腺呢，烧得更厉害，所以扁桃腺烂得厉害、痛得厉害。

这个时候用什么啊，附辛芩连汤。附子、细辛是贯通少阴经，把阳气通上来的；但是，相对来讲，它黄连放那么多，那是在「退心火」的，所以这个方剂的意思在说啊：这个人是因为心阴不足，所以火烧上来了。

以际做法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台湾人一般得少阴病，扁桃腺发炎，也不见得立刻就有心阴不足的状态；如果是心阴不足，那个人会很烦很烦、心情很坏，晚上滚来滚去睡不着觉的。

——如果没有这个状态的话啊，这个附辛芩连汤的黄连，就不用放到那么多。你大概附子、细辛放够，然后里面加一点点黄芩，稍微清热就好了。

或者就直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掺一点点喉咙消炎的银翘散，这样也行。

主要是通阳气的药要够，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之前讲到「温下法」的时候，提到过的大黄附子细辛汤，临床上也有拿来搞这个病的：当一个人有热的时候，还是要清那个热，尤其是扁桃腺发炎又大便不通的时候，要用大黄剂！但是补阳气、通少阴经也很重要。附子要记得加，不要把人搞虚掉。

比如说范文甫的「家方」，就是从大黄附子细辛汤变出来的：

喉蛾方补充【范文甫家方：大黄附子细辛汤】（清末民初，范文甫）：

举凡乳蛾，其舌胎白，舌质微红，及具其它寒包火征象者，皆可用之：

生大黄 9g 淡附子 3g 细辛 0.9g 玄明粉 9g 姜半夏 9g 生甘草 3g

另用玉钥匙（玄明粉 5 硼砂 5 朱砂 0.6 冰片 0.5 僵蚕 0.5）吹喉中。若久溃而不易收敛，则吹以月白散（月石 5 青黛 3 煅石膏 15 冰片 0.9）可使早收早敛。



少阴病啊，是人越虚弱的时候，就会越会得。想来也是，像我的妈妈啊，我十年前刚学中医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桂枝汤人」，什么感冒都可以吃桂枝汤好，包括喉咙痛，真是奇葩。过了十年，我最近问我妈：「妈，妳最近感冒吃什么药最有效？」她说：「麻附辛最有效！」这就让人感到十分之悲凉啊：看着自己父母的衰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从桂枝汤退到麻附辛了。

我们来正式看少阴篇的第一条，卷之十一的第一条。

【桂 11-1 / 宋 280】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这条提纲，我觉得这些年来，读来是越来越觉得有滋味、觉得很感动。

这个提纲，你如果去丢给一个刚刚开始学中医的人看，可能会让那个人「感觉不太舒服」，怎么讲呢？……因为少阴病的那句「但欲寐」，仿佛不能说是一种「症状」，而只能说是一种「心情」……

你说他是一直在昏睡、沉睡吗？那也不一定。你说他很能睡得着吗？也不一定。那么，什么叫但欲寐？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他「并不想从床上爬下来」。

或者是他「人茫茫的」，有点「失神失神」的调调。

少阴病的「但欲寐」，是一个非常「心情上的」感觉。这么一个心情上的感觉，张仲景是发什么神经，把它写成一篇的提纲？

但是我觉得，他这么写，对于我们这些学习者来讲，是非常地有帮助的。

为什么？因为，比如说我自己好了，这几年得少阴病的时候，都是常常是**身体上没什么症状，可是心情上先有症状**。

因为少阴病是一个心肾之病，那么心肾受邪的时候，肾阳不足的时候，人就会志气不足，人志气不足的时候，就会就会「不想面对现实」。连我自己也是常常少阴病得了五六天了、都开始发烧了，才「勉强发现」自己得了少阴病。

而且多半是发烧自己都没有发现，因为少阴病的那个真武汤证，是「发烧自己也不觉得」。可能到了第四天，有个朋友来看我，才问我：「你脸怎么红红的啊？」然后一摸我额头就说：「你在发烧耶！」然后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得了真武汤证。真武汤证这种少阴病，就是这种调调，病人本人对于疾病的感觉很笨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人在发烧，而且是这样调性的烧的时候，那往往是真武汤证。小孩在发烧，一摸头是烫的、一摸脉是沉的，问那个小孩：「你觉得怎么样？你烧到快 39 度了吧！」小孩说：「还好啊，有吗？」当小孩的感觉是「我有烧这么高吗？」的时候，这样大概真武汤就可以开下去了。真武汤证的特征是「本人不觉得自己在发烧」、「本人对于发烧的感觉很不敏锐」。

当一个人心阳受损的时候，这个人感知力跟表现力立刻下降，人马上变钝，所以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会变得很薄弱。

我们得太阳病的时候，就马上觉得「我不舒服」啦，对不对？自己会很有感觉。而得少阴病，这个人「感觉自己的意识能力」先变差了，整个人病就得钝钝的，所以，得少阴病，大概头两天的感觉……我觉得，在床上一直不想下床的时候啊，就在想：「天啊！我昨天到底是做了什么运动，难道是逛 SOGO 天母馆的那一个钟头把我累坏了吗？为什么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动了呢？……」净在想这些有的没的。逛 SOGO 一个钟头怎么会累坏？但你就觉得「为什么我那么累，一点都不想面对这个世界？」。

这种「懒得面对这个世界」的状况，你在用这条提纲去认出少阴病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生活中**很不经意小的地方**去抓证：

比如说你平常是一个一定会刷完牙洗完脸才会去睡觉、或者是尿个尿才会去睡觉的人。可是你今天就觉得躺在床上好像不太想去刷牙：「那不然今天不刷算了。」虽然是有点想尿尿：「不过还是不尿算了！」

你本来会做的事情，现在都不做了；本来要尽责的，现在都不尽责了；开始变得会摆烂了。这就是少阴病。刚开始的少阴病就是这种调调，它是先呈显在**个性**上。

那么，像我们中医要嘲笑西医，常常会说：「你感冒吃西药，吃一吃就内陷成少阴病！」就是这个意思。吃了西药以后，整个人变得钝钝的；说是病或是痛苦的感觉，其实没有像阳明病发高烧、或是像麻黄汤证那么激烈的不舒服。但是，就感觉一个人只剩下半个人似的，整个人在灵魂的部分开始变稀薄化了，心力下降、意志力下降——这样子的感觉。

曾经有过一件事，从前我跟一个帮我打工的小朋友在出版社做事情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在出版社忙着忙着，忽然意识到自己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已经做了好几个钟头的事情了，而且在这几个钟头之间，因为不停地觉得渴，所以不停地在喝水。但我们突然发现：「怎么喝了这么多水，还一点尿意也没有？」并不是尿不出来，而是连想尿尿的感觉都没有。于是就看着自己的肚子，开始看「有没有肿起来」，开始觉得有点怕：「为什么没有尿意？」后来我就想到：「会不会是少阴病？」然后我们两个就吃了一点点科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吃之后，突然身体整个就放松了，然后就开始有尿了。

事后，我就跟我一个学弟（现在的郭秘书）通电话聊到这件事，郭秘书一听就说：「我之前也得过你说的这种感冒喔，那次可惨了……」

为什么惨？他在学校当研究生的时候，当研究生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像是帮老师弄研究资料或是做实验的。他那时候中医也没怎么学，得了少阴病也不晓得自己是少阴病，结果每件事情都摆烂鬼混，最后指导教授要把他开除掉。

上班的时候就开始乱做、乱鬼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提不起劲儿：「老师交待的事情，今就先不要理它。」本来遇到什么事，人应该会认真积极地去处理的，可是得了少阴病之后，就什么都装没事、做事都「留一手」，什么事都摆烂，不想花力气去把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摆平，然后生活就烂下去，问题堆了一堆，日子久了就爆发出来了。少阴病病个十五二十天，差不多都会被开除。

所以今天很有多人，得了少阴病没有医好，结果这种东西就变成他的体质的一部分。很典型的，就是**感冒医坏变成忧郁症**的人，现在有不少这样的 case 出来了：

当他的病邪就纠缠在少阴经，少阴经的能量变差了，他就一直处在一种「不想面对这个世界」的「沮丧状态」，于是就散漫着散漫着过日子，当然天下没有省油的灯，他周遭的人也会愈来愈不给他台阶下，日子愈过愈不好过，最后就变忧郁症了。

这个病，可以从少阴病这条路挂过去，而慢慢形成忧郁症的。如果是这样，当然西医是可以从血液中验出这个那个的一大堆检验得出来的数据。但以我们中医而言，往往就是心肾阳衰的现象。如果你要说怎么样的人是少阴人，我想我们阿宅族多半都是少阴人厚？都是有「不喜欢面对现实」的这种调调，肾气很虚、但是性欲很大啊。

张仲景的提纲，就只淡淡地书写了这样一种心情……我觉得这个文笔是很神的！因为，要辨这个少阴病的证，「**抓这个心情**」真的是好重要的！

像你发现平常对你很积极的男朋友，忽然今天巧克力也不买了、花也不送了……那第一，是要看**有没有**第三者嘛，对不对？那第二，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得少阴病啊。

这是我们临床抓少阴病的一个方法。而如果把这句话稍微推扩一下，现在有一些人用中药在治疗嗜睡症的，有没有用少阴药的？有。像是麻附辛之类的还是会用的，是不是有效？也有效。但也不是绝对用少阴药，因为嗜睡症，我们在讲少阳的时候，讲到说「胆热好眠」：少阳区块的热气太多，人也是会嗜睡的。所以不一定绝对是少阴。

所以当你遇到所谓嗜睡症的患者，甚至是那种刚开始的老年痴呆症，有可能是少阴病。老人家开始心肾之阳不旺的时候，人格开始变成退缩型人格，你跟他讲话，他会觉得好像「回答你也会累，我懒得回答你了」。当一个人的人格模式开始这样**退缩**的时候，也可能是少阴病哦。因为人差不多年纪大到一个程度、也虚到一个程度之后，感冒是很容易直中少阴的。

而直中少阴的第一个征兆，又常常是呈现在**心理**上。这个疾病常常是先能量的世界发生了状况，然后才慢慢具象化到肉体。少阴病具象化到肉体，是**心衰竭、肾衰竭、肺积水**，可是还没有具象化到肉体之前，是这个人变得没干劲儿，灵魂、意识、意志先衰竭。

所以，同学要抓少阴病的话，甚至平常打字的时候不常打错字的，今天莫名其妙打字错字一大堆的，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吃点四逆汤再打哦，这是有关联的。

【桂 11-2 / 宋 281】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

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饮水自救。

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十一之二条，他讲到少阴病**身体症状的发展**。少阴病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那些症状都不是很明显，可是说是有一点暧昧的。你看他怎么写的：

他说，少阴病啊，一开始的时候是「**欲吐不吐**」，那我想一个人肾气开始虚的时候，人的身体就会开始这里那里堆积水气，也就是我们说的「水毒」这个东西。那它压到这里、压到那里，那个人会开始有胃口不开、有点反胃的感觉。可是胃口不开、反胃的感觉，可以

对应的汤证跟经证都很多，对不对？而且张仲景只写「欲吐不吐」，看得出那状况是非常之**不严重的**，和真正以「呕吐」为主证的那些汤的症状比起来，简直不值得一提。

只这件事情，你没办法断定这个人是少阴病。

然后，因为肾水上不来，上焦越来越干燥，那干燥而发热的时候，人就会心烦。可是，我们过去〈伤寒论〉教到现在，有「心烦」的症状实在是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心烦**」能不能代表少阴病？又不能。

再说「**但欲寐**」，我们今天讲少阴病，是在专心讲一个人爱睡觉。可是之前〈太阳篇〉也讲过，有些别的状况，人也会嗜睡的，对不对？更何况少阴病的「但欲寐」，症状是可轻可重，不严重的时候，就只是「**觉得人累累的、懒懒的、茫茫的**」这种程度而已。那这样子，光是嗜睡、身体重、心烦，甚至口渴，都不能够百分之百代表少阴。

所以，在这个阶段，虽然有很多症状出来了，可是在辨证上，却是相当不容易辨证的。少阴病虽然是「阴证」，却可以有「烦」、「渴」等等看起来不像阴证的症状。

然后又过了五六天，他说「**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先前这些症状，到后来会慢慢慢慢归并，因为身体里面的水毒越堆越多，多到有不够地方放了，他就会有点儿腹泻，肚子隐隐作痛的拉肚子。而水气转不上来，人口渴。这样子，病邪就已经比较完整地归并到人的水循环、水代谢的系统上，也就是比较归并到「物质肉身的」少阴了。

他说这个人是「**虚，故饮水自救**」，不是「实热」，而是因为他阳气虚了，水转不上来了，上焦得不到水，于是一直很难过，因为口渴而想要喝水。

但是，直到这个时点，你都不能够说这个人是**绝对的少阴病**，因为，太阴病，有没有自利口渴的，也有啊，对不对？刚刚才教了一条不是？太阳病有没有？也有啊，五苓散证、葛苓连证都会这样。

——所以讲到这里，也还不能确定是少阴病。你要确定他是少阴病，你必须要确认这个人的「**下焦是寒的**」。加上「**下焦虚寒**」，才能拿来确认少阴病。

那么，下焦寒的辨证点是什么呢？

他后面讲说是「小便色白」，也就是，当你有这些这些症状，你在怀疑你自己是不是少阴病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自己的尿。

当然，这个「小便色白」在临床上有两种可能。首先，下焦寒的人，他的尿是不带黄色的，也就是那个尿看起来是完全透明亮晶晶的，或是微微有点灰绿的光芒，但是不带黄色。这种偏透明、偏绿、但不带黄色的尿，代表他下焦是寒的。因为如果我们下焦有热的话，多多少少尿都会带一点点黄的，今年大家都湿热了半年，同学自己尿尿也看得到。因此，你要确认他小便一点黄色都没有，才能确定他是下焦寒。

而少阴病如果比较病到肾脏的话，也常常尿会带一点白茫茫的质感，就你尿的时候觉得「这尿怎么是白白浊浊的？」，这样的也有。

这两种，都可以证明是少阴病。小便白的人，是因为「下焦虚寒，不能制水」。制水，以今天医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肾脏功能的问题了，这会让尿变白。

这样一条写在这里，你会知道：这个少阴病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下焦是虚寒的，但上焦是燥热的状态。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开什么汤呢？如果小便是白茫茫的，补肾功能是第一优先。这时候就开真武汤嘛，这样水转上来，火也会退啊。麻黄剂发完汗之后，往往之后两三天尿都不太顺、白茫茫的。这时候也是用真武汤收工，〈太阳篇〉也上过啦。

另外也有人说，这种上热下寒的少阴病，理论上是用白通汤。真武汤这帖药不热，它只是补肾的运化的功能。可是白通汤，「干姜、附子、葱白」这样的结构是热的，当它结构是热的时候，有的时候上热下寒的体质，白通汤一吃，会「格拒」，那格拒怎么办？加猪胆汁啰，这方剂之后会教到，没关系的，知道一下就好。

## 夹阴伤寒的桂枝加附子汤证

下一个十一之三，比较是讲一个「太阳病内陷到少阴」的状态：

【桂 11-3 / 宋 282】

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他说病人脉阴阳俱紧，就是整个脉绷成一片。阴阳俱紧的脉，基本上我们会说他是麻黄汤的脉，就这个人受了寒了脉绷起来，通常这个阴阳俱紧，就是讲浮脉了，寸关尺浮而紧的脉。可是，反而这个人，是滴滴答答身上在出汗的。

那我们说，脉浮而紧、无汗、怕冷，用麻黄汤；脉浮而缓、有汗、怕被风吹到，用桂枝汤。那么**脉浮而紧、怕冷、又冒汗**，用什么？桂枝加附子汤嘛。以脉证来讲，是〈太阳篇〉桂枝加附子汤证：

【桂 6-21 / 宋 20】

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之前我们是从太阳病发汗亡阳的角度在看它，而现在则是以〈少阴篇〉的立场来看：这个脉证，就代表这个人阳气不够，他这个太阳病，已经内陷到少阴去了。

后代中医做归纳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是「太少两感」，本来是太阳病，但是他少阴也有病了。我们讲说太阳表牵连着少阴里的脉证，「太少两感」另外还有一路药，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但是「麻黄·附子·细辛」的那种结构，他那个病，是**沿着一条少阴经**牵连进来的；那是少阴经的「经病」。

而桂枝加附子汤这个脉证呢，是「太阳区块是少阴区块的楼上，直接楼板踩塌了整块陷下来的」，这样子一大片陷下来的，是用桂枝加附子汤。

反正主证框不一样，病机的差异，也不必太去伤脑筋多想。

桂林本中，还有一个「太少两感」的方：

【桂 3-25 / 宋无】



若两感于寒者，一日太阳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烦满而渴，脉时浮时沉，时数时细，大青龙汤加附子汤主之。

不过大青龙加附子汤是无汗的，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束住一样，脉证也不同。

桂枝加附子汤这个条文，也有人说这是「夹阴伤寒」——当然，典型的夹阴伤寒，有时候症状会更多一点；手指头、脸色发青啦，人痛得要命，像是被打一样。

得到桂枝加附子汤证这种太少两感的人，不一定会到那么严重，但有时候，四肢纠起来、僵硬啊、极度酸痛的那种状况，是会出现的。

那么，这一条，有什么要紧的呢？

如果以张仲景本身的讲法，只是在说：这是因为太阳区块的阳气不够，直接就垮到少阴来。所以不久以后他会少阴经受邪。少阴经不通了，扁桃腺得不到生命能，就会开始烂掉，会咽痛。然后少阴肾脏受邪，水毒排不掉，身体里面都是水，开始拉、开始吐。张仲景是在说明「之后就会掉到少阴了」，在讲这个病的传化和转归的方式。

但是，以我们今天的临床来讲，这个症状很要紧，是因为**小儿麻痹会经过这个症状**。就是张仲景说的传到少阴之前，前面那一连串症状往往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常常就是这种「夹阴伤寒」的症状，**会出一身汗，但是脉是浮紧的，人是怕冷的，好像麻黄汤证**。那么，在这个症状出现时，你就用桂枝加附子汤把它截下来。那这个人，一辈子都不必知道他得过小儿麻痹，以为只是感冒、结果医好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它的转归不一定完全是往少阴病发展，他也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亡阳又肾阴不足、伤了神经，到后来就四肢痿缩掉了。

（整理者：郭秘书）

### （三）少阴汗禁

## 少阴汗禁

## 发汗动经、发汗动血

接下来，十一之四、五、六，这三条是在讲少阴「不可汗」的问题。

我们在讲〈少阳篇〉的时候，也有讲「少阳病不可汗吐下」，说少阳不适合用汗法，要用和解法。可是呢，少阳病不可用汗吐下的理由，是因为少阳区块是好像身体夹层的東西，汗吐下的药都是打在别的地方，不能直接作用在少阳区块，所以必须用和解法，直接「在少阳区块里面」处理，它是一个特别的场域。所以，少阳区块不可以用汗吐下法，比较是它疾病位置的问题。

而少阴病的「不可发汗」这件事情呢，比较直接关联到的，是这个人「处在一个心肾阳虚的状态」。也就是说，少阴病的体质——我们说刚开始的少阴病，往往是很形而上，是这个人个性变了——可是实际上他能量的状态，是心跟肾的动力都已经开始在衰退了。

而心、肾的力量都不够时，基本上，这个人是不能够耐受「发汗」这件事情的。

你想啊，人要发汗，身体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说，汗这个东西，是从血液里面把水分出来，对不对？血液运行到比较末稍分支、微血管的地方，里面的水分，分化到血管外面，然后从汗孔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要能够做出这样一个过程的话，第一，你血得要「到位」；也就是心脏的力量要够。

而另外，基本上「汗流出来」的步骤，跟我们排尿的「膀胱气化」是同一件事：当它要离开你的时候，身体要把这个能量收回去，让它变成死水，再丢出去，是不是这样子？这样的一种透过皮肤底下的微血管跟汗孔来完成的，等同「膀胱气化」的过程、机转，如果这个人心、肾都已经阳虚了，像我们得少阴真武汤证、麻附辛、麻附甘证的人，很多人尿尿都很难尿了，连膀胱要气化都做不了了，你用发汗法，不是要他的命吗？他的能量会被严重的损耗。这是一点。

而另外一点，就是没有「气化」完全的水，要离开人体，人体会觉得「它还是活的！」而「舍不得丢」，会想把它「扯回来」；从前教禹余粮丸时的那个证「小便已，阴疼」就是在讲这件事，身体在想把尿往回拽。

我们先跳过去看一下十四条：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而出，或从口鼻，或从耳出者，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十四条就在讲这个危险性。它说少阴病，这个病人，他是「但厥无汗」，这个人是人发冷、手脚冷，缩在那边，但他没有汗。但是你硬是用发汗药要给他发了，它说「必动其血」，这个「必动其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本来发汗药刺激你血液的气化，把这个活水变成汗水然后丢出来的过程，是要在人能量还够的时候才能够做的；那么当他能量不够到可以「气化」的时候，这个血就好像一直往微血管末稍推，可是它没气化，于是就没办法渗出来，因为身体不敢放这个水出来。那么没有办法放出来，就在末梢血管堆着堆着，压力愈来愈大……以西医的观察是说，这个人末梢的微血管会破、会出血，所以这个人发汗会发到身上有瘀血点开始出现。

有瘀血点开始出来的话，那是微血管破掉了，就会花费更多的血小板去形成血栓结起来，于是血更虚，接下来这个人可能就会这里那里都会出血，或是随便碰一下就会瘀青的状态。粗略来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串连锁反应。

人的肾阳非常相关到脊髓的造血功能，少阴病的人，一开始就注定是要血虚了；少阴的「水毒」，和「血虚」几乎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面相。

当一个人的体质不能发汗，你硬发汗的话，这个血会被动到。「发汗动血」这件事情，即使在西医的临床上，也还算是认同的。

你也可以说，四肢冰冷的人，本来血液就到不了末稍了，那你再这样硬着给它冲过去，血会受伤。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说：血动到以后，你都不知道这个血从哪里跑出来喔：或者从嘴巴，或者从鼻子，或者从耳朵出来……他说这是「下厥上竭，为难治」：搞成这样子，你要收摊都很难了。这个下厥上竭，就是下面的阳气已经被你打到快没有了，那上面呢血分、阴，不受阳气的制约，就给你乱流乱窜。

那这样的状况，临床上看不看得到呢？有哦：像那种已经快要完蛋、肾功能几乎已经没有的人，有的时候是眼睛出血、耳朵流血、牙龈肉流血、流鼻血……都有。肾阳跟血分的关系哦，临床上还是有这样的状况。而碰一下皮下就产生瘀血块的，这个是常常有的。

而这种「下厥上竭」的治疗，也有一些临床的案例，像是民国初年比较属于火神派系统的医生，他们在治那种牙龈流血不止、鼻血不止的时候，常常是用姜、桂、附之类的药在治疗。

他认为是肾阳虚衰、阳气不归位、无能摄血，造成的一种出血状况。这个东西，跟我们杂病里头治血的柏叶啦、二黄啦，是不同的路子。今天这样子出血的人是有的。像莫名的那种牙龈流血不止，有人是要靠附子剂才能收拾得了，这是一件事。

那如果你遇到一个人，牙龈流血、鼻血不止，你可能要问：「那我怎么知道要用杂病的二黄泻心汤、柏叶汤，还是附子剂？」我想，现在我们就先把少阴病学熟练吧。如果生活中少阴病的患者你都医得顺手了，再遇到那一类的患者，你就能够先认出他的「少阴底」。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少阴病的体质是这样，所以你发汗的时候，会连锁反应出「心肾衰竭」的问题来。像后代注家，在注解「少阴病强发汗会动经动血」的这个问题的時候，有一部分注家看到这个出血，就会说：「那我们用药，就赶快用凉血止血的药，用生地黄、茜草什么的来救他……」当他这样子写这个批注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因为这代表后代在读《伤寒论》的某位医家，他没有去意识到「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体质之下」产生这个状态的。少阴底的人，已经是阳气极度不足，才会有这样子一连串的问题，那个时候如果照一般用那种比较寒凉的止血药去医的话，就会医坏。

所以，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阴药只能用一点点，要用阳药为主。如果你用了滋阴而寒凉的止血药，这个人会心脏衰竭的哦，不行的。像日本的丹波元简，就说可以用到明朝末年张景岳（张介宾）的那个六味回阳饮，六味回阳饮是什么呢？人参、附子、干姜、炙甘草、熟地、当归，只用一部分的熟地、当归来把阳气抓回来，基本上是以阳药为主的。

那你说经方是用什么汤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桂枝救逆汤啊（桂枝去芍药加龙骨牡蛎救逆汤）。而桂枝救逆汤，它也是阳药啊！这种情况下是不能随便乱用阴药的。我想，后代温病学派开始形成主流以后，〈少阴篇〉里面的这些变证，变化的症状，就常常被拿阴药来处理。那实际上是不太尊重《伤寒论》写作的基本原理原则的喔。

《伤寒论》在〈少阴篇〉，其实**最要提防的是心衰竭跟肾衰竭**哦。这个事情要当做最重要的原则来处理，不是随便就可以用治杂病的药来给他开下去的。

**不要感冒就泡热水澡**

那么，这个十一之十四条呢，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比较轻微」的状态，不一定会真的出血，因为「出血」是比较极端的，可能是原本偏阴虚、血虚体质的人，才容易发生这样子的反应。

像我们今天学中医学得比较松散一点的人，他什么感冒，可能都先吃一点葛根汤什么的。如果这次是得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那他吃了葛根汤之后，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心惊肉跳的、坐立不安的感觉**，不一定会「动血」，他「动经」，就是经脉的气被扯乱了。慌慌的整个人觉得不对劲，也说不上哪里不对劲，直接就跳到「躁」的感觉，还不一定很烦，就是躁。遇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得重新帮他辨证一下，看是不是少阴病吃错药了。

少阴病是一种非常不可以发汗的病，所以如果你的感冒是脉沉细、但欲寐、扁桃腺发炎开始的，要很小心谨慎地不可以「随使用什么桂枝汤来挡挡看」。这是有危险性的，可能一发汗之后身体的气血会错位的，会发生很多很不舒服的后遗症。

我就遇过有人在家里，少阴病，家人就说：「感冒了啊？去发发汗，泡个热水澡，就会舒服一些喔。」或者是少阴病，然后吃到麻黄汤、桂枝汤的，后果多半都很不好：马上烧得更烫、昏到站不住要摔倒、烦躁打滚、呕吐不止的，都有。

## 误汗变证

那么我们回到少阴病「不可汗」的四、五、六三条，来看一下：

【桂11-4 / 宋283】

少阴病，咳而下利、譫语者，被火气劫故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得少阴病，到后来是忽然之间狂咳嗽、拉肚子，而且还譫语……这个狂咳嗽、拉肚子、譫语，看起来有点让人「难分寒热」，对不对？因为譫语多半是因为热邪啊！

但他说「这样子的人，是因为遭到火疗法才变这样的」，那我们就明白了。

火疗法会给身体多余的热量，那些多余的热量没办法排除的时候，人就会燥热而譫语，譫语是火疗来的。而火疗法会让人的气血脱位，我们之前教过火逆，对不对？气血脱位之后，

这种「强发汗」的问题，就是刚讲的动经、动血的问题就出来啦。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是因为少阴病你硬把他的汗逼出来，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

他说「**小便必难**」，这个人少阴病，本来水气运转就不好的，又出了一身汗，津液当然更不够啦，小便的原料就没有了；那你要说这个人是阳气更少了，所以膀胱不能气化也可以。

但是呢，这个状况，到底要用什么方来医？倒是个问题。「**咳而下利**」这一点哦，如果我们关起门以纯粹经方来讲的话，这是真武汤证。怎么讲呢？道通常一个人的病邪如果是从外感来的，比较是在三阳病的区块的时候，那个咳嗽你会比较能够理解：那个病邪在人的表面嘛，干扰人的肺部。可是呢，如果是少阴病的病人，忽然之间开始咳嗽的话，那个咳嗽其实比较常是这个人因为他的心脏、肾脏在衰竭，所以他的肺在积水；肺积水跟心衰竭，常常是一体两面发生的東西。

所以，遇到这个少阴病的咳嗽，真武汤有咳嗽加减法。真武汤那个咳嗽加减，基本的结构上来讲，是在治心衰竭肾衰竭造成的肺积水不退。当然，急性的、量太大的肺积水，有些情况还是要用十枣汤来救命，但那是别的来路；现在我们是「只在少阴病的框架下」谈这件事。

真武汤在临床上，是比西医治疗肺积水的利尿剂好用很多的。像我外婆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变成咳嗽不止，到后来送到西医院检查，发现她的心脏血管已经堵塞多少条，然后赶快去做什么支架什么的。但后来就是肺积水一直在咳，我记得好像在加护病房吧，我妈晚上就溜进去，一个晚上都在喂她吃科学中药的真武汤，就这样子吃着吃着吃着，后来外婆就这样没事回家了。这种时候，还是真武汤好用哦！即使是科学中药，也比其它西药都好用哦。

所以，我要讲的是，这个咳嗽，如果是心肾衰竭引起的肺积水的咳嗽的话，这时候就不能够用「某些药」，就像吴谦写的那个《医宗金鉴》就说，这个人谵语、小便难，就是身体有热去不掉，应该要用白虎汤或者是猪苓汤——有人会这样子解，他已经忘了他是在治疗少阴病了。白虎也好，猪苓也好，固然是可以清那个热，可是你敢这样开的话，他的心跟肾都不一定受得了。少阴病很多状况，不能够这样理所当然地照「太阳坏证」来医的。肾阳先顾护得好了，你才可以用一点清热的药当作反佐来治那个谵语。

那再来的十一之五条：

【桂11-5 / 宋284】

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

它说少阴病啊，它的脉是「细沉数」，它说这个脉又细又沉，又跳得快，你说这跳得快是阳虚的代偿反应也对、说是阴虚也对；但不管是阳虚还阴虚，结论都是一样不可发汗的。

脉细沉代表病在里面、不在表面；而脉数代表阴虚或者阳虚。两者加起来，神经病才会发汗。这种时候，你一发汗，发汗剂会扩张末梢的血管，这种心肾功能都不够的人，你扩张末梢血管，血压再掉下来，人就休克了喔。是很没有意思的做法。

再来十一之六：

【桂11-6 / 宋285】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

它说少阴病，脉把起来很「微」，微就是把起来超没力的，它说脉超没力的人又，就是没有阳气啦。没有阳气的人，你发屁啊？发的话人就死掉了。所以它就说「不可发汗，亡阳故也」。

而它又说，如果是「尺脉弱涩者」，如果这个人尺脉把起来呢，是跳得很没力、又跳得有一点摩擦感，那这人一定是少血又少津液嘛，人已经那么干了，你还能用下法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连下法也不可以用。

少阴病为了要顾护这个人的最后一点点元气、津血，那都要很小心的。

而说到这种脉证，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太阳篇〉的「麻黄九禁」：咽干、淋家、疮家、衄家、亡血家、汗家、中焦寒、尺脉微、尺脉迟，另外还有心悸的人，即使是太阳病，也不可以随便发汗的。那少阴病，当然要更加小心了。

我觉得，这些提醒我们的条文，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想，我们现在的人哦，在面对少阴病的时候，往往都比较会「掉以轻心」。一个人如果得个什么麻黄汤证发烧到三十九度半，全家都急得要疯掉一样；白虎汤证发烧到三十九度半，全家也急得要疯掉一样……其



实这两个病是最安全的，没有体力你还没有办法病成这样子。那少阴病呢？这个人在家里面说「今天不想看电视、也不想去逛街」，听起来好像还蛮好的哦？大家都不当一回事。

其实是少阴病比较危险。

张仲景的逻辑，跟现代人的观点，还是有点不一样。

（整理者：郭秘书）

## （四）少阴向愈

像这个十一之七、八、九、十、十二、十三这几条呢，都是少阴病所谓的**好转条**，就是这些条目在讲的一些状况，都是少阴病从「不好的状况」转成「要痊愈的状况」。

可是呢，比较好笑的是，这些的好转条的内容，往往我们今天的人看到了，**会以为他恶化了！**因为，当他是少阴病的时候，这个病就病得温吞吞的，那等到推到太阳区块来的时候，已经「还表」了，这个人反而变得有力气了，发烧也烧得动了，烦躁也烦躁得起来了……不得了啦，全家要急疯了哦。

所以我们至少要把这个观点给学起来，条文本身可以忘掉，但是呢，好转的过程「有这些反应」要知道，好不好？这个要记得的。

【桂 11-7 / 宋 287】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十一之七它说：**少阴病，脉紧**，就是这个脉把起来啊，不是没有力气的。脉把起来都一直觉得还有力气的话，代表他这个正邪相抗的正气还够。

那它就说：等到这个病拖个七八天，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忽然之间开始拉起肚子了，然后「**脉暴微**」，本来绷紧的脉，忽然就松掉了。这代表什么？这脉代表正气跟邪气相抗，少阴区的水毒，终于把它打成拉稀、推出去了。推出去就没事了，打完收工！

那你摸到这个「打完收工」的脉，就觉得：「不得了了，脉忽然没有了！这要完蛋了。」

不是的，忽然拉稀、加上绷紧的脉忽然松开，其实在少阴病来讲有可能是好事。

这个时候，你怎么确定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它说「手足反温」，照理说一个人忽然之间脉掉下去了、拉肚子，若是身体垮掉了，那应该手脚更冰冷才对啊。可是这个人你摸起来：「欸？怎么前几天你的手脚没这么暖的，今天反而暖了？」那当然暖了，就今天阳气比较有余裕，通得出来了，手脚反而暖了。阳气解放出来、手脚暖起来，脉的紧反而松开了……虽然这个人在「烦」，这个烦，你可以说是瞑眩反应。要「自解」之前的烦；也可以说在这个过程里，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从一个心衰、肾衰的状态，开始好转起来的时候，身体的氧气一定是嫌不够的，二氧化碳很多，这样人也会烦，sogo 周年庆你跟着人潮去抢赠品时缺氧的那种烦。

它说：虽然这个人烦得不得了，而且还拉肚子，但是会一定自己好。所以，这是好转，不是恶化。

如果你把到这个人忽然脉松掉了、没有了，忽然拉肚子，那你就要摸一摸手脚有没有暖回来。如果有暖回来，虽然看起来是**症状都变激烈了**，其实是好转。

这个条文跟那个太阴病的「脾家实」，会把脏东西排除的那个「腐秽当去」，其实是有高度的类似性的。如果硬要分的话，可能少阴病排除的邪气是水毒、寒气多一点，太阴排除的邪气是烂食物多一点。拉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啦，都是拉稀。

【桂11-8 / 宋288】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

十一之八条：它说，少阴病，下利，一开始是拉肚子，可是呢，忽然之间，拉肚子停了。而这个人「恶寒而蜷卧」，这个人怕冷，侧着身体缩着睡觉。

「恶寒而蜷卧」其实是〈少阴篇〉常常出现的一个睡姿，所以也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少阴病的人就常常是这样睡。我得少阴病的时候也是这样睡，不晓得为什么耶，是不是这样睡觉得比较有安全感还是怎么样？少阴病好像是有「表情」的，你得少阴病的时候，就这样裹在棉被里面，妈问你说：「怎么，今天不要上班啊？」你就抬头看她一眼，然后又很无奈地……缩回被子里不理她。像冬眠的生物一样的表情哦。

**手足温者可治**，它就说，如果这个人可不拉了，即使他还是这样缩在那边，那手脚既然暖回来了，就代表他这个拉肚子停了，是脾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的能力开始恢复了。终究他的元气是会回来的。

那么这一条，是要跟什么对举啊？是十一之十五条，它说：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就是拉肚子，越拉手脚越冰冷，那就完蛋了。

我们今天只教到好转条，后面就是一连串的死亡条，当然你说这个病是有多少成分是少阴？多少成分是太阴？这很难说，三阴病有时候是混杂型的。

【桂11-9 / 宋289】

少阴病，恶寒而蜷，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十一之九条，它说少阴病怕冷，缩在那里睡，有时候会烦一下下，把被子掀开一下，为什么要说「时」，不是「一直」哦？因为只「掀开一下」，但过一下子，还觉得是冷，又把被子拉回来了，不敢那么逞强的。

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然烦一下下，这个「烦一下下」，不一定是真正的热，而是一个人啊，他如果有元气的话，能够正邪相抗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发一阵烦，也有人是发一阵烧。

当正邪相抗，有热产生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子盖不住。有这个反应，代表这个人的抵抗力还有一些，那这个人「可治」。那你就看他有什么证就开什么汤，基本上不太会死的。

不过它也只说「可治」，而不是「自愈」。少阴病得过之后，即使一场感冒是好了，有些东西会在一个人身上残留很久，变成一种「体质」甚至是「个性」；这是少阴病很要命的一点。

我觉得，现在的人，往往得了几次少阴病以后，一辈子就都是少阴病的体质；用穴检测仪之类的仪器去测量能量，他就一直肾经坏在那里。这种事情很讨厌，一辈子过的就是那种很「失志」的人生、个性变成一种很喜欢逃避事情的调调；如果单以身体来讲，就是每次感冒都是烂扁桃腺、或是都走真武汤证、四逆汤证。

【桂11-10 / 宋290】

少阴中风，脉阳微阴浮者，为欲愈。

然后，十一之十条。这一条我觉得需要校正一下，因为大部分的注家，都是把这个「阳」看成是寸口脉，「阴」看作是尺脉，所以说：这个人如果寸口脉很没力，而尺脉浮起来了，就代表这个少阴病的人，下焦的阳气回来了，所以会好。

这些注家这样的讲法，固然是有道理，可是并不很符合临床。

因为少阴病常常是尺脉是浮起来的，而尺脉浮起来的原因是「下焦阳虚」，要脱阳。所以，这个脉的阴阳，说是寸口跟尺，我觉得相当地不恰当。

我觉得，在临床上比较会看到的是：少阴病的脉，就是细细的一条沉到底，没力没力的。那如果少阴病原本是这种脉象，而你吃真武汤、或吃麻黄附子细辛汤，它好转了，你会觉得这个脉慢慢地舒展开来，慢慢越来越有力，慢慢浮回原来的高度。所以这个「阳微阴浮」呢，我比较喜欢把它看待是说，阳就当它是「浮取」，阴就是「沉取」：这个人浮取的时候把不到，可是在沉取的时候，觉得那个细细的脉，已经开始有一点「把自己托上来」的感觉，就是这一整条脉，都从「细沉」开始松上来。这的确是少阴病要好的脉哦。

说不定我这样讲，还是有曲解到张仲景的原意，但我想这事情还是尊重一下临床比较好。

【桂 11-11 / 宋 291】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那这个十一之十一条，少阴病几点到几点好。从子时开始到寅时前段，这一段如果你以心肾衰竭的病来讲的话，这一个从晚上半夜开始到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比较是那个人的肾上腺分泌，最低点到回来的那个状态。一个人会不会心肾衰竭，跟内分泌是有关系的哦。所以大概是贴齐那个时间。三阳病的欲解时，都是距离得比较宽，对不对？而三阴病的欲解时，都是在晚上至天亮之间，密密地重迭的。所以，说起来，三阴病的症状往往混杂在一起，那也是无可厚非。这三个区块本来就有很多交集的地方。

【桂 11-12 / 宋 292】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那么，接下来十一之十二条，它说少阴病，吐利，比较是肾阳衰的往「阴寒」向度传化的少阴病，那它说：吐也好、拉肚子也好，如果他手脚不冰冷，反而发起烧来了，那这个人不会死。

怎么讲呢？我觉得，人啊，有力气发烧，实在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哦。当我们身体虚劳到很严重的时候，往往感冒都不发烧的，是不是？就这样软绵绵地感冒，那是最糟的状态。

所以，如果你在阴证的时候还能够手脚不冷，还发一阵烧，那反而是身体有抵抗力的一个征兆，那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但是呢，它说：虽然发烧是好事，但是也有时候会发现，烧起来的时候，怎么病人的脉不见了、把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吐也好、利也好，都已经让这个人气比较虚，津液也虚了，那你又拿能量过来发烧的时候，身体忙不过来了，所以会有那种「能量不能够接续」的状况。

如果你以「吐利」又「手足温」作为一个提纲的标识，这个病有可能是从少阴推到太阴了；太阴病的死亡率，当然是远低于少阴病的。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帮它接续能量的话，张仲景说，你可以用灸法；在少阴经上面灸七壮就好了。古时候艾草就直往肉上面烧哦，我们现在用艾草条隔远一点，温和一点没关系。

那「灸少阴七壮」，标准版本的说法，是说灸脚踝下面的太溪穴。可是呢，其实很多穴都可以灸啦，你要灸涌泉也可以，要灸关元也可以，要灸气海也可以，反正都能够补到肾阳嘛。

这一条的重点主要只是说，这个时候的「脉没有了」，只是一时之间身体运转的时候，有一点缺元气，所以就补一点阳气就好了。

但是这一条是相对应后面的十一之十八条「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心烦而躁者，死。」的，如果四逆恶寒，缩在那边，没脉又心烦、发躁的话，那对不起，这死定了哦。

好转跟恶化，有些症状是类似的，我们将来读到的时候，就要记得把这些好跟不好的症状对比清楚。

## 是医好还是医坏？

我觉得，今天这些条文，或许大家也只有一个淡淡的印象，回到家就忘光了。

但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果是得阴证，有时候，看起来病好像变得更激烈，但实际上，有可能是好转。

如果我们是在给那种常年老的人、身体很虚的人治病的时候，你在调理的过程之中就可能看到这样的状况：本来虚虚的看起来不猛烈，有一天突然发高烧了，发了几阵高烧之后，反而这个人，身体开始好起来了。开始有排病反应出来，那是阴证体质的人的好转迹象。

少阴病治一治，推回到阳明发高烧的，不算少见。一路上脉象的变化，我们都要追踪得好好的，今天用真武汤的，可能明后天反而要用白虎汤了。

那再来一个，看起来是更激烈了，这是少阴转回太阳膀胱的：

【桂11-13 / 宋293】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它说「少阴病八九日」，拖了一阵子了，忽然之间，手脚都热起来，全身都开始发烧，这是怎么回事啊？它说，这是因为「热在膀胱，必便血」。当你少阴区块的抵抗力够，把这个病推回太阳区块的时候，太阳区块抵抗力比较强，人就烧得起来；而热太多了，就可能尿、便血。

少阴推回太阳，以中医来讲，是从「肾脏」往「膀胱」推。而中医的「肾脏往膀胱推」的意思，如果用西医的讲法，往往就是从「内分泌的肾」，推到「泌尿系统的肾」，如果你从解剖学来看的话，似乎都在差不多的地方，西医的肾上腺与西医的肾脏，两者是非常靠近的。我们今天西医说的肾脏、泌尿系统的病，在古方派中医来讲，有一大块是属于六经的足太阳膀胱，不全算到少阴；我们回想一下〈太阳篇〉有多少治水、治小便不利的方子就晓得啦。

少阴病是比较寒化的病，可是太阳病是比较热化的病，于是它就会在那边有热化的问题。如果是变成「尿血」，在今天通常被叫作什么？「急性肾盂炎」。从内分泌的肾推回到泌尿系统的肾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反而会有这种急性肾炎的问题。这种急性肾炎，你就看：

如果是麻黄汤证、麻黄附子甘草汤证，就用麻黄剂把它解掉；那如果是猪苓汤证，是湿热，就用猪苓汤来解……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你想想看啊：一个人在家里面不爱看电视、不爱看漫画的，给你医了两天，结果变成急性肾盂炎，一般人会认为这样是「好现象」还是「恶化」？有一点难说呵？当你在医少阴病，有的时候，用补强少阴的药，把那个人医到快好的时候啊，别人都说：「你这瘟神，不知道开什么鬼药害他恶化！」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便血」，是不是一定是从小便？那也不一定，从肠道出来的也有。比如说少阴病还有一个路子，黄连阿胶鸡蛋黄汤证，那是心阴虚，会从大便那边出血的……病反正就是在某几个区块这样传来传去。那你说膀胱的热，有没有可能直接从尾闾通到直肠，好像闹痔疮那样的便血呢？也有人会这样。

有的人，感冒医一医之后，他就：「咦？怎么大便的时候，卫生纸有血？」这样传的可能多多少少也是有的。像丁助教的弟弟，有一次，因为心跳不规律，医生说可能是二尖瓣脱垂之类的，要他下周再去检查，而就在那几天，这个孩子大便出血，等到再去检查的时候，就什么毛病也查不出来了。

我常常觉得「中国人认得的人体」，是有很多「门户、暗道」的，很多东西就这样传来传去。就像我去年年底生病的时候，三叉神经痛，吃葛根汤加味什么的，于是三叉神经痛吃成鼻窦炎流黄鼻涕，流一流就好了。你讲给西医听，说「三叉可以流成鼻涕医好」，他可能会觉得「没听过！」对不对？可是在中医的世界，人体就是一个「**流动的身体**」。

这样的一种动态的、好转的迹象，我想同学在临床上至少要有个概念。忽然发烦躁、发烧、忽然下利，你就把这些条文拿到马桶上去坐着看一下，不要慌乱；真正会死的，我们下礼拜再来说。

（整理者：郭秘书）

## （五）死证六条．1

### 可以轻松了

在备课的时候，看大陆那些老老师、老教授从前的文字稿和数据，就看到有人说：「三阴病很少遇到啦，我们感冒都医三阳……」



……我就想：「原来，十年前的**天下局势**，是这样的啊？」

那，这十年之中，我们人类的确是堕落了哦。现在的话，感冒就是阴证的人就很多了。相反的，我们今天的临床，尤其是外面的中医，常面临到的问题就是：明明是阴证，却不小心当作是阳证，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

如果专门搞《伤寒》的老教授，在十年前都还觉得患者是阳证居多的话，那我想，外面的医生，如果开业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过去的习惯，可能一直留到今天啊。

接下来要教的一些方子，像什么当归四逆汤啦、吴茱萸汤啦、附子汤啦，它们标准的使用，本来都是用在感冒的时候的。可是今天我们开这些方子，几乎都是平常在医人的杂病时就常常在用了。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蛮可怜的一点，就算平常没有在感冒，依体质而言，也天天在得三阴病哦。

再来，桂林本的十一之十五条到二十条这六条，是〈少阴篇〉里面的「死证六条」。它在讲「怎么样怎么样的状况，这个病人就会死掉了」。

死证六条，如果你要加上上一堂讲的口鼻出血，「下厥上竭」的那一条的话，就会变成死证七条。如果你再加上后面「通脉四逆汤，喝下去之后，那个人的脉象不妙，忽然鼓出来，人也会死掉」，加上通脉四逆汤的「脉暴出」那一条的话，就是「**死证八条**」。这几条大概有这样一个外号。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死证六条」，说起来，也不是那么需要紧张的。……怎么讲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说来大家也就**轻松了**是不是？反正是要死了嘛。

历代中医在看这些「死证」条文的时候，会不会设法去思考「这是不是还有可以救的机会」呢？的确是会，即使合乎张仲景说的死证六条，还是有可以救回来的机会。

可是呢，我觉得这「死证六条」，你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比如说像是小黄前一阵子陪一个朋友，好像已经是癌症化疗失败，长了个乱七八糟，舌癌长到半边脸都变形了的那种。当小黄陪那个人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就发现：「咦？〈少阴篇〉这几条，对着这个人，好像哦！」

他就觉得，这个人现在还在挣扎着看医生，好像心理还挺「乐观」呵？如果我们对着《伤寒论》看的话，好像在看《北斗之拳》漫画一样，主角指着对方说：「你已经死了！」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后来没多久，那个人就死了。

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万一自己没有医好、或是医生没有救活，那感觉都是**很轻松的**，大家也是尽人事而已嘛。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让人感到伤感的那些事情；我觉得**会让人感到伤感**的事情，是本来不必死的人，搞七搞八的把自己给搞死的，这比较惨烈一点。

一个人，本来得了个好像是有救的病，看了一个其实是不错的医生，可是他又突然一件小事、两句话说得不拢，跟那个医生翻脸了，然后又去西医那边怎么样，之后又变成什么

病……又做了化疗怎，又没搞好，又回去看中医，再从头呕气一次……到最后已完全不可收拾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这人会死，是因为「业障」哦？

那个人的身体就这样一路胡搞、弄坏到死亡的过程，简直好像是「鬼打墙」一样；他已经遇到过好多次「可以活下去的机会」，可是都不知不觉错过了。

当我们遇到「个性上很矛盾」，于是生活中就会自然出现很多鬼打墙的状态」的这种病人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是，如果我「无能」把你救活，你可能会乖乖吃我的药；但如果我「有能力」救你的话，你就会不知道什么原因忽然去找别人了。

会觉得人的行为模式、或者说运势，会受到他信念结构的牵扯。但这也不归学医的人管啦。

## 「少阴」与「厥阴」的「厥逆」

那我们现在来看条文本身在讲什么：

【桂11-15 / 宋294】

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十一之十五条，一个人怕冷，身体这样子侧躺缩在那边啦，那前面我们有一条说侧躺啊身体缩在那边啊，但他如果发得了烧、手脚不冷，他就能活，对不对？一个人在得阴病的时候，如果能够发起烧来，代表他还有元气——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啦，后面那个四逆汤证、通脉四逆汤证哦，那种真正已经完全要死的，他也会因为「虚到脱阳」而发烧啦。真武汤证，其中有一种很严重的真武汤证，脑炎的，也是会发高烧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症状也是一种「排列组合」而已：病人缩在那边怕冷，并且能够发烧，那个可能是可以救的。但如果你要说「发烧就一定能够活」，那却是未必哦。发烧烧到后来死掉的还是很多的。

——那这个人怕冷、缩在那边，可是他缩在那边是怎样？肚子一直是拉稀的，那前面的条文也讲说「利止可救」嘛对不对？如果他的拉肚子可以停下来，那这样子就有办法治得到。那他现在是「利不止」，再加上「手足逆冷」，手脚冰冷，肚子这样一直拉……我想不管这条是不是真的不能够救，但它至少它在形容的状况，就是这个人的身体，好像整个生命体的机制、功能都在慢慢的衰竭之中。消化能力、维持体温的能力，都越来越差，这样整个生命状态在衰竭的时候，是一种纯阴无阳的状态，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现象。

【桂11-16 / 宋295】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那么十一之十六条呢，它说一个人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他又吐又拉又烦躁又四逆……张仲景在写文字的时候，提到这个「手脚冷」啊，有时候会写「手足厥逆」或是「手足逆冷」，有时候会写「四逆」，到底哪一种比较严重呢？

我现在要说的不是一个绝对的定义，因为这不是严格的《伤寒论》文字考证。但是在实践《伤寒论》的医生们，他们通常有一个「语感」上面的「认为」：如果张仲景写到「手

足厥逆」的时候，通常那个冷的感觉，手是还没有过手肘、脚是还没有过膝盖；可是如果讲到「四逆」的话，可能那个冰冷的感觉就已经过肘、过膝了，那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

我们今天有一些内容会带到厥阴病，我就一起讲一下好了：

厥阴病的特质之一，就是「手足厥」，这个「手足厥」一样是手脚冰冷，对不对？可是少阴病的手脚冷的理由，是这个人没有阳气了；没有阳气的手脚冰冷呢，它是很「平均分布」的，如果觉得冷的话，可能手掌也冷，手腕也冷，甚至到上臂都有一点冷。它那个手脚冷的分布是平均的，阳气不能输布出来，所以手冷脚冷嘛。

可是呢，在厥阴病讲到厥逆，甚至是宋本有一条条文不叫厥逆，叫「厥寒」。那么「厥阴」这个区块的能量，不是像少阴，少阴是「心肾之阳」在撑的嘛；到了厥阴的时候，阴阳已经分裂了，厥阴肝经是属风属木，这个厥阴风木之气的功用，就是把人的阴跟阳黏在一起，所以当一个人的厥阴区块的风木之气没有了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会发生阴跟阳脱开、分裂的状况，张仲景自己在〈厥阴篇〉的解释是，「阴阳不相顺接」称为「厥」。阴阳不相顺接，具体的来讲，就是我们人的手脚的指尖、趾尖，都是阴经通到阳经、阳经通到阴经的「转接点」对不对？十二正经的营气是在指尖这样子转接的。一旦得了厥阴病而「阴阳不能顺接」的时候，阴经跟阳经的气就不能够相通，于是那这个人在厥阴病的时候，一定是手指尖、脚趾尖先冷下来，当你遇到厥阴病的「厥」的时候，他的手脚冷，是会末稍这一段特别冷，手肘、小腿反而不一定有那么冷。

所以当同样说到手足厥的时候，你在辨少阴、辨厥阴的时候，大概是有这样子很明显的不同，两个疾病所相关到的人体能量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先分出来，因为〈少阴篇〉有些方子也已经挂厥阴病去了。所以看到「手足厥寒」、「手足厥逆」这种条文的时候，你要分一下，它到底是「指向」少阴还是「指向」厥阴的。

你说少阴病到后来，心变成阴虚火旺，肾变肾阳虚衰、下焦寒，这其实也是一种「厥阴病」的调性了。所以厥阴跟少阴，有几处没有办法那么截然地划分，仲景三阴篇之间的那层墙壁非常薄哦，这个房间动不动跨一步就撞进另外一个房间去了——这种感觉一直存在。这种事情我想也不必责备，只要明白事情大概是这种调子、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 「烦」与「躁」要分清

这一条呢，「四逆者」，在语感来讲，当然是比较严重的手脚冷哦。可是呢，这一条，历代注家在处理的时候，都会觉得：「咦？」而有一点纳闷。因为它跟另外一条太像了；跟哪一条太像？我们一起看，顺便多讲一条。三十条的那个吴茱萸汤证啊，就跟这条的主证看来没有差很远，对不对？这个三十条的吴茱萸汤证你看哦：

【桂11-30 / 宋308】

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

听起来很像是不是？

这两条，在临床上，会不会很难分呢？

我觉得**并不会**。张仲景写出这样很类似的两条，说不定只是要提醒读者稍微留意一下而已。

在临床上，首先，它说「**吐利**」这件事情，如果是死证条的十六条的「吐利」哦，通常「吐」是兼证，十六条主要的问题是在「利」，不在于吐。

当一个人完全的阳虚，他「下利」的可能性是高一些的，吐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较少。但是那个三十条的吴茱萸汤证啊，临床上我们遇到的是**恶心、吐的情况多**，「拉肚子」只是「有也可以」，不是拿来当主证抓的。

你说有拉肚子、有烦躁，是用吴茱萸汤吗？不一定会这样开。但是「有吐、有烦躁」我们就会用吴茱萸汤，对不对？所以，同样写「**吐利**」，一个吐是兼证，一个利是兼证，所以在临床上那个生病的调子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手脚冷」，当然两条都是有手脚冷啦；不过呢，我想前面十六条的手脚冷，理论上是严重一点啦，但是也不需要太在意，反正都是手脚冰冷了。

我觉得这两条啊，最大的差别点，是在于吴茱萸汤的「**烦躁欲死**」，跟十六条的「**躁烦**」。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怎么讲呢？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吴茱萸汤是治疗「阴邪纠缠着你的正气」，对不对？当你身体的正气好像「一个人身上爬满了虫子一样」的时候，你当然急着跳脚要把牠抖掉嘛？所以那个人会「烦到不行」，是无可压抑的烦。这种「**烦躁欲死**」，如果是在临床上，你会看到那个人，在床上打滚、手指头在墙上乱抠的那种程度。烦到受不了、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的那一种。说痛也不是真的痛如刀割，但他本人就是受不了。状况是很激烈的。

但是相对来讲，「躁烦」是什么东西啊？躁烦的话，是这个人阳气虚到极点，中医是说「心阳没有了」，那如果你要换成西医的语言呢？就是这个人的脑已经完全「缺氧」了。会变成脑是这样完全缺氧，如果以西医来讲，这个人体内的电解质已经完全不规则了。电解质已经完全乱掉的时候，很多少阴的药，开起来的效果都不是那么的好。

那中医说的心病、西医说的脑病，这种完全缺氧的状况，这个人就会呈现出「躁」的状况。「躁」是什么？就是那个人意识已经非常稀薄了，有很多**无意识、不自主的动作**。整个人呆呆木木的，却不停地抖脚抖身体、抽搐、翻滚……但那个病人并不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个跟吴茱萸汤的「**烦躁欲死**」是完全不同的。

吴茱萸汤的烦，是那个人主动地、很清楚地觉得「**我难受极了、不爽极了**」，所以才会有那些忍不住而挣扎的动作，这是完全不同类的。

所以光是这两个地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已经出现那种不自主身体抽动的那种「躁」的话，那的确就是要死了嘛，这个时候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多了。

那十一之十六条讲的那个必死的状况，我们说，感冒得阴证是这样死。那，若不说感冒的话，听说临床上面，肺结核患者到最后死掉的时候，通常死前也是处在这种躁动不安的状态，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整个人都已经慌掉」的那个样子。当一个人阳气虚到脑子都已经变那样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表现了。

（整理者：郭秘书）

## （六）死证六条．2

### 吴茱萸汤辨证小复习

吴茱萸汤，在之前的课已经很用力讲过了；既然我们今天又看到它这一条，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整理好了。

吴茱萸汤在「少阴病」这一条，其实给了我们一个「辨证点上的提示」，怎么说呢？历代的医家整理这个吴茱萸汤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人的吴茱萸汤「证」不很明显——当然吴茱萸汤在很多情况都可以用，我们可能把脉把到他肝阴实了，或者说他的个性是忧郁症、脉偏弦，我们从病机的角度开吴茱萸汤是有啦——可是若不论「病机」这个东西，只「抓证」的话，吴茱萸汤的使用，有没有所谓「方便法门」？

医家们的确有整理出一个非常单纯明快的使用基准，就是：无论你是伤寒也好，杂病也好，平常坐在家里人不爽快也好，只要你是「手脚冷」加「烦躁」，就可以开吴茱萸汤。就这么简单。

「烦躁」，就是你心烦到坐立不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反正就是很烦很烦……

如果你是手脚冰冷而「不烦」的话，是什么？四逆汤之类的，对不对？如果是手脚冰冷、不烦，而且拉肚子拉到脉都没有了，那是通脉四逆汤，是不是？

那些少阴病中更严重的，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吴茱萸汤的「手脚、冷烦躁」，很好用耶！比如说，妳月经痛，手脚冷又烦躁，那可以用；你下体、阴道什么发炎又发痒，你坐立不安、手脚冷，那这可以用。很简单嘛，是不是？

那手脚冷加「烦躁」——因为吴茱萸汤的烦躁是可以烦躁到那个人在家里面摔东西、撞墙的那种等级——那么，神经病可不可以用？可以啊，神经病吴茱萸汤常常有用的；那忧郁症可不可以？可以。失眠有没有用到的机会？有！有肝阴实，所以手脚冷加烦躁，你就什么病都这样套一下，用得上吴茱萸汤就算你赚到。

我常常觉得，如果你不会嫌你人生无聊，只是要赚钱，你就随便开一间什么健康食品店，顺便卖一点科学中药装的「本草养生」小胶囊……你就包医头痛，光开吴茱萸汤一辈子，你也吃喝不尽。因为这些东西，西医都不会医。你就开个健康食品店，小本经营，什么健康食品都放假的，就放温经汤，「包医更年期」！就这样鬼混一辈子，赚的钱可能比我还多哦，我一个月才四五万而已。若不嫌人生无聊，这种专病专方，太好卖了喔，满街都有金主……不，「患者」给你挑。现在这个「三阴病的时代」，哇，看到这几个方，都等于是看到钞票



啊！仿佛看到钞票从天上掉下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既不要医术也不要医德，太好了。而且现在消费者都很坏，你一罐温经汤，照原价卖也没人理你，卖贵二十倍就有人买了，是不是？通常是这样。

像吴茱萸汤，我们之前有把主证整个整理过一遍。那你说，这个「破肝阴实」的药，能不能破到膏肓啊？有可能。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的心脏病，好比说是冠心病好了，这个人得心脏病的主证是什么？动不动就「吐涎沫」，那太好了，吴茱萸汤就治他心脏病，就这样开。那慢性肝炎，这个人动不动「偏头痛」，就开。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今天要带到厥阴，所以我先跟同学讲一下哦，其实早就讲过了，我现在是在「郑声」。厥阴经走这里（下腹两侧）对不对？它是跟盲肠连属的。那盲肠（阑尾）的功能，最近西医好像是说，是管「下腹腔的免疫」是不是？这个也讲过了。

那么，当厥阴经有问题的时候啊，下腹腔的免疫机能，就会混乱。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我们下一堂课会教到少阴病的桃花汤。那桃花汤它也是肠子里面溃烂，有黏膜脱落，所以它说「下利便脓血」。可是呢，桃花汤的使用范围其实很窄的，桃花汤只是治疗你这个人下焦虚冷的出血跟溃烂；可是，如果这个人的调性有一点点挂到「厥阴病」的话，他就不适用桃花汤；桃花汤是纯虚寒的病，并没有牵涉到所谓「感染」。

而厥阴病的肠子发炎也好、溃烂也好，是因为你下腹腔的免疫机能低落造成的细菌、原虫、滴虫感染而发炎，厥阴经所撑着的「下腹腔免疫机能」低落的话，一个人会动不动就直肠发炎、动不动闹痔疮、动不动子宫颈溃烂，这些说不定是「厥阴病」，还不一定要照五脏阴阳气血来辨证的。那当然下腹腔的各种癌病，都跟厥阴病常常是有关系哦。

所以你说吴茱萸汤有没有可能治到慢性直肠炎？有，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这个证，有没有什么烦躁啦、手脚厥冷啦。当然厥阴病的肠子发炎，《伤寒论》给了一个说法叫做「下利后重」，就拉完大便，还觉得屁股塞塞的，因为直肠在肿，那是厥阴病的症状。

当然厥阴肝经走过的地方，你说疝气、男人睪丸的病，都常常用的。甚至牵连到后面一点，虽然肝经就这样上来，但是如果是这个地方（侧腰），比较偏肾脏位置的绞痛，吴茱萸汤也可能医到，如果说少阴病的话，急性肾衰竭时，很容易出现「烦躁欲死」的吴茱萸汤证的。

如果是侧腹痛，要稍微抓一下主证。不绝对是吴茱萸汤，因为治疗厥阴经这条经本身的痛，我是当归四逆汤用得更多，不是吴茱萸汤。吴茱萸汤的话，是「有吴茱萸汤证」的时候好用。但有时候，证会偏到当归四逆汤那边（手足厥寒、脉细欲绝）。

当然月经的病啦、妇女病啦、带下病啦，都是说下半身；那这个吴茱萸汤，你说往上面一点属于「肝阴实」造成的病，乳房有没有算到？有，乳房的病你也要问她，吴茱萸汤证你要问一轮，不要忘记。如果她有挂到吴茱萸汤证，就是你赚到。这个人说「我乳癌」，而她就手脚冰冷、很烦躁，那就太好了，这样子医就很好医了。那再上来一点，像青光眼啦、视网膜长肿瘤啦；再下来一点，鼻窦炎流鼻涕，有没有可能是那种吴茱萸汤证的痰啊？整个人塞满到从鼻子流出来啊？还是有可能。鼻窦炎很多方子有可能用到吴茱萸汤。那头晕、晕眩我也讲过，很多「假少阳、真厥阴」的。还有就是厥阴病的范围，也有包括人体的寄生虫

的问题。张仲景好像在暗示说：人的身体里面可以长那么多寄生虫，也是因为环境的问题，那「环境」就是厥阴在管的。吃了吴茱萸汤啊，常常寄生虫就顺便被打下来了。因为它可以制造一个寄生虫不喜欢生活的环境，就像你拿吹风机开热风去吹蚂蚁，蚂蚁就逃走了嘛；吃吴茱萸汤，蛔虫啊、什么虫啊，也觉得难活，于是携家带眷要搬家了。

所以，相当好用的吴茱萸汤，我们就在这边小小复习一下，同学看日本人写的医案，好像是大冢敬节？他就说有一个妇人，她在床上头痛、反胃、打滚，好像难过得要发疯一样，他说一时之间没有想起来要开吴茱萸汤，才害人家痛苦了那么久，后来一吃，就戏剧性地大好起来，于是他觉得很对不起病家，因为《伤寒论》没有背熟——大概是这样子的反省，我想这样的反省，也不只是他的反省，而是我们人人的反省。这条文还是记清楚一点比较好。

## 阴证很危险的「喘」与「汗」

【桂11-17 / 宋296】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另外，我们再看十一之十七条。它说呀，「少阴病，下利止」，本来啊拉肚子拉着拉着，它能够停，一般而论是件好事。可是，它拉肚子停了之后呢，是「头眩、时时自冒」，那这是什么感觉？就好像气都塞在头一样，整个头又重、眼冒金星、眼发黑，好像头上戴了一个很重的帽子一样，那种「头发重、整个头塞住、站都站不稳」的头昏的感觉。

会有这种感觉，代表这个人的气都冲到头上去了；代表他底下全部空掉了，才会抓不住气。这样子倒推的话：原来「下利止」并不是他的肠胃机能恢复，而是拉到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拉了、全身能抽的水都抽干了，也就是这个人身上的津液没有了。津液没有了，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没有「阴」了，干掉了。相对来讲，元气、「阳」就自然上脱了。

所以这是一个阴阳相离的状态，跟上个礼拜讲的「下厥上竭」，是很类似的状况。下焦完全冷掉了，上面就随便流鼻血、吐血、牙龈出血。只是它不是以血的方式呈现，而是阳气浮脱，就这样塞到头发昏。

——当然听起来是「理论上来讲」是很糟糕的状态；不过呢，一般来讲，这个「头眩、自冒」的这种头不舒服，有的时候，并不是少阴死证哦，而是普通太阴病就会有的。因为太阴病脾气下陷，清阳不升，所以那个人一样会头觉得闷啦、重啦。之前讲到的「清震汤」法、讲到雷头风哦，也是类似的身体感。如果是一个太阴病的病人，他往往就是会有头重啊、闷啊的感觉，这个时候如果他拉肚子停了，那是理中汤吃了有效了，那个不是要死哦。接下来就再调一调清浊升降，能够好了就没事了。

所以并不是你看到一个人「拉肚子停止了，然后头闷、头昏了」就一定是要完蛋了。这必须是在「少阴病」的框架下，的确是由于心跟肾都弱到救不回来的时候，才能够套用这一条。

【桂11-18 / 宋297】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心烦而躁者，死。



它说「少阴病四逆」，又是手脚整个都冷掉了，「恶寒而身蜷」，整个人怕冷、缩在那边，「脉不至」，把脉也没有脉可以摸了，这个人没有元气了。到这里是通脉四逆汤证，还没有一定要死；会死要加上后面的症状：

我们的桂林本写「心烦而躁者死」，这个人很烦，又有很多不自主的小动作，他就会死——这是桂林本的写法啦。而宋本是写什么？宋本是写「『不』烦而躁者死」，我想宋本的写法是比较有学习意义的。

它等于在强调一件事情：「烦」这件事情不一定会死人，但是「躁」这个事情很可怕；人在衰竭的时候，躁的症状会出来的。因此，我们也尊重一下宋本的「不烦而躁者死」这一句。那这条也没有什么问题。

【桂 11-19 / 宋 298】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它说「少阴病六七日」，就是拖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息高者死」，「息高」就是「气下不去」，这个人好像呼吸很浅，吸不到气一样。息高的人是什么表情？如果你看过有人钓鱼啊，刚钓上岸的鱼放在那儿，死前的五分钟，就是息高的样子。……有同学学得很像啊，就是那副德行！嘴巴一开一开的，好像吸不到气一样。

如果会有那样子的呼吸，代表他的气已经上冲、上脱了，不能纳气了。

像是少阴病的人，如果他有咳嗽的话，往往是肺在积水了；如果单是肺积水的那个咳嗽，那还可以用真武汤什么的加减味，还有希望治一治。我想，要开补肾阳的药退肺积水，基本上那个人的气一定要降得下来，才能够救。如果这个人的气，已经脱成这个样子，呼吸都喘成这个样子的時候，那大概已经没有办法了。气不能下降的人，非常难救的。

阴阳格拒的患者，**最怕「喘」、最怕「大汗」**，出现这样的证状就很难救了。

【桂 11-20 / 宋 299】

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它说少阴病，脉微细沉，但欲卧，讲到这边没有什么奇怪，普通少阴病就这样，就是脉很弱，这个人一直都在躺着。

但它说这个人是「汗出不烦」，又提到一次「不烦」这件事情。一般来讲阴证是不会有汗的，如果这个人是竟然有汗？如果是阳证的有汗，可能是这个身体里面有抗病的机能在发热，那是好的、抵抗力造出来的汗，白虎汤啊、承气汤啊的汗，都是抵抗力逼出来的。可是如果这个人是得阴证，你看到身上的汗是这样滴滴答答流下来，那根本就是在脱阳了嘛，那个已经没什么好的了。

脱阳的人你问他「烦不烦？」，如果他身体里面还有阴阳相争的现象，比如说太阳病的干姜附子汤那一条，这个人还可以烦一烦；现在他连烦都不烦了，那是无阳了。

它说「自欲吐」，自欲吐在这里是因为他的阳气已经没有了，他的阴邪慢慢弥漫到这个消化轴那么高了，这样的话，他的身体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消化东西」，吃什么都

会想吐了——到现在还没有很严重，还没有要死哦——等到再过个五六天以后啊，它说他会开始拉了，等到开始泄泻的时候，代表亡阳又变得更严重了，变成「烦躁不得卧寐」，躺在那边滚来滚去，怎样都睡不着了。那我们说，中国人认为睡着，是要能够阴阳相交才睡得着嘛，那这个人很明显是阴盛，然后阳被格拒出去，已经「阳不入阴」了，这样子连睡觉都不能的话，那大概就是会死了。

## Last stand

那么，少阴病的这种种死证的问题，后代的医者，是不是也在设法克服呢？当然是有。因为张仲景写的这些状况，并不能说是百分之一百会死，只能说，可能以张仲景本人的医疗经验，会觉得看到这些状况，通常就是救不回来了——这样的一种经验之谈。

死证条文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去**意识到自己医疗能力的极限**。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医疗能力的限度的话，人就会Play God，以为自己是神，明明救不活的，还要把人家乱整一通，弄到对方**不得好死**。

但是呢，我们后代人用药哦，比如说这个无阳的这件事情，主要是以补阳为主，对不对？阴盛格阳这件事情，比较讨厌，像张仲景在处理阴盛格阳的时候，比如说四逆汤放冷了喝啦，或者是掺什么人尿、猪胆汁之类的东西啦，设法把它引进去，有所谓「骗药法」这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是有汉朝的用药规范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存在。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药物哦，后代用得更精了，有些后代的医者，还有一些其它的建议：

比如说，汉朝时代用的人参哦，听起来就是补一补津液、补一点气，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救命的药，生死交关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强调要用人参，多半是用附子的。可是后代的医者觉得，如果你是完全亡阳脱气的那种，那你买那种现在顶极的吉林参，马上炖汤喝下去，或者是吉林参跟附子炖汤，那有没有可能立刻救回来？有希望；如果是纯粹亡阳没有格拒的。现在顶级的好人参，东北的辽参、高丽参那种，还是有希望的。这是一点。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方法」来讲，这种情况**用附子是正道，用人参是赌赌看的邪道**，严格的判分，我们之后的通脉四逆汤会讲。

另外就是，张仲景用的「桂」类，好像就是用「桂枝」，并没有用到我们今天用的清化肉桂。那如果要立刻补命门之火，你说用附子，附子好像是全身之阳一起补，没有那么专注在命门那一点，可是如果你用现代的好肉桂，加上硫黄之类的药的话，有没有可能比较会点起命门之火？那还是有希望的。那样的病人，可能硫黄也已经很不消化了，所以可能改成把硫黄贴在肚脐中。用硫黄敷肚脐，然后喝的药里放一点上好的肉桂，那还是有可能钻得下去。

如果还下不去的话，比如说，在张仲景的用药，你要把阳药再往下推的话，可能在这个证状的框架下是用葱白；而也有人就建议说可以再加代赭石，加了代赭石就可以再往下压下去，这也是个方法。设法把阳药压进去。

那如果你说这个人阴寒太重，阳药进不去的话，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是黑锡丹啦、破阴丹啦，那种用金属的铅之类的东西加硫黄做的药，还是有可能打出一条缝把阳药弄进去。所以后代有一些这样子的用药法。

要固住肾气的话，你可以加五味子；如果你放了补气药，你希望他脾胃之气不要散，你也可以用桂圆肉。

你希望他补阳药进去之后，不要马上被掀出来，因为如果阳药被格拒出来，那个病人就不能活了；那你也可以想办法用阴药去黏它啊，比如说各种胶啊，什么阿胶啊、乌龟胶啊，甚至是熟地黄。

我这不是在告诉大家用这些药一定救得回来，但是后代的医家，用这些药，也有救得回来的。不过人走到这一步，就已经胜负难料了啊，平常的保养还是比较要紧的。

少阴病比较代表的方剂是附子剂，四逆汤啊、通脉四逆汤啊之类的；像真武汤治的水毒，比较是少阴病里面的相关肾脏机能的杂病类了。少阴本证，那还是白通、四逆、通脉四逆之类的，比较直接、强补肾阳的那些药物占到主导。

那么这些强补肾阳的药物呢，我想同学也晓得，大陆有位老中医叫李可，用药附子放得很重，很多疑难杂症，已经不能治疗的心衰竭、肾衰竭，他都把人救回来。

其实李可的用药路数，我不是在说人家医术不好，我只是说他治疗这一块疾病的用药路数，并没有包含整本《伤寒杂病论》，主要是拿少阴病这一块的理论去运用。所以，也就是说，少阴病的回阳理论你拿来临临床运用，那就是用来对付「心肾衰竭」的。

同学在读《伤寒》的〈少阴篇〉的同时，家里也有李可的书，李可的书你拿来翻一翻，互相参照，这几条死证条目稍微看一看，那大概能够揣摩出一个大概的用药方案；这些就留给同学自己读就好了。

## 要学稳，慢慢走，不要失去童年

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读《伤寒论》，尤其如果同学是第一次读的话，我想我们最值得把握的部分，就是那种「清清楚楚是桂枝汤证的，我们就用桂枝汤医好」，「清清楚楚是真武汤证的，我们就用真武汤医好」，标准的证型，我们都能很稳定地用正确的药方把它医好。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因为能够在这个部分安稳了，医术就会慢慢进步。

如果在这个基本的地方，你不能够安稳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妙。

我觉得学「医术」这种东西，基本功就这样子打：平常家常遇得到的那些感冒，或者是很合乎书上写的那些小杂病，吴茱萸汤的头痛就用吴茱萸汤把他医好、小柴汤证的口苦肋

痛就用小柴汤医好，这样很标准地开，基本功就这样子。那日子久了，医术就会好。我也只知道这样子的方法，不要因为我们今天的医术不好，就随便去「填塞知识」、用思考力来代偿这个东西。思考力没办法填塞感知力跟表现力的不足哦，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知识」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救到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而医术的「术」这个东西是感知力跟表现力范围的事情，不是知识的事情。

如果心力不够，只靠思考力在活，头脑塞满知识可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却不强的人，他在问人家诊的时候哦，就好像是强迫人家认罪的那种「诬陷人家」的样子，他自己主动诱导病人说他喜欢的「预设」答案，于是开错药；可是他觉得自己这样叫诊断。人都会有成见的嘛。

我的课也算得上是在「卖情报」的课，这是不是有「诱导犯罪」的嫌疑？尽量准备多一点的数据来卖给同学，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对得上情报搜集狂的胃口？而这些情报，到最后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很难说耶。

我觉得《伤寒论》有「能教」的部分，有「不能教」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教的当归四逆汤也好，或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你是完全照书上的标准、我们已经知道临床上确实可用的辨证点在生病，那当然很好搞。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生那种不三不四的病，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得好的，但那个部分，你要说有什么「标准的辨证战略、思路」，我觉得不见得有。

那是你医术在基本的部分熟练之后，你看到那个人，就会自然觉得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那是不能教的部分。你经验值累积到够了之后，就会开始有直觉的部分。其实，「直觉」跟「经验」几乎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因为，「经验」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能够「完全不想」而做得好，就叫做「经验老到」；揉个面团、做个烧饼都一样。完全不思考「我下一步要如何」也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叫做「有经验」，是不是？学语文的话，学头几天都要想一句话「文法上要怎么拼凑」，对不对？日子久了，直接就讲出来了，就不需要动到思考力了。

医术到后来说的这个「医者意也」的那个**直觉的部分**，都是在「正确的经验值」累积到相当的量之后，会慢慢迈入的。

所以我说，像麻黄附子细辛汤、当归四逆汤，都曾经治好过什么腰椎病、什么椎间盘凸出、骨质增生啦，可是问题是，你说当我遇到这种杂病的时候，我们固然是可以很仔细地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有「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开当归四逆汤——在打基本功的部分，这个是有证可抓的，那当然没问题。

但是有些人的病，不一定是有证可抓的，当你必须靠直觉去开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考验你的基本功了。基本功的累积，我是觉得，一步一脚印地慢慢走，是比较踏实的。

我只是看到那些学中医很急很急的人，或是那种「拜到一位名师」的人，会觉得好像是一群失去了童年的人——你知道，一个小孩失去了童年，就直接咬着牙过大人的人生，看起来是比较早熟，但实际上却是精神不健全。当他没有基本功的部分，就直接跳到那个高来

高去的世界，他们就很有用头脑想一些有的没的「伪医理」。可是我觉得不行，因为那个实力是经验值累积出来的，没有那个经验值，凭着你的头脑凭空想象，都是歪理，往往和事实不一样。

我觉得名师的后光，真的对学生没有半点屁用啦！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实际操作、累积经验跟功力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靠名师加持的啦！相反地，像这种「名师」造成的「学生的自我期许」，让学生误以为「自己『必须会』才不丢人」，而去做一些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做到的医疗活动……当你练成了轻功从四楼跳下去，那叫做很帅；没有练轻功从四楼跳下去，那叫做自杀。看到这些人没有练成轻功就从四楼跳下去哦，让人觉得真的是太急了、太急了。

我待会儿上课可能会讲到一些方子在临床可以治到什么什么什么……而你可能会觉得「我哪里会知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要用这个方？」我觉得这部分，大家都**不要挣扎**啰。现在不会就现在不会，你不会，我也不会。但是就好好活在这个「不会」之中，日子久了，就会越来越会。现在有一个淡淡的印象就好，有一天功力够了，就开得出来了。现在功力不够，都不要勉强哦。我说「不要勉强」，就是**不要拼命去思考**，因为功力不够的时候，思考并不能够帮到什么事情的哦。天底下神医很多嘛！遇到医不好的人，那你觉得自己功力不够，你就把他推给彭奕峻什么的嘛，然后去观摩人家开什么药就好了。这样学就可以了，不要去逞强。

（整理者：郭秘书）

## （七）麻黄附子细辛汤

### 麻附辛的药物结构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麻黄附子细辛汤：

【桂 11-21 / 宋 300】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麻黄附子细辛汤方】

麻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细辛二两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减二升，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条文写说：「**少阴病始得之**」，刚刚开始进入少阴病的时候，「**反发热**」，这个人反而发起烧来了。

一个人刚得少阴病，理论上是烧不太起来的——当然也有例外，因为真武汤、四逆汤也是标准的少阴病，但是它是烧得起来的——所以我这个说法是有点瑕疵的。

简单来说呀，张仲景这个辨证点，在临床上并不好用。

那么它说「脉沉者」，如果你遇到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你把他这个脉，通常那个人的脉就是比正常的情况再更沉一些、更弱一些。那如果你要说开麻附辛有什么「确定的脉象」，好像也不太有耶：尺脉大浮的，有；尺脉大沉、大弱的，也有。所以尺脉比正常人沉或者浮，感冒的分类，大概都算到少阴，常常是开麻附辛或者是真武汤，这是一点。

以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方剂结构来讲的话，麻黄是外发的，附子是补阳的，那细辛，在这边我们可以说细辛是「通经驱寒」的药。身体里面哪里有水，而水里头有寒气，细辛就可以把这个寒气逼散。

与水气相关的经，一个是少阴经吧，一个是太阳经，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拿细辛作太阳经引经药，一般是用它来作少阴经引经药，就好像连属着往里的附子跟往外的麻黄，当做一个桥梁。少阴经走到最表面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可以用麻黄把邪气推出去了。在里面的时候，要用附子补阳，细辛就好像负责把附子补了阳气之后，但是那邪气、寒气还没有办法构到外面让麻黄推出去的话，中间那一段交给细辛。一般经方临床医家是这样看待细辛的。

那当然细辛在《神农本草经》的功能是什么？「通九窍」，对不对？所以后来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也于是我们中国人「通九窍」的专病专方啰；这个另外再说。

还有一点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是一个我们今天临床非常好「滥用」的方子，好像有一个大陆什么地方的江湖传说，某位医生，几乎不管什么病人来，都开麻附辛，谁吃了也都有好。他就只是把脉，觉得这个人尺脉虚，就开麻附辛，就这样。

这样的开法，你觉得有没有道理？今天的人感冒，的确有很多人，乍看是太阳病，但其实也是可以用麻附辛的。比如说，有两种状况我们是感冒不分经，直接用麻附辛的：

第一种，就是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就只是流清鼻涕，那马上吃麻附辛，阳气就通上来了，你就不一定要用桂枝汤或麻黄汤。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一感冒的当下，立刻就腰酸腰痛、一感冒腰就直不起来的，那也是直攻少阴的，那种情况下用麻附辛效果都不错。

还有一种看法是：如果照张仲景的讲法，这个人是「发热而脉沉」，发热，是一个人的身体亢奋、紧张，脉沉是这个人血压掉下来了，心、肾都衰弱了。你可以说在这个药物组里面，附子是一个可以「强心、强肾」但是会「降血压」的药，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直接只开附子好不好？不一定行，那个人的血压不能更低了。而麻黄是发邪气，对心肾不太好，但是是「升血压」的药，所以这两个东西正好又是一个翘翘板，针对这个脉证来讲，「反发热，脉沉」这个状态，麻黄、附子同用是有意义的；大概是这样的思路。

像〈太阳篇〉的麻黄汤这个方子，有人就说，麻黄汤其实是一个「大寒药」，是「寒到你出汗」，这个说法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但是从药性这个面向而言，我觉得这个象征性的讲法是很有道理的。



咳嗽气喘之类的病，也有开麻附辛的时候；因为它也是一个调血压的方子。高血压我们不太用麻附辛，但是低血压我们常用麻附辛。而「低血压」的这种说法，也牵涉到嗜睡症（少阴病『但欲寐』嘛），通常是用麻附辛的。

## 麻附辛与扁桃腺的发炎

另外，一感冒立刻就扁桃腺发炎的，我觉得麻附辛也是可以用的主轴。

我们喉咙痛，也是有实热的喉咙痛的，像麻杏甘石汤证、银翘散证……那都是有实热的，怎么知道有实热？右寸，上焦的脉，跳得比平常有力、凶猛，就知道是有实热的。那个不属于少阴的守备范围，你要算温病也可以。

麻杏甘石汤证那种实热的喉咙痛先姑且不论，当人在得阴证、尤其是少阴病的时候，扁桃腺烂掉是常有的事情，这个阴证，把脉的时候，脉是沉细的，可是喉咙痛得不得了，人的三阴经都有走到喉咙这边，肝经、脾经、肾经在支撑人的喉咙，而最关系到扁桃腺的，是少阴肾经。

当少阴肾经受了邪气的时候，支持扁桃腺活下去的生命能就会被切断；一旦扁桃腺的生命能被被断电了，它就失去抵抗力、细菌就乱繁殖一通。所以扁桃腺烂掉、痛得要死，你以为是实热、发炎，但其实很有可能是少阴经被断电了，这样当然是要用疏通少阴经的药来治疗它。

所以，如果你的扁桃腺痛得不得了，而你的脉又是偏比较沉细的，我们要想到从少阴治：这是一个阴证，要用阳药。

当然，也可以用一点点寒凉药来反佐，像上礼拜有讲到「附辛芩连汤」，是不是？那个方也是可以用的。没有麻黄也没关系，至少治得到这个喉咙的扁桃腺。少阴病刚发作、刚喉咙痛的时候，可以用附子、细辛加一点黄芩、黄连来治疗，这是一种做法。

效果好不好呢？这就要看各位够不够警觉了。一开始痛的那个当下就马上把脉确认，立刻吃药，就会很有效，喉咙一觉得刺痛，就马上配麻黄附子细辛汤吃，通常还蛮有效的。

关于麻黄附子细辛汤，有一点大家要记得：

张仲景写的是麻黄二、细辛二、附子一枚，附子一枚大概有汉代的三到四两重。所以，我认为麻附辛比较好用的用量，是附子放得比麻黄、细辛多。而我们一般外面买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多半是「麻黄二、细辛二、附子一」那种比例，那种麻附辛有没有用呢？常常也是有用的。可是当它没有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附子加量之后，就变得有效了。

所以，麻附辛，到底来讲，我觉得「附子出头」比较有用，你就当作这个年头附子质量已经下降了，麻黄跟细辛都是有些伤元气的药，质量都不会下降。所以附子放多，我觉得比较能够确保它的疗效。不然得少阴病，吃了药，这个人反而虚掉，就没有意思了。

一般买得到的科学中药「麻黄二、细辛二、附子一」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爱困」、「小便尿不出来」的有办法，治疗「喉咙痛」的少阴比较会失手。因为小便尿不出来，光是靠麻黄就可以发得动，可是，喉咙、扁桃腺烂掉，这是这个区块能量不足，必须要以补阳药



为主才行，所以附子一定要出头。麻黄一、细辛一、附子二，这样下去的话感觉比较有到，或者是麻黄二、细辛二、附子三，无论如何附子要它出头，这样才能确保它该有的疗效。如果你随便路上买一罐麻黄附子细辛汤想要治疗少阴病的喉咙痛，那通常是没什么效果，反而坏了这个方的名声。

里头加点黄芩、黄连来反佐可不可以？可以啊。那，要不要去买黄芩、黄连这两种单味药？不必啦。家里如果有葛根芩连汤的话，挖一点来用就好了。反正只需要加一点点在里面，所以，「附子加量的」麻附辛汤两克、葛根芩连汤一克，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吃一次，像打点滴一样，如果你的扁桃腺还没有真的烂掉、死透，那差不多在四个钟头里，这个喉咙痛会缓解、然后消失。

但是，如果你不能把握住「在第一时间（四个钟头内）把它修复」的话，扁桃腺烂开了，就比较难修了。之后在〈少阴篇〉里有好些方子是治疗喉咙痛的，但是，无论那些方子再怎么好用，你还是要**先把少阴病医好**，才能够用这些方子。不然，少阴病本身没有好，要光是单治一个喉咙痛、扁桃腺，这没办法。

## 「通经的」麻附辛与「通窍的」麻附辛

我们讲到麻黄附子细辛汤，专对这个那个的讲了一大堆，可是〈少阴篇〉里的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麻黄附子甘草汤，还是有它相当暧昧的地方。

怎么讲呢？

我们在临床上，同学可能自己都有经验到，就是：「临时家里没有麻附辛啊，那不然吃真武汤看看好了。」啊？结果也吃好了，就算了。

这样，就不知道这个方，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啊！这样子的事情，还是让人有点尴尬。

当然，你说扁桃腺立刻就开始刺痛的那种，你立刻吃麻附辛，那还是麻附辛有效，真武汤就给你慢慢摸着，也会好转，药效也比较「稳」，但没那么快速地有效。跟**少阴经那一条经**有关系的，还是麻附辛有效。

「跟少阴经特别有关系」的这个说法，也让医家在注解麻附辛汤的时候，会说这个汤是治少阴经病，或者是治「太少两感」，太阳才刚陷进少阴，还有一半牵连在表，一半牵连在里。

如果你把脉的话，一个人刚太阳病感冒的时候，你会把到脉浮，对不对？可是你要去买桂枝汤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咦？脉已经沈下去了？」这种时候，麻附辛是蛮有用的，太阳牵到少阴。

麻附辛呢，在临床上还有一个情况，之前也讲过这个故事：你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就是尿不出来。而这个尿不出来「**并不会让你很清楚地觉得小便淋涩**」——如果是尿道发炎的，是另外的医法——而是，好比你在办公室上班，莫名其妙地发觉：「为什么上午十点到

现在下班时间已经晚上六点了，我都没有跑过一次厕所？」这种往往是麻附辛，当然，后面会讲的「麻黄附子甘草汤」也会有用。

这种麻附辛或麻附甘的少阴病，其实如果那个人立刻就到西医院去检查的话，可能会说你是**急性肾炎**或什么东西。但我们不管它什么急性肾炎，这个东西是少阴初感，立刻发生，立刻就把它医好。

因为麻附辛或者是麻附甘哦，都有关系到邪气干涉到肾脏的泌尿机能，其实，**标准的少阴病**在处理的「肾脏」比较是「**内分泌**」的部分；而关系到肾脏「泌尿」的部分，往往是太阳病，或所谓的「太少之间」：太阳、少阴之间的那种病。

像是**肾脏忽然绞痛了**，那也是麻附辛可以医的。

那么，麻附辛的尿不通，固然可以有肾脏炎小便涩的感觉，但一般来讲，就是没有尿液为主。

我说少阴病刚开始的时候，征兆都不明显。比如说真武汤证刚来的时候，只是觉得「我今天没什么干劲」，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麻附辛刚来的时候，可能那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今天鼻子一整天都不太通」、「我今天一整天怎么都没有尿尿」，只到这种感觉。你说他水肿了吗？又还没有。但吃了麻附辛之后，就突然一直跑厕所，尿尿都来了，这样的一种病的型态。

这是不是最标准的少阴病呢？不是。少阴病本身牵涉得比较广，麻附辛或是后面的麻附甘，这两个方子，在条文上、或实际临床，都不**牵涉到下利**。同学要记得：如果下利了，可能要往真武汤去想；若是「下利清谷」，那就要用到四逆汤，白通汤也有可能用到。所以一旦有肚子痛，拉肚子的时候，那就要用到〈少阴〉别的方法了，已经超过了麻附辛结构的守备范围了。

麻附辛，它通鼻涕、通尿，就「通九窍」的效果来讲的话，鼻子的清鼻涕类的，也是麻附辛，那细辛本来就是温经驱寒的药。

另外，比如说男科，男人有「不射精症」，那这个病也是麻黄、附子两味药，去调他的自律神经；而细辛是通窍药，所以这个方子会有效，这也是「通九窍」之意。

那女人呢，好比说月经塞住了，所谓的「经闭」，那也是用麻附辛。那么如果你说麻附辛吃了有什么作用？有研究是说，它吃下去等于女性的什么荷尔蒙的作用。那关于这个，我们现在不说。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些临床上「没什么辨证点」的，比如说，坐骨神经痛，麻附辛合芍药甘草汤也是常用的结构。只是，到底坐骨神经痛你是要用麻附辛？阳和汤？还是当归四逆？你还是得抓一下主证哦，但如果没有主证可以抓，那开药就凭直觉了。

细辛的钻通跟驱寒的机能，我们刚说了坐骨神经啦；那如果是有人得了带状疱疹，那个疹可能好了，可是残留在神经上面还有痛点，就一直继续痛着。那种就是要用麻附辛把它推出去的。

以调体质来讲，一个人皮肤的颜色比较晦暗，人钝钝的，感觉行动不太平衡，然后皮肤又有些粗糙麻木，好像皮肤没啥知觉；像这种皮肤钝钝、人钝钝的这种病，那也是用麻附辛通窍的。

当然各种鼻子的病的通用打法，大概麻附辛都会挂在里面的，因为它是通窍比较好用的结构。

火神派的医案里面怎么用麻附辛啊？很多是用在这个人受了寒之后，忽然瞎掉、忽然聋掉、忽然哑掉，或者是吹了冷风牙痛，那这一类九窍受风寒塞住的，都是用麻附辛通出去，这样子还蛮好分辨的。

那九窍一起受风或七窍一起受风呢？那也有人的病，是眼睛鼻子耳朵全部一起在发痒，那七窍一齐发痒，都是用麻附辛。

这些都参考辨证点啦，它本身张仲景给的辨证点，就是治感冒而已。

那刚刚讲到牙龈出血、甚至牙痛，有时也是可以用麻附辛驱寒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框架，我们知道一下。

头痛有没有用到麻附辛的啊？麻附辛的头痛跟吴茱萸汤的头痛不一样，吴茱萸汤的头痛是痛到你烦、痛到你恶心、痛到你想撞墙，但你真要说那有多痛？有可能并没有非常痛，只是你受不了而已。

那麻附辛的头痛，所谓「少阴经头痛」，是冷气钻到脑里头，一般中医说「脑冷」，脑子冷的症状是什么？是「**头痛如劈**」，就是那个痛并不会让你烦，可是剧痛来的时候痛到你吓一大跳的那种程度。

那种的程度是用麻附辛，赶快把脑子里面的寒气逼出去。那你说脑也好、肾也好、腰也好，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是连属的。

那如果一个人腰痛，他的腰痛是「**不能转身**」的那一种，那这个是用麻附辛，把寒气给逼出去。若要加味，就加点川乌啦、加点干姜跟延胡索。

当然在用法上这也不是很标准的麻附辛汤证，是推扩用法。刚才才是以「腰痛」在当主轴来说，如果不是腰，而是手脚、肩膀有扯痛感，那还是当归四逆汤有效的时候多些。

那一个人常常身体发冷，这身体发冷的人，皮肤都是微微浮肿的，一个人怕冷而肾功能很低落，这个也是麻附辛可以医哦。麻附辛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偏「急性」肾脏病会有汤证，那如果那个人有水肿的状态，临床我们也可以加到知母的。

至于说，如果临床上要讲到麻附辛另外一个层次的推扩用法的话，那以后再教。以后讲到痰饮跟水肿病的时候，有一个方子是「桂枝去芍药汤加麻附辛」，那个在日本古方派的世界，被认为是很不可理解、但可以打癌症的药。教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讲那个方，我们现在先知道到这样就好了。

（整理者：郭秘书）

## （八）麻黄附子甘草汤

### 两种版本的麻黄附子甘草汤

【桂 11-22 / 宋 301】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

#### 【麻黄附子甘草汤方】

麻黄二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两，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我们看了「麻附辛」之后，再来来看一下「麻附甘」。

其实也不见得要称之为「麻附甘」，在《金匮要略》里头，这个方子叫作「麻黄附子汤」。

麻黄附子甘草汤啊，说来，在理解上面，就更不容易。在《伤寒》来讲，如果你是治感冒的话啊，到底这辈子有没有机会用到这个麻附甘啊？

在临床上，通常我们麻附辛用起来很顺手，养成习惯之后，这类的感冒，大概那个调调，用麻附辛就会医好了。所以以临床的出招率，好比治感冒，麻附辛的使用率是麻附甘的八十倍。这样子的话，治感冒来讲，麻附甘就让人很没力，会觉得它是不那么用得着的药。

不过，以药理来讲，我们姑且扯一扯；我只能说「扯一扯」，因为这不一定是张仲景之所以立这个方的原因哦。

比如说，细辛这味药，很奇怪：麻附辛这个方子哦，如果这个人是冠心病的患者，用了麻附辛呢，会引发心绞痛。不晓得细辛这个药到底有什么作用？用了细辛，心会更虚一点。所以如果那个人的病，已经拖过一个病程之后，有细辛，反而会伤他的心阳。所以，就要去掉细辛，感觉会比较好一点，临床上「麻附辛」在这类事情上是有碰过壁的。

比如说丁助教某一次少阴喉痛，在家猛吃麻附辛，结果喉痛是好转了，但药吃太多，整个胸口都觉得「空掉了」，这个方子对「胸中大气」还是有伤害力的。姑且知道一下，但我不敢说是绝对正确的理由。

那么麻黄附子甘草汤啊，条文写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这样，跟前面一条相比的话，就好像是麻黄附子细辛汤是「刚得到的那一瞬间，你觉得不对劲的时候」用的方子。而你已经得了之后——我想有些人是生了病也不急着买药的，对不对？——拖着拖着，可能就过了两三天了。拖两三天之后，这个人身体可能会变得更虚弱一点点；你遇到一个麻附辛证的患者，但他的体力，已经比刚得病的时候要更差了。这个时候，用麻黄附子甘草汤，会比较温和一些些；把细辛拿掉、换成甘草下去，这个汤就比较温和一点。

而张仲景也说，才几天而已，就算是少阴病，也不一定有那么深入，还是用一点点的汗法把它推出去好了。

可是呢，临床上又遇到另外一个讨厌的矛盾：照理说一帖药如果是「汗解」，是比较会让人虚的；「尿解」比较不会让人虚，因为尿解的「气化」比较完整，没有那么伤阳气。通常在临床上会遇到的矛盾处就是：麻附甘吃下去，反而比较容易出汗；而麻附辛吃了不太出汗，多半是尿解——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比较虚的人用麻附甘反而比较好？细辛跟甘草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这些我倒是不敢讲得太笃定。通常是：那个人如果本来就有心脏病的、气虚的，我们在用麻附辛的时候就会绕开，而用麻附甘。临床上是这样子在用。

## 治水肿的麻黄附子汤

另外一点呢，麻附甘这个方啊，它在杂病里头也有用的，而杂病里头用麻附甘是怎样用？在我们的桂林本是在十四之六十条：

【桂 14-60】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者，属少阴为石水；沉迟者，属少阴为正水；浮而恶风者，为风水，属太阳；浮而不恶风者，为皮水，属太阳。虚肿者，属气分，发其汗即已；脉沉者，麻黄附子甘草汤主之；脉浮者，麻黄加朮汤主之。

麻黄二两 附子一枚，炮 甘草二两，炙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纳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金匮·水气病 14-26】

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麻黄附子汤方】

麻黄三两 甘草二两 附子一枚，炮

上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分，日三服。

它说当一个人开始水肿的时候……水肿你可以说是「急性肾脏炎」什么什么，西医病名我们姑且不论。以中医的辨证来讲，可能那种急性的、忽然来的水肿，我们会算「感冒」；就是「有邪气干扰你的肾脏」，这样子想就好。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肾脏里面这个寒邪发出去，并且补肾阳，就这样。

西医整个对于肾炎的认识框架，在经方派的世界，可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它就说：如果你的脉比较浮的话，那你的病是属于「太阳」的病；脉比较沉的，那就是「少阴」的。从少阴的区块把邪气发出来，那你这个肾脏炎、水肿就可以医好。就这样子来解释这件事情。

那桂林本用的这个麻附甘哦，它的剂量跟《伤寒》的麻附甘是一样的，但是呢，《金匱要略》的这个麻黄附子汤啊，不一样。《金匱要略》的麻黄附子汤是麻黄用到「三两」，如果你是要用《金匱要略》的麻附甘来退水肿的话，最好再加一两个辨证点：

一、脉是沉的。二是、通常会「发汗而好」的水肿，都是上焦水肿，是从脸先开始肿的。头脸先开始肿的那种水肿，而脉又是沉的，就用麻附甘。

那吃了麻附甘之后的疗效又是怎样呢？那个人会先出少少一些汗，接下来就一直尿，也就是「一半汗解、一半尿解」的状态。

肾阳虚受风邪，而造成肾脏泌尿机能病变的医案，像清朝《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他有一个医案是说：他遇到一个医生治疗水肿，是麻黄只放八分，附子放一钱，因为他怕病人虚，所以附子放得比麻黄多；又怕药太猛，所以甘草放一钱两分，又比这两个药都多。结果那个病人吃了一点效都没有——当然如果你现在要我开，加重十倍大概会有效吧，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但在那个温病学比较流行的时代，《伤寒》的药他们都觉得有点太过量。

结果吴鞠通他怎么开啊？他就说：麻黄我就给他开二两，让麻黄出头比附子多；然后附子比麻黄少四钱，开一两六；然后甘草又要比附子少，那甘草开一两二。把它分十次喝——煮出来分十次喝的话，其实他开的量也不重的哦——喝了一次，水就退了。他就说：「看看吧，这个药哦，你汗要发得出来才行。你汗发不出来的话，那个邪气没有出路，反而不好医。」

这是一个参考，以他的医案做为界定的话，治疗水肿的时候，你既然用到麻黄剂哦，发一点点汗反而有效，不一定要要求完全从尿解。当然，你说这个人急性肾炎，如果水肿，他脉浮紧、无汗、人怕冷、裹棉被，那用麻黄汤嘛，对不对？如果有汗就用桂枝附子汤，就照《伤寒》医，因为像桂枝附子汤，主证也有挂到「小便不利」哦，对不对？

这种东西，挂到少阴的太阳病，很多都跟肾的泌尿机能是有关系的。有些是你去看医生也很难搞的病哦，你去西医院检查也是一场大病。不过，在基本的中医常识方面有所认识的话，「感冒」照《伤寒论》医，在家里倒是随手就医得好；大事变小事了。这也是学经方蛮爽快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也还不错呵，有学到有赚到。

这个方子即使今天、明天用不到，我想它的思路，还是蛮简单的。理解了以后，就可以不要再忘记了。

## （九）朱鸟汤

### 失眠时「越烦越好用」的朱鸟汤

接下来，我们来教一个少阴病很重要的方子。



少阴病很多方子都在治「肾阳虚」，肾阳虚是少阴病的本质没有错；可是肾阳虚，水气转不上来，火脏的心脏，没有这个肾水帮它调整温度，烧着烧着，也会烧坏。心阴虚烧坏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方子啊？就是朱鸟汤，也就是黄连阿胶汤。

附子剂的代表方是玄武汤，而《辅行诀》说「附子」的相对是「鸡蛋黄」，对不对？玄武汤的相对是朱鸟汤。

治到少阴病的这种「阴虚」证，张仲景用药，是怎么样的一个路数？很会用**荤药**，阿胶啦、鸡蛋黄啦、肥猪肉啦；他甚至不会用地黄跟你治这个的，因为这个病哦，如果你用素菜的药，滋阴都不够快；而这也牵涉到「少阴病」需要滋的是「哪一种阴」的问题。

【桂11-23 / 宋302】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者，黄连阿胶汤主之。

【黄连阿胶汤方】

黄连四两 黄芩二两 芍药二两 阿胶三两 鸡子黄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纳胶烊尽，小冷，纳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朱鸟汤，它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这个二三日「以上」我想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肾阳虚，水气上不来，然后慢慢心火越烧越大，烧到阴虚了……这也要给它一点时间嘛。少阴病刚得的那个瞬间，并不太会形成朱鸟汤证的，这个我们知道一下。

然后「心中烦不得卧」，这个人啊，变成烦得不得了；而「不得卧」是什么程度的失眠？

说来朱鸟汤的使用范围，以治失眠而言，是一个**相当狭窄**的方剂。怎么讲呢？

好比我们说过「阳虚」失眠的人，他不是那么「烦」，就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睡不着，心情倒还平静，淡淡的。不烦的阳虚失眠，我们有其它药可以医，并不会动用到朱鸟汤。朱鸟汤治的是「阴虚有热」的失眠，也就是一定得「心里头很烦」而睡不着的才行。

但即使你说这个人很烦，可是，现在很多失眠的烦是什么？「心中懊恼（恼）」的烦，在肉体食道那一条的位置很不舒爽。那么心中懊恼的烦，你先用栀子豉汤打通他的心中懊恼，等他通了之后，第一天晚上睡得着了之后，栀子豉汤就撤下，不要再吃了；接下来吃桂枝龙牡汤保护睡眠质量就好了嘛。这样子的也是比较常有的。

栀子豉汤证，那是心火和肾水「撞到了」的时候会出现的身体感，他也不是真的阳虚阴虚，交通一下就好了嘛。所以这种的烦而失眠，也用不到朱鸟汤。

不过失眠病通常都很难治，大家也**不要太努力**啦。临床上，光是西药的安眠药要戒掉就不容易啦。不过现在要戒安眠药也不是没可能，你就戒安眠药的同时，吃甘麦大枣汤，就当作是在戒毒品嘛。甘麦大枣汤那个症状：一直打哈欠、一直流鼻涕，都是「戒毒」的症状。就用甘麦大枣汤把安眠药给洗掉，然后治失眠的中药立刻接续上去，还是有胜算。不过，胜



算也不高，因为失眠的人，有很多都牵涉到灵界干扰的事情，大概是身上「有跟着东西」才没有办法睡，这比较讨厌一点。

当然，就方剂结构而言，朱鸟汤，就是「滋阴」加上「清热（消炎）」，那你说滋阴的药，就鸡蛋黄为主、阿胶为主，那消炎的药，有黄芩、黄连为主。芍药放了二两，是有点怪，不过它还是有理由的，我们待会再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开黄连阿胶汤哦，如果要抓证的话，**标准的**阴虚失眠，它会很有用。什么叫作标准的阴虚失眠？

第一，他在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很烦**，他那个「很烦」是怎样的烦？——我们说小青龙汤抓证，是越「咳」越好用，那种只是微微咳的，病邪没有以冷水的形态聚拢到肺里来，小青龙汤就会难用，是不是这样？——那朱鸟汤也是这样子哦。

它是越「阴虚有热」越好用，那种失眠的患者是这样子：**黄昏的时候开始越来越烦**，越到晚上更烦，半夜十二点烦到受不了。那个「烦到受不了」是什么样？就是睡不着，他**生气**啊！站起来在房间踱来踱去、踱来踱去。或者是在床上翻来翻去，烦了；于是爬起来看电视，不好看，关掉！吃宵夜，不好吃，倒掉！一路就做一串有的没有的事情，整个人精神很亢奋、很急躁，到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了让自己舒爽，只好绕着房间踱圈圈哦。

「**心中烦不得卧**」，**烦到在床上都躺不住了**，不是乖乖躺在床上失眠，而是「站起来跟失眠对抗」的那种感觉……这样的状况，这个方子就很好用；如果不齐全，就不好用。这是一点。

## 《辅行诀》中的朱鸟汤主治：热毒痢

另外呢，我觉得张仲景在使用朱鸟汤，是仅使用到它的一个面向，他只以一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使用朱鸟汤。

但是朱鸟汤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张仲景比较不碰的，就是《辅行诀》里头的朱鸟汤：

梁·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

### 【小朱鸟汤】

治天行热病，心气不足，内生烦热，坐卧不安，时下利纯血如鸡鸭肝者。

鸡子黄二枚，阿胶三铢，黄连四两，黄芩、芍药各二两。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连、芩、芍三物，取三升，去滓，内胶，更上火，令烊尽，取下，待小冷，下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 【大朱鸟汤】

治天行热病重下恶毒痢，痢下纯血，日数十行，羸瘦如柴，心中不安，腹中绞急，痛如刀刺。

鸡子黄二枚，阿胶三铢，黄连四两，黄芩、芍药各二两，人参二两，干姜二两。

上七味，以水一斗，先煮连、芩、芍、参、姜五物，得四升讫，内醇苦酒二升，再煮至四升讫，去滓，次纳胶于内，更上火，令烊，取下，待小冷，纳鸡子黄，搅令相得即成，每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辅行诀》里面的朱鸟汤，虽然有治到「坐卧不安」这件事情，可是它的主证是什么？主证是「肚子痛得不得了，下痢，拉出来的血像鸡鸭肝」这样的症状。

像这种细菌性的肠胃炎，肚子很痛，下出血块……这样的主证，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人可能原来是少阴病，而少阴病的人基本上抵抗力、免疫机能就弱，身上细菌容易乱长，然后转成朱鸟汤证？而一个阴虚的人，就容易火旺、容易发炎？于是就产生阴虚发炎的肠胃炎。这古时候叫作「热毒痢」，热毒痢是朱鸟汤非常主打的一个层面。

而热毒痢这一块，也是**伤寒跟温病的接点之一**，到热毒痢就算是温病了。

所以朱鸟汤证，如果说后代的方，温病学派的那些「定风珠」一系列的方子，都是朱鸟汤的衍生。

《辅行诀》在讲这个病机的时候，只说「心气不足」，从这里我们会知道，古方派的世界，如果讲「心气」，常常是指「心阴」而不是心阳；比如说杂病治热吐血的二黄泻心汤，也说「心气不足，吐血，若衄血者，泻心汤主之」。「肾气」比较是指肾阳，「心气」是指心阴。

## 消化轴的炎症与失眠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朱鸟汤治疗热毒痢」这件事情，再放回「失眠」的框架下来看的话，其实有人做过这样的观察的：

一个朱鸟汤证的人，他「心中烦，不得卧」，你会发现这个人是这样子：他是少阴病，一开始是扁桃腺发炎，而他又是阴虚体质，一团火在烧，这个发炎就沿着消化道一路发炎下来。

你说他是不是一定会发炎到肠子，变成热毒痢呢？那未必，不一定会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人从咽喉到肠子哦，都是处在微微地充血状态，所以看舌头，他的舌头一定是很红的，脉一定是跳得很细数的。本来是喉咙发炎，慢慢就蔓延下来，整条消化道都有些发炎。

若是用中医的病机学来说，你要说这是心火烧成小肠火也可以；心与小肠本来就是表里关系，是一整套的。

这种消化道发炎的人，以西医的说法来讲，他的自律神经会一直绷在那里，交感神经非常紧张，这样的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睡了。

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黄帝内经》会讲「胃不和，则卧不安」，当一个人肠胃有什么不好的时候，他自律神经就是转不过来。当然，即使病因也在肠胃，若是单纯的自律神经切换不过来，不关系到发炎的，就用半夏，开半夏秫米汤就好了。

朱鸟汤证，就是那种因为有这种消化道炎症，弄成这个人怎样都不能睡；那就一定要把消化道的炎症退掉了，这个人的自律神经才会松得下来，才能够睡。

于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它的用药：二黄（黄芩、黄连）消这个发炎，这没有问题。

然后呢，阿胶跟鸡子黄，你可以说是在滋阴的。阿胶可以让血安稳下来，我们说阿胶是地下的「济水伏流」做出来的驴皮胶哦，所以能够「定血」。

因为它的症状，在古方的世界是牵涉到热毒痢的，所以才会用到芍药。因为肠胃发炎的肚子绞痛，比如说黄芩汤证，你不用芍药是没有办法松开的。我觉得在这个脉络下用芍药是比较有意义的。

## 滋「哪一颗心」的阴？

那么你说：蛋黄何德何能，可以跟附子相提并论呢？当然也可以说，蛋黄本身也是一味过了喉咙能够消炎的药啦，鸡蛋黄的这个效果很好。

不过，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人形而上的观点，在「象征符号」的领域，讲蛋黄是什么？

蛋这个东西，中间悬浮着一坨蛋黄，你摇来摇去都不会歪到旁边的。

这样的东西，在人体对应到什么？就是「无形的心」嘛。人体有个东西永远悬浮在胸口正中间，就是人的灵魂的那颗心。于是蛋黄就可以滋「灵魂那颗心」的阴了，姑且先这么说。

可是，你现在会想问啦，既然是「灵魂的」那颗心，它的「阴」在哪里？它有物质的部分吗？说得也是哦。如果你是要滋那个「在跳动的那颗心」的阴，那是仲景两大滋阴方的另外一个大方：「炙甘草汤」啊！有大量的地黄养血，有「胃之络脉」的引经药麦门冬通到虚里去扶助心跳……那才是滋跳动的心的阴。

而灵魂那颗心的阴在哪里？

当然，大部分的中医，在这种事情上，根本是不龟毛的，灵魂的这颗心、跟跳动的那颗心，常常是没有在分的嘛。那你说不分，有没有错？

不能说错呐，几年之前，倪海厦先生到台湾来面试学生的时候，在南投的弘明学园做了一场演讲，他那个时候就有教朱鸟汤。他讲得很生动活泼啊，他说：

人的心脏在跳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有「一滴血」留在中间，这个心阳才镇得住。如果妈妈有一天回家，小孩子恶作剧从门后吓她一跳，噗咚一声，心脏一挤，把那滴血挤出去了，而心脏之后仍是进多少血就出多少血，挤了那一下之后，那心里面就一直少了那一滴血。少了那一滴血，那个人一辈子就都心中惶惶然不安哦。于是你要用永远悬浮在中间的鸡蛋黄，把那一滴血给召唤回来。

这听起来好像芍药跟阿胶也都有意义：芍药帮忙把血叫回来，阿胶定住那滴血。那滴血归位了之后，那人才可以睡得着了。

我初听的时候，也觉得蛮合理的。刚好有个朋友，他爸爸是那种家庭暴力的父亲，他妈妈从前每天都活在受害的恐惧之中，变得很难睡。他们家的人，妈妈跟姐姐吃了朱鸟汤之

后，都很好睡。这代表倪海厦的那套说法也可以套用。只是不符合标准《伤寒》学派的说法，但是也有这样子用而有效的。

我觉得「心灵创伤」的失眠，乖孩子的《伤寒论》首选是柴胡龙牡哦……。那个用朱鸟汤有效，我觉得蛮佩服，但那是野孩子的《伤寒论》哦！

「无形的心」的阴，它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看鸡蛋黄的成分，就很简单。「无形的心」的阴在这里，我们的脑袋。鸡蛋黄是最直接补脑的药物，安脑就吃鸡蛋黄，超级好消化的高级胆固醇，吃进去之后，脑子就得到补了。

所以才会说附子跟鸡蛋黄是相对的东西，因为有附子却没有胆固醇，你命门火还是点不起来啊——肾上腺的中胆固醇转换成类固醇的机制，比较对应到中医说的命门火、肾气——这脑子、神经烧到已经虚了的时候，你非得用鸡蛋黄，肾气才能够回复哦。

附子跟鸡蛋黄的相对，非常有意思，以命门之火的存在而言，附子是补「阳」的那一部分，鸡蛋黄是「阴」的那一部分。

## 少阴病的「肾水」是胆固醇

之前说，真武汤的药效，好像是唤醒人体「未分化的干细胞」的机能，可以修补很多西医说的不可逆的缺损。而鸡蛋黄，它自己就是整颗未分化的干细胞。

这两者加起来，是有某种意义的。在火神派的用药路数来讲，你可以先吃附子剂，吃到整个人好像补到要爆了、上火了，然后再吃一帖朱鸟汤，把整个人的阳气都收纳进去，人就健康起来了。这就是「玄武」跟「朱鸟」的循环，是我们台湾人补身体非常需要的。

历代医家都知道，「存津液」是张仲景医学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太阳病」要存的津液比较是和「泌尿的肾」相关的，那是「水分」的津液；但「少阴病」的「津液」，就除了水分的津液之外，还有「内分泌系统」的肾上腺的津液，而那就是胆固醇了。

太阳病的阴虚发热，要调补「津液」，这你还可以把「水」字代进来；可是少阴病的阴虚，或者是中医一般论的「肾水」，要补的「阴」就偏到「胆固醇」这一边了，开药要用肥猪肉、生蛋黄。

当然，现在对西医新闻比较热衷的民众，也会说「鸡蛋黄是好的胆固醇」，虽然说是好的胆固醇，但大家都有旧习惯：今天中午跟家人吃饭，「来！这是好的胆固醇，没关系。」「哎呀，虽是好的，但我还是不敢吃！」人就是这样不可理喻。

对了，「好的胆固醇」这种话不是我讲的，是我舅舅讲的，我现在已经懒得讲这些了。

鸡蛋黄用在别的地方，像经方里头，排脓散也用鸡蛋黄。你吃了鸡蛋黄，马上身体里面胆固醇变类固醇来消炎啊，那脓就很容易排得出来。

至于说鸡蛋黄一直烤一直炸一直煎，最后逼出蛋黄油来；那蛋黄油是擦各种疮伤像仙丹一般的好东西。那这层面……卵磷脂什么的……我们今天就先不讲了。

## 朱鸟汤的推扩使用范围

前面定义了朱鸟汤的使用范围……当然你也可以说，今天我们台湾人，阳虚的人多、阴实的人多，阴虚的人，倒是没那么多；可是呢，如果一个人的体质是上热下冷，那朱鸟汤还是有办法把它的上热引到下面来，有交阴阳的效果。那如果这个人是上热下冷的血崩、尿血、便血、咳血，朱鸟汤还蛮有止血跟修补的效果的。这个先知道一下。

西医有所谓的「干燥综合症」，就是眼睛干、嘴巴干……这种症状，那朱鸟汤可以帮到一些哦，但我觉得这种病，如果有附子的话会更好一点。

那干燥综合症的人，嘴唇发红啦、睡眠很差啦、每次月经都像血崩一样啦，喝朱鸟汤，你月经就不血崩了、睡眠质量变好、人发干的状况好得很快。这个也是晓得一下，当然我们临床上也不是每一种都是用朱鸟汤；主证愈合的愈会有效。

那如果阴虚的人，「心烦不得眠」是到了五心烦热的程度，整个人是枯瘦枯瘦的，那这种人用朱鸟汤可以。没有到这种程度的，吃吃小建得了，还不必用到那么厉害的药。

那治疗便利脓血的时候，它常常可以跟其它的方子合并，像我们下次会教的桃花汤，就是很常跟朱鸟汤合并的方子。

那你说今天临床用这个方，黄连是不是要放那么多？那要看你心火有多旺啦，心脉如果没有鼓得尖尖的，那也不用放那么多，看体质放就好了。

一般如果是搭一颗蛋黄，各个药两钱上下也可以了。

那煮的时候，先煮黄芩、黄连、芍药，等到那个水变得比较少了，把那个药汤关火，把植物的药渣捞掉，阿胶你要先叫药局帮你捶碎，捶碎的阿胶倒进那个汤里面搅动，趁那个汤还很烫的时候，把阿胶倒进去搅化，阿胶如果煮得太久的话，当然，以它这个补血小板的效果来说的话还好，但如果你要它的镇定之力比较强的话，你就不要让它滚太久。

而阿胶也不是那么容易化的东西，所以你调到它化掉的时候，那个汤也差不多从烫的变成温的了，你去尝一口那个汤，觉得那个汤都不烫嘴了，再下鸡蛋黄。也就是「阿胶不要滚久，鸡蛋黄不要烫熟」，不要让那个蛋黄烫下去变蛋花汤。

## （十）附子汤

### 水气转不上来的背冷

接下来，看附子汤：

【桂 11-24 / 宋 304】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 【附子汤方】

附子二枚，炮去皮，破八片 茯苓三两 人参二两 白朮四两 芍药三两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它说「少阴病得之一二日」，这也是才刚开始哦。前面说过的朱鸟汤或是麻黄甘草附子汤，都比较是拖了一点时间之后，附子汤证，是在朱鸟汤证出来之前。

这个人因为肾阳不足，所以他的水气（背后的阳气）转不上来，所以它的「第一主证」是背发冷，所以，如果一个人觉得「整个背部好冷」，那通常就是附子汤证。

得之一二日，口中和，特别强调是「口中和」，嘴巴还没有渴。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伤寒论》有另外一条——我这个「因为」也是乱掰的啦，说不定张仲景也没这样想——《伤寒论》有别条也是会背发冷。《伤寒论》有三条讲到背冷，「背冷如巴掌大」是痰饮，中国人爱用苓桂朮甘、日本人爱用小半夏汤；「背微恶寒」是白虎加人参汤；那整个背特别怕冷发冷，是附子汤，这三个要分开。

白虎加人参汤证就一定不是口中和，口中通常是非常的渴的，以「口中和」作为鉴别点就分得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张仲景说「先灸」，至于灸什么穴道啊？讲义上我是挑《医宗金鉴》说灸膈关，但其实你灸关元也可以啦！可以让阳气转上来的穴非常多嘛，直接灸背也可以。像是前面讲的死证六条，直接让病人趴下来用大灸法，如果不格拒的话，也有救得回来的可能。

灸了之后让阳气回来，然后呢，你可以喝附子汤。

附子汤在药理上就没有要讲那么多，它跟真武汤有一些类似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附子汤的单独存在价值比较好啊？因为，它的主证，如果只是照《伤寒论》的讲法，不太能够看出为什么要用这几味药。

附子汤，它不像真武汤里面有生姜。附子汤证本身是一个阳虚气虚，甚至津液（指水的那一种，不是胆固醇的那一种）也不够，所以背后的热水气转不上来的病，不是直接牵涉到水毒。而生姜是**对付水毒**的时候特别重要的，附子汤不是要对付水毒的，我们生姜就拿掉。

相反地，它加了不多，也就二两的人参，就给这个人多一点气、多一点津液，搭配附子，也就比较多有水可以转上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茯苓三两，标准剂量。

芍药三两。我们说茯苓芍药结构，在这种桂枝去桂加苓朮汤啦、真武汤啦，都是要让芍药把水拉下来，好待会儿让附子转上去的，所以这样子的用药是可以理解。



炮附子放两颗，相当重。这个人肾阳比较虚，附子要放得比较多。放两颗附子的话，同学们在煮药的时候要记得，要煮久一点哦，煮两个钟头比较安全。因为从前就有同学第一次喝附子剂就喝附子汤，麻得很惨，吓都吓坏了。

## 白朮的用多与用少

可是有一味药呢，会让人觉得：「咦，它为什么要这么放？」就是这个白朮。

真武汤的白朮，是五味药里面量最少的。真武汤最好不要白朮多，白朮多了，这个药就挡在那边先上火，白朮少了反而不上火，真武汤的白朮多了，会挡住其它的药转那个圈圈。

可是呢，相对来讲，附子汤的白朮还**特别加量**，那，这个加量是要干什么？我想，这地方有两个角度可以去碰触这个话题：

一是，白朮有个药性是「**利腰脐间血**」，那**腰跟肚脐之间**怎么利啊？那里是人体的带脉。白朮是「固带脉」的一味药，你说「要怎么知道白朮是固带脉的？」在〈妇人篇〉有一条，也是用附子汤：

【桂 16-3 / 金匱·妊娠 20-3】

妇人怀孕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之。

〈妇人篇〉那里是讲说这个女人怀孕六七个月，然后开始脉变弦了，开始容易发烧，觉得肚子好胀，又怕冷、又肚子痛，整个肚子感觉「好像胎儿要掉下去、要垮下去了」。水毒体质的人，怀孕的时候很容易流产，临床上大概就是这个调调：胎儿栓不住。

你要栓住那个胎儿，你就必须要用力补强带脉。所以在这个角度之下，用那么多的白朮是有道理的，尤其古方是用「生」白朮，效果是很不错的。

即使是一般的腰痛，你一次就开现在剂量的一两二两以上的白朮，可以加点去湿、祛风、活血的药，效果通常也很让人满意。

〈妇人篇〉这件事情，如果再扣回《伤寒》的话，大陆郝万山教授在教《伤寒论》有讲到一个例子，他曾经遇到一个女的，讲说：「我在怀孕的时候，整个背都冷得一塌糊涂，小孩生出来才好，我才知道原来身上那么多东西都给小孩抢走了。」也就是当一个人有小孩的时候，这个区块的能量是会被小孩分走的；附子汤证，跟「身体养不起小孩而流产」，是非常接近的一种状况。那这样子我们知道的话，就会明白，白朮的「养胎」，在附子汤证，是因为命门火衰气散、加上太阴区块虚了，带脉没有力了，小孩子收不住了，这样子的症状是可以附子汤的。不用怕附子会造成堕胎，用了反而能固胎。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白朮的「固」的药性对「太阴」区块造成的影响。

好比说，傅青主医派的「完带汤」，认为白带，是脾胃抓不住吸收到的营养而失手掉下去，所以多用白朮、山药，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抓住、固涩住。而在仲景医派，下利清穀，拉出来的食物还有原来的形状，那是肾阳不足的寒病，要用四逆汤，治「只是太阴虚寒水泻」



的理中汤就没有用。那么，下利清穀，用〈霍乱篇〉的附子理中汤好不好呢？四逆汤里有的药它都有，而且还多一味补脾胃的白朮……结果，附子理中汤在「感冒」的框架下，反而没有四逆汤好用（在『霍乱』的框架下，治四逆汤证。附子理中却往往会比四逆汤好用）。也就是这个「固太阴、养太阴」的朮啊，同时也会把本来去更下焦的地方补肾的药，给留在太阴脾了。所以真武汤的朮要比附子少一点，附子才下得去，才能好好补到肾阳；不然会上火。

真武汤的白朮、炮附，大约是二比三；而附子汤，若我们把一枚附子计为汉代的三两，朮附比是四比六，和真武汤中的朮附比一样。

我想，就是经方用药的一个数学逻辑，不到这个比例，附子不能好好地对命门起作用。

## 第二组辨证点与本方的临床运用

附子汤后面的十一之二十五条，它又给了我们一组相关的辨证点：

【桂 11-25 / 宋 305】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

它说，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这个病如果不是脉沉的话，听起来简直是麻黄汤证了，对不对？骨节酸痛什么的。

但如果一个人是手脚冷、手脚痛，而脉是沉的，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补阳气，把他的气通出来，把寒气赶出去。这个时候，附子、白朮结构，本身就有一些驱风湿的效果。在这样的脉络下，附子汤，是很好用的。

但这一条在〈少阴篇〉里面并不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红？其实很好用的啦。如果一个人感冒脉沉了变阴证了，躺在床上手痛脚痛的，这个时候当然是用附子汤啦。

和这个汤证的身体感很像的，是麻黄汤、大青龙汤、桂枝附子汤，和桂枝新加汤。前三个方脉都是浮的，所以不难分辨；但桂枝新加汤的水气不足、逆络不通，脉是沈的，会有一点令人搞不清楚。不过到底新加汤是太阳病、不是少阴病，如果你多观察一下病人身上的少阴病特征充不充分，还是分得出来的啦。

而在〈少阴篇〉本身，真武汤证也是会手脚痛的，但真武汤证的手脚痛是以「沉重」为主，如果你得过真武汤证也得过麻黄汤证，就会知道那不一样，麻黄汤证的「痛点」比较清晰。而附子汤的痛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一种。

那附子汤临床可以怎么用？

这个汤哦，补阳气、驱风寒、通四肢之外，又固护带脉。一般来讲，一个女人月经的病，比较算到厥阴、少阳之类，不一定是从带脉治。可是，有的时候，月经痛也可以是附子汤证。

月经痛的时候，如果妳是手心烦热的，那是温经汤证；而如果是手脚冰冷、手脚酸痛的，用附子汤。

温经汤，是寒在「血分」的下腹腔，而寒在血分的下腹腔，人体侦测到那个寒，就会拼命地生热来抵抗那个寒，所以人会发燥热；最常见的，当然就是更年期啦。人体的自我侦测与体温调节的问题，在六经辨证来讲，比较归属于少阳；温经汤的方剂结构，并不像当归四逆汤那么地进到「厥阴」的区块里面去；反而比较像黄耆建中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走在「偏里面一点点」的少阳。

如果她是寒在气分的命门、带脉区块，人体通常就不会起「侦测到寒的生热代偿反应」的。温经汤证是关系到厥阴跟少阳的交界，人体才会自我侦测到，乱发热；附子汤的不会。

同样是月经痛，有温经汤证的，也有附子汤证的。那，有没有当归四逆汤、有没有麻黄附子细辛汤证？那当然都有。你就抓主证开药，就好了。最常用的当归芍药散和小建中汤没有效的时候，要往这些方向辨证看看。

以这样的角度看，很多杂病，都有机会用到附子汤的。

如果一个人就说莫名其妙背特别怕冷，脉是沈的，就算别的主证你抓不清楚，附子汤就先开下去了嘛。说不定这个背怕冷医好了，其它的病症也跟着好了。比如说同时头上各种发炎，吃附子汤水转上来总能消炎嘛，这是一点。

另外，就是治驼背。小孩子有驼背的习惯，那是膀胱经气不够，多吃附子汤背会比较挺。如果他觉得挺起来会难过，那是有痰在牵扯；之前讲过，像小孩子的胸部形状若变成水桶胸，常常是牵涉到痰饮的大陷胸汤证。

你用附子汤，就加点驱痰的药。大家开的时候，自己加加减减就可以了，这个先不讲了。

（整理者：郭秘书）

## （十一）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 1

### 血分寒的扯痛感

【桂 11-26 / 宋无】

少阴病，脉微而弱，身痛如掣者，此荣卫不和故也，当归四逆汤主之。

【当归四逆汤方】

当归三两 芍药三两 桂枝三两 细辛三两 木通三两 甘草二两，炙 大枣二十五枚，劈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当归四逆汤。一冲过来路都是很重要的方子，今天是在飊车啊。

条文我们先顺一下，因为〈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这个条文是桂林本独有的，在宋本《伤寒论》里面，当归四逆汤第一次出现是在〈厥阴篇〉，不是在这里。不过我觉得，〈少阴篇〉有这一条也好。

它说「**少阴病，脉微而弱**」，首先同学记得一件事，当归四逆汤证的「标准脉」就是：那个脉啊，**弱到你几乎把不出来**，也就是这个脉「隐隐约约」的快没有了，这种时候，上中下三部都是这样子的，你就要先想到当归四逆汤。

然后，它说「**身痛如掣**」，这个「身痛如掣」，就让当归四逆汤的「身体痛」，跟附子汤、真武汤都分开了。

「身痛如掣」的这种身痛，临床上在得少阴病的时候会会不会遇到？会。

这个人在床上，**不动的时候不痛，动的时候会觉得扯到一下而痛**。虽然不一定是你们常见的，我倒是有这样的经验过。在阴证感冒的时候，「动一下，会扯痛」这是有的。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病机来讲，到底要算是少阴还是厥阴？严格来讲是「厥阴」，可是以症状来讲，往往那个人是先得少阴病，然后，发现自己有这个状态。所以在少阴病来讲——我们先不要用到那么厥阴的讲法——少阴病这人体质就是偏虚偏寒，那他如果寒到血分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如果他寒在气分的话，气分是「无形的身体」，除了十枣汤证的痰水那一类的东西扯到之外，纯粹的虚寒，不太会被扯到的。但是寒到血分、血管特别寒的人，那是有形的身体，一扯到，就会有痛的感觉。

它说这是「**荣卫不和**」，我想「荣卫不和」也是个象征的讲法。就是血管外面跟血管里面，有了一种差异，这个差异，当然严格来讲，也是「厥阴病」比较会有的「阴阳分裂」。能量都在气分那一边，血分这边已经冷到整个没有能量了、快冷死了。

——气分那边那么多能量，不给血分，就好像：「这死鬼，都不回家，薪水都不拿回家里面给老娘买菜！」非常「老公无良」的气氛。所以是「荣卫不和」，夫妻吵架。

那，当归四逆汤是要干嘛？

当归四逆汤就是「把阳气引到血里面」的方子，理论蛮简单。一个有当归的方子，当归就是「我家有只河东狮」嘛，老公不敢在外面玩。所以有当归，阳气就会被抓回血里面了。

我们说当归补血汤，这么多黄耆，都一点不漏，抓来养血；你说单吃黄耆会补气补到爆，你加一点点当归，就一点都爆不了，全部都补血去了，这当归太厉害了。「死鬼你给我回家！」就是「当归」嘛！

当归把阳气都引到血分来。那，结构上来讲，桂枝、芍药、甘草，都是桂枝汤的主结构，只是这病不是要发太阳感冒，所以不一定要生姜把风气给逼出去。那大枣要不要加？要，大枣加得越多，吸到的营养越往血分去。大枣好像是脾胃通往血分的筛孔一样，多一个大枣就多一点东西到血分；而生姜是从血管往气分的筛孔，多一点生姜就多一点东西到气分。药物的能量是这样子转的。

大枣要放到二十五颗。其实中医里面是有「中医『数』学」的，只是这一块我不敢碰。像从前有一本，好像是某某地方的神坛乩童写的方书，写什么「如果你要治这个病就要用葡

萄籽十七粒」，多少颗就刚好治什么病。中医还是有「数」的，这「数」是什么，请容许我到活今天也不懂。

但是，如果是《思考中医》的刘力红在讲的这个方：你看啊，炙甘草汤是要超级滋阴的，要三十颗。因为二是阴数，所以二加四加六加八加十，这样是三十。而一加三加五加七加九是二十五，所以二十五颗是所有阳数加在一起的一个数字，是「群阳会」，治血分阳虚；炙甘草汤是「群阴会」，治血分阴虚。当归四逆汤的结构，在方剂里面是补血的，但是，是补血中之阳，而不是补血中之阴，而炙甘草汤是补血中之阴——这样子一种数学上的说法。

刚刚我们看到的朱鸟汤，鸡蛋黄要放「两颗」，因为要滋阴的，一颗就太「阳」了，要两颗才「阴」，这是中国人的说法。

中国人的宇宙观，我也不知道这个「象征符号」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看人的脸，就以「人中」这样上下一分，上面的都是两个孔，底下的都是一个孔，分成上六窍跟下三窍：耳朵两个孔，眼睛两个孔，鼻子两个孔。然后人中下面嘴巴一个孔，性器官一个孔，肛门一个孔。所以上面三个阴是坤卦，下面三个阳是干卦，那就是「地天泰」，这样子的人体才能够正常运行。

——中国人的数学就是这样子搞的。但这一块的本质，我终究什么都不懂啊……。

至于细辛啊，你说血分有寒，弄到你会扯痛，那你总要把这血管里的寒气逼出去吧。细辛可以挑掉身体里面任何「水（液体）里面」的寒气，所以用细辛。

那至于木通，木通是典型的「导赤药」。什么是「导赤」呢？你心这个地方火太旺的时候，它可以把你的心火压到小肠，从小肠通到膀胱，然后尿出来的尿是很黄很红的颜色，这样你的心火就泄掉了。所以它是典型的引心火入小肠的药。

桂枝汤结构，本身是从心开始作用的一个方子，而你用了木通之后，就可以把心阳往下面压入小肠。

那你说这个动作，如果要纯粹以血分来讲的话，就是心阳压到小肠，从上焦到下焦，把热带到比较阴、比较血的地方，这是一个说法。

甚至有人说，细辛也会有这个效果，但是我不敢讲绝对。倪海厦先生开药，是说细辛可以把心火引入小肠，所以觉得小肠火不够，就开细辛。但是，卢火神是认为，能够把心阳打到下焦的，是菖蒲，所以遇到下焦火不够就开菖蒲。

那至于谁比较对？对不起，我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当归四逆汤是很爱吃，但一直都不知道心火有没有下来，大概我心本来就没什么火啊……。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心火如果确实能透过这个机制降到小肠，就意味着这心火会在关元入命门哦！所以说，这个汤能不能补到肾阳？可以哦！能够下到小肠的火，就是能够补到命门的火。所以在这个脉络下来看，它还是可以算到「少阴药」。「阴阳不接」这件事是厥阴，可是「心火入小肠」这件事是少阴。所以这个方子的存在「位置」是比较暧昧的。当然木通这味药的细部，我们下礼拜再说，我们今天是介绍这个方子的大概走法。

那么，这一条是桂林本独有的条目，感冒了，阴证的脉，身体在这样子扯痛的时候，是有效的，我们就接受它。

而且，这个「身体不动不痛，动了会扯痛」的感觉，几乎是全身哪里有这样的状况，用这个方子，都会有效，也不必一定要限定在少阴病的感冒。郭秘书啊，还有班上的同学，都在讲：有扯痛感，只要主症框没有偏掉太多，都会很有效的，包括落枕、肩酸那一类的、还有月经的痛。

至于坐骨神经痛类的、椎间盘凸出类的，早在桂林本出现、提出「掣痛」这个主证之前，历代经方家就已经用得很顺手啦。

## 稍微提一下「厥阴病」的当归四逆汤证的身体感

而〈厥阴篇〉十一之七十二条，要请同学先跳过去看一眼：

### 【桂 11-72】

伤寒，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主之。

#### 【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方】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细辛三两 甘草二两，炙 木通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劈 人参三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九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方】

吴茱萸二升 生姜半斤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当归三两 桂枝三两，去皮 芍药三两 细辛三两 甘草二两，炙 木通二两 大枣二十五枚，劈

右十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 【宋 351】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

### 【宋 352】

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

它说「伤寒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主之。」这一条在宋本《伤寒论》，是手足厥「寒」，不是写手足厥「逆」。宋本「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是用当归四逆汤原方，没有加人参、附子，加人参、附子是桂林本独有的。

相对来讲，当归四逆加参附汤是桂林本加出来的，而它在〈少阴篇〉多加了一条，把原方当归四逆汤放进去。原来宋本放当归四逆汤的地方，桂林本放成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

接下来，它讲到「内有久寒」的人，宋本是写「加吴茱萸生姜汤」，那桂林本是写「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宋本是萸、姜，桂林本是萸、姜、附，有这样的差别。但用起来效果都蛮好，所以我们不必太计较这个差别，当归四逆汤本身的主结构就非常好。

你说加了萸姜附，加了那么多生姜，你说这个药还能入血分吗？我说，对不起啊，当归太强了！所以还是能入血。生姜只是帮忙把寒气逼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方主轴结构还是在血分，仍是一个能把阳收纳到阴里面的方子。

「脉细欲绝」，是当归四逆汤很好抓的一个主证。血分的能量不够，阴阳分裂，这一条厥阴肝经虚损了，就会出现这样的脉象。

那么，当归四逆汤证是手足「厥逆」，还是「厥寒」？因为我们桂林本写「厥逆」，它加人参、附子，听起来也就合情合理。手脚如果是厥逆的话，的确是加人参、附子就好。

但是呢，如果照「宋本」写的「厥寒」的话，历代中医，也有人说：张仲景别的地方都写厥「逆」，只有这个地方写厥「寒」，那「厥寒」跟「厥逆」是不是有所不同？我想，后来中医有一些看法，认为说，「厥逆」的人是冷得手脚缩起来，缩起来是一个主动的动作；但是，「厥寒」的人，就摊在那边不太会动，而他手冰掉，是别人摸的时候才觉得「欸！你手指好冰！」，他本人不一定知道。

这东西讲得有点扯蛋，没什么学术上的正确；可是临床上还是有点用，因为厥阴病的病人，手脚一下冷下来，他本人不见得会非常有感觉（当然也有人是很感觉的）。尤其是厥阴病的「阴阳不相顺接」的状况，还不是很严重的厥阴体质的人，他手指尖，阴经、阳经相通的地方，是「要通不通」的、通一下堵一下的。你跟那个人相处，如果你过一下子去摸一下他的手指，他在一个钟头内手指头可以忽热忽冷好几次的，这是当归四逆汤好用的证状之一。

但是你要说典型的「手指头冷掉」的病是什么？雷诺氏症嘛，对不对？天一冷就手指头发白啊发紫啊发青啊。那或者是治冻疮，有没有用当归四逆汤？也有啊！还不一定要吃下去，热熏温泡就有效。

如果这个人体质很冷，冷很久了，那就是用「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吴茱萸破阴实，把这个厥阴的寒逼开。

这件事情，我被同学问过一個很白目的问题，他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久寒？」我说：「你在医感冒还是医杂病？如果今天感冒了变成当归四逆汤证，当然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现在说的病人，根本是天天都在当归四逆汤证，这还不够久吗？」都已经是杂病了，还问我是不是久寒？那当然是「久」啊！

医久寒的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它还加酒呢。加六碗酒下去煮，这样子效果可能比较足。吴茱萸书上写加两碗，我今天还不敢加到两碗。我现在吴茱萸只用到一碗，真是让人瞧不起啊……。

如果一个人末梢特别虚冷的话，当归四逆汤这倒是有用。「末梢的虚冷」你要说专病专方的话，手指的皮肤特别会粗糙硬化的，比如说富贵手，若他是「脉细欲绝」的，那就是当归四逆汤。

因为我是小时候盲肠炎割掉的阑尾的人，所以我大概每一两年就会掉落到厥阴病一次，这个感觉就是：小腹旁边这一条闷痛闷痛的，而且你按来按去，不知道哪里是痛点，因为痛的是灵魂上的经脉，所以肉体上你也找不到哪里痛。

闷痛得让人很烦很烦，这个时候我就会吃当归四逆汤加萸姜附。如果你科学中药怕吃得发燥的话，你反佐一点阿胶也没有关系。而且一般科中的当归四逆汤啊，大枣也不够。一罐科学中药两百克，里面再加三十克大枣、三十克生姜、三十克附子、三十克吴茱萸，再反佐三十克阿胶，这样吃起来还蛮舒服的。**厥阴经在闷痛，吃当归四逆汤。**

我这样子吃下去，感觉非常戏剧化：闷痛的感觉就从旁边慢慢往中间跑，从两边集中在胃这个地方，小腹侧面的痛变成胃痛，然后开始嗝气，嗝完气胃痛就好了。那这气从哪里来？不知道。

当然也有别的方法，我有时候会用灸条在从前割过盲肠的位置，上下灸灸，那肚子也会有咕噜咕噜有胀气，然后开始嗝气或者放屁，气出来了就好了。也就是割过那一道厥阴经少了那一点东西，久了就会堆脏东西，气不通，寒气堆在那边是不行的。

所以，当归四逆汤能不能直接作用在厥阴经？我觉得厥阴经这条东西就是这样子：中国说的五行，风木之气就是阴阳相交之气，那你一个方子是特别「相交阴阳」的，就会跟厥阴经起共鸣，就会增添风木之气。

你说吴茱萸汤，会不会动到厥阴经？吴茱萸这味药是有臊味、直接走肝经的，但是它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动厥阴经的。

相对来讲，乌梅丸跟当归四逆汤，都是因为这种「交阴阳」的药性，而跟厥阴经起作用。

那你说当归四逆汤证，这个人已经是血虚寒了，用吴茱萸会不会更血虚啊？其实还好。吴茱萸的燥，是燥在气分的水，不全是燥在血。所以吴茱萸的发燥比较不太到血分那边的，它把痰打掉而已，你反佐了阿胶，就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同样是厥阴病，什么时候要用当归四逆汤，什么时候要用吴茱萸汤？我想，「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是非常标准的当归四逆汤证，「烦躁、呕吐、头痛」那一串的，是吴茱萸汤证，对不对？

当归四逆汤医什么啊？厥阴经关系到**下腹腔的免疫机能**，而免疫机能关系到淋巴，淋巴关系到少阳，所以这个「假少阳病、真厥阴病」这件事情，也关系到当归四逆汤。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的下腹腔的淋巴都一坨一坨的，那个是当归四逆汤。不一定一帖两帖就好，但你总要把厥阴经搞好，下腹腔免疫失调的反应才会好，所以这也是可以从厥阴治的少阳病。



因为当归四逆汤治血冷、血虚、血不通，那如果这个人血冷血虚，脉细欲绝……那能够医的病，太多了呀！「手脚冷、脉细欲绝」这一组主证，挂到月经痛也可以，挂到阳痿、睪丸痛、痔疮也可以，挂到坏疽、脱疽、牙痛、骨癌也可以，挂到心脏病也可以，挂到头痛也可以，挂到高血压也可以，挂到脑梗塞也可以。西医说的什么病都可能挂到呢。这样子不是很好医吗？那你说会不会挂到坐骨神经痛，可以啊！各种关节炎、大腿骨坏死也可以，不过这种病要加点地鳖虫、丹参、续断、牛膝、鹿角胶、黄耆之类的吧。

那各类的肠胃病，你不要说肠胃的病关系不到当归四逆汤。肠胃的免疫机能到底跟厥阴有关，如果你这个人是胃痛，你也把一下，「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有没有？那甚至是寒证的疮，热证的没办法，寒证的丹毒啊、乳腺炎啦。妇女病慢性盆腔炎、不孕症、「今天有、明天又没有」的肿瘤啦，当归四逆汤常常都挂得到。反正摸摸手把把脉，几乎把不到，就是抓到主证了；常常听同学们在那边自怨自艾：「我把功夫脉很烂。」当归四逆汤很好啊，「把不到」就开啊。还怕你功夫太好了呢。实在是太爽了。

当归四逆汤的可使用范围的推扩，战果辉煌的人，恐怕是当年台南的朱木通了。台南的朱木通遇到一个人盲肠炎，盲肠炎，「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我是经方派的，什么都不懂的，只好开当归四逆汤。」那开下去，就医好了。

所以盲肠炎都可以是厥阴经病，更何况是更多其它的炎。后来朱木通整理出一个结论：临床上所谓「盲肠炎」这种病，百分之九十都还在当归四逆汤的主证框里面，还不一定要照肠痈医。杂病说的「肠痈」，肠子化脓，那还早，还没有到。

（整理者：郭秘书）

## （十二）少阴篇的当归四逆汤． 2

### 多少「发炎」可以当作感冒就医得好？

从这件事情来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伤寒》的人，对于这一块，特别把它整理得清楚一点的话，可能就会能够让伤寒派跟温病派的争论，得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处理方式」。

怎么讲呢？

我们如果要用寒凉清热的药，当然是这个人「发炎」的时候，这没有问题。可是我们读《伤寒论》到现在，有多少「发炎」其实是感冒？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惊悚的问题。

今天外面的医生，如果学的不是伤寒学派，他是做西医的也好、做中医的也好，看到你发炎，那一定是清热、消炎的药就开下去了。昨天晚上是听谁在讲……？牙龈肉红肿，就开龙胆泻肝汤了？因为发炎嘛，就开清热的药，这是理所当然的思考。

可是我们从过去到今天，你啊看，痔疮、跟肠子发炎有没有感冒来的？有！而且很多，痔疮初起的在麻杏甘石汤，体质型的常是厥阴病。肠炎在太阳有葛根汤、黄芩汤；在少阳有大柴；在少阴有朱乌；在厥阴有白头翁汤。

而肠炎的下利，几乎一般的急性肠炎，都是感冒引起的。用葛根汤、黄芩汤，主力是在治感冒，清热只是顺便。那更严重的，还有其它的汤剂哦，大部分都是感冒药。

那肝炎呢？病毒性疾病，根本就是感冒嘛！没有任何其它路数，就是照感冒医。

那胆囊炎？那也常常是少阳病跟阳明病掺杂在一起引起的。

然后呢，乳腺炎？我们学过的：一开始是葛根汤，接下来是柴胡汤，再来还可以用吴茱萸……全都可以是感冒。

肺炎呢？肺炎是感冒型的太多了！不是有那种肺炎，不是细菌感染造成的，找不到白血球上升的征兆，叫作「非典型」肺炎，对不对？那都是麻黄系的药，一打就打好了嘛！所以肺炎也有很多不是真的肺炎，是感冒。

那鼻窦炎呢？吃吃阳明的葛根汤，不干净的东西流出来就好了。三叉神经的发炎都有可能逼成鼻窦炎流出来就好了嘛。

中耳炎呢？小柴加葛字辈，对不对？又是当感冒医。耳朵积水、流黄水的加五苓、加桔梗啊。

腮腺炎有没有啊？有啊！眼睛发炎，眼白特别红的用麻杏甘石，那不然肝阴实的体质，厥阴火上逆了，用吴茱萸汤就退下来了。这眼睛发炎也可以照感冒医啊！

肾脏炎呢？那太多了！从一开始讲到现在，有多少肾脏炎，都可以当感冒先医好的。

咽喉、扁桃腺？阳证的你用麻杏甘石那一路，阴证的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一路嘛。

那「痈疽发背」，背上长疮，那是太阳经的区块，也有人用桂枝汤医好的啊！

那肋膜炎，陷胸汤、小青龙汤都还算是感冒药啊！

就算是货真价实的「温病」好了，你傻傻地当作伤寒的阳明病来医，开白虎汤、承气汤、葛根汤，效果也不见得输给温病学派的方子哟。

——这样子全身上下的发炎，你《伤寒论》学到现在，其实要先用「消炎」的寒凉药的，并不是大多数耶！大多数还是把感冒赶走（或者说调整好六经）为最优先，你说是不是？

当你伤寒学派学到比较熟稔，安稳于这一套的治疗法时，知道很多发炎、很多发热，不是立刻需要寒凉药的时候，你再看到外面那些学中医的人，哪里发炎就要消哪里的炎、清哪里的火，寒凉药一直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文化」的族群，至少在心里面会觉得「不很释怀」，那种感觉总是会有。

我想，在这样子的一种学习过程里面，我们伤寒派的药开习惯了，是不是别人就会觉得我们的开药路数很偏火神派？

因为，我们用阳药的机会，无论如何，会比其它家派多。

因为伤寒方可以治的发炎，像眼睛啊、耳朵啊，有的时候那种「红肿热痛」的状态也是存在的，你说那是不是发炎？的确是。你要说那是不是「实热」？也可以说是。但是，重点是要把「感冒」先医好。观念上的基本原则，我想我们至少不要偏离了。

同学可能不一定是专业的医生，也不是一天到晚能够医到很可怕的疑难杂症的人，可是我觉，得学《伤寒》呢，在家常之中开药，其实是好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几乎我们所遇到的感冒，只要你书读得熟，都是有标准版本的模式可循、有药可医的。就在这个很安稳的地方，照书生病、照书开药，我认为这样子医术反而容易好哦。你如果净遇到那些疑难杂症的，开药跟赌博一样，医术不见得会进步得快。

之前虽然我说，一般人在读三阴篇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三阴篇中有些内容是夹杂在一起的」：少阴也会有厥阴调调的病、太阴也会有少阴调调的病。可是即使是比较暧昧的三阴篇，在处理这些条文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张仲景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每个症状之间一点一点的些微差别，都没有被漏掉。

我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少阴病里头，有好几个重要的主证框架，后代的医家都往往把它算成温病的。可是，当后代医家把它算作温病的时候，医疗效果，却并不怎么好，当成少阴，还比较好医。

所以我觉得，学中医，还是要把《伤寒论》的基础先学起来。随着时代慢慢地转变，从宋朝到清末，好像越到后来，越不重视《伤寒》；也就是大家的「基本功」之中，《伤寒》的部分有**越来越稀薄化**的倾向。

等到你看清朝的《医宗金鉴》什么的——其实那些书都不是医术很差的人写的，是医术很好的人写的——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伤寒》的基础了。当他在面对这个篇章、这个条文、或是这个症状的时候，他就会直接把它想成是温病还是怎么样，他已经没办法**认出**那是少阴了。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

在这些很类似、但其实不一样的症状之中，我们会看到——现在的很多医生，我们会说「他们是温病派」，好像「温病派」是什么不好听、骂人的词一样——不是说温病派不好，而是的确，现在很多医生，因为《伤寒论》的功力不够仔细，所以他很自然会跳开，去选择温病那边的理论，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今天我们来看〈少阴篇〉，就是要做「正本清源」的工作，让我们能认出来：「哦，原来这个病还是算少阴。」简单来说，当一个人的肾阳不够，乃至免疫力低落，然后就引发一些细菌感染或发热的现象，就算他看起来是温病，其实底子上是少阴，这样子的思路我们要有，实际上有用的方是少阴的方。

不晓得同学现在在家开药的进度如何？很多时候，看到那种以为是发炎的病，结果吃了四逆汤，反而好了。最重要是**免疫功能能够上来**，而不是杀菌消炎，整个思路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今日所谓「扶阳」学派的思考。

## 少阴病体质与厥阴病体质

以前讲过，如果一个人是虚劳底的话，你要先把他的虚劳医好，再来处理其它的事情。

而三阴病底子的人，在台湾是非常多的。

前一阵子好像网络上大家都在下载一个人写的电子书，一位美国开业的医生，好像叫作潘同味的人？现代人的疾病，有两块地方，他觉得「很大条」，一个是说很多人都是少阴病体质的人，而他就讲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少阴病体质的人，一辈子都不能够好起来；一旦是变成这种少阴病调调，他可能这一生一世体质就这个样子了。

而我是觉得，少阴病体质并不见得是没有办法好起来的，只是现代人不愿意去掌握张仲景**写得很白**的那个秘密：「**多吃胆固醇**」，这是一点。

另外呢，潘同喆他在说，他在测量人家经络的能量还什么东西的时候，觉得很多人身上很严重的病，是因为「肝实」所造成的。他也提到很多例子，比如说太太跟丈夫呕气呕了很多年，变成肝实啦……他觉得这个「肝实」病，是像各种绝症一样，非常讨厌、很难搞。

我对于他所说的「肝实」，会觉得，他似乎是非常爱他那套仪器，所以他会一直依照仪器的检测结果，称那个东西为「肝实」。如果是用我的语言来说的话，那就是「厥阴病」嘛。

会得厥阴病，那多半是跟个性有关系，这的确是很难救啦，要一个人整套做人做事的方法，都有所转变，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少阴病这样一条一条上过来，厥阴病一条一条上下去……虽然看起来，这三阴篇是教得比较快，可是我个人以为：短短的三阴篇，有可能反而会比〈太阳篇〉、〈少阳篇〉对大家更有用，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体质，都掉在三阴这边，所以还是要好好读一读。

## 是「四逆」还是「四顺」？

如果有同学是第一次读《伤寒论》的，会不会有一种这样子的第一印象？

——会觉得「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都叫作「四逆汤」，就觉得它们是同一类的药？光听名字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四逆汤有加味，像通脉四逆汤、茯苓四逆汤……再加一个当归四逆汤，听起来好像是很类似的东西。中医非常外圈的人，不知道会不会以为「当归四逆汤是四逆汤加当归」？

当然，我们现在学，就会知道当归四逆汤是桂枝当归汤系的，不是四逆汤系的。但是这个名字，我觉得是张仲景在他的书里面先搞得这样子，才让大家会因为名字上的相似，而造成混乱。

当然，你也可以说，无论是当归四逆汤或是四逆汤，都是治「四肢厥逆」嘛，可能是张仲景一时之间有这样的念头，认为它们的治证是类似的。

可是呢，这个东西，你若要考证，还是有得考证的。怎么讲呢？

中国古时候的古方，即使是张仲景所命名的方剂，是有一个固定的调调的：

一个方剂的名称，通常是以它的「药味」，或者是「样子」，像这个汤有柴胡所以叫柴胡汤，煮起来红红的叫桃花汤，这是一路命名的方法。

而另外一路，就是张仲景会用这个汤的「功能」来命名，也就是说，像承气汤，是东西塞在那边下不来，要把它「接下来」，所以叫「承气」汤；陷胸汤是这个人结胸了，要把结住的胸打下去，所以叫「陷胸」汤。

一般来讲，张仲景以功能命名一个汤的时候，是以效果在命名的，不是以疾病、症状在命名的。可是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却变成以疾病、症状在命名了。如果以张仲景的文法习惯来讲，好像「吃了这个汤会四逆」一样，这听起来很奇怪。

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大家的「逻辑上」留下了疑点，而且我觉得，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名称都用「四逆」，其实不是很妙；因为你看大陆那边编的仲景方剂学教材，写「四逆汤类」，有些出版社，就把当归四逆汤跟四逆汤丢到同一类去。这样分其实没什么教育意义耶，因为这两个汤是不同路数的嘛，一个是附子剂，一个是桂枝当归剂，根本不一样。这样一个分类法，也不妥当。

那可是我们如果反过去考证古方时代的命名的话呢，会发现古方的世界，我们张仲景这个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我们桂林本有人参，宋本是没有人参的。），有别的本子，并不是叫它四逆汤的。甘草干姜附子的这个四逆汤，中国古时候有些书上抄的是「四顺汤」，手脚冷得缩起来是「逆」嘛，它是让你手脚暖回来的，所以叫四「顺」汤。如果是日本的抄本的话，四逆汤抄的是「回逆汤」，他四逆了，所以要「挽回」这个逆的状态。

我觉得它叫作「四顺汤」或者是「回逆汤」都是有道理的，我不敢说哪个是绝对正确的命名，但是在古方的世界里头，它有这另外两个名字的哦。

那你也知道，四逆汤吃了之后，阳气通得出来了，手就暖了。可是，当归四逆汤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当归四逆汤的手指尖冷，是因为阳气从血分跑出去了、抓不回来了，所以要把不乖乖回家的死老公逮回家、抓回来。你会发现：这两个汤以作用、效果来讲，方向是相反的；干姜甘草附子的四逆汤是把阳气「推出去」，而当归四逆汤是把阳气「抓回来」。如果一个叫「四顺」，另一个就可以叫「四逆」。

研究古方方名的话，会发现，果然，在唐代方书，有的本子里，叫「四逆汤」的是仲景的「当归四逆汤」，而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在古方的世界是叫「四顺汤」或是「回逆汤」。

这是闲话了，只是说一下。

昨天讲到这个，陈助教就问我，同样是「把阳气抓回来」，当归四逆汤跟桂枝龙牡汤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你的头脑不要再想这个了，主证不一样就是了嘛。重要的是主证不一样，在厥阴病的主证框之下，有当归四逆汤证你就开当归四逆汤；在虚劳的主证框之下，有桂枝龙牡汤证你就开桂枝龙牡汤，你管它抓的是什麼阳气？这么复杂的形而上的世界，我们就别再讨论了。」

很多学中医的人，都喜欢在头脑的层面要有充份的理解，于是就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可是相对于陈助教的那个问题，昨天下课就有一位同学，她来跟我感叹一句话，她讲的表情是非常慌乱的，她说：「老师，我觉得非常地害怕。」

我说：「妳害怕什麼？」

她说：「我来这边上课才不过一年，不过就照书吃吃药而已，我到今天，什么都不懂，只是看到书上写这样，那我身体刚好是这样，就吃下去了，结果有好，就那样了。可是，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过去看的那么多中医，竟然没有人的医术比我好了？」她后来走之前，还回过头来讲说：「这怎么可能呢？人家专科的医生，在医院里面读书加实习就七八年耶，又那么用功，为什么我现在会赢过他？」

我觉得经方派就是这样子，就照著书上写的吃药就对了。每一个基本盘都打好，日子久了遇到奇怪的病，渐渐会有直觉知道该怎么加减，就这样而已。张仲景的书，就拿来操作就好。懂不懂倒不是问题。

（整理者：郭秘书）

## （十三）【药势】木通

### 木通「通」什麼？

上礼拜上到当归四逆汤。木通这味药还没有讲，我们今天先把它结束一下。

它古时候叫通草，现在叫木通。

现在我们称为「通草」的，已经是别的药了，在古方的时代，被叫作「通脱木」。它的药性和灯心草有点像。



木通，我们讲粗略一点就好，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神农本草经》中的「通草」，也就是今天的木通，在后代的各种方剂用得是蛮多的。可是，以仲景方来讲的话，除了当归四逆汤以外，没有其他方剂有再用它。

本来啊，教中药，教到木通，需要跟同学讲一下哪一种木通比较毒、哪一种吃多了会肾衰竭什么的。可是台湾禁得很彻底，你现在要买到毒的也买不到了。

既然想吃都吃不到了，又何必告诉你如何提防呢？就这样子就好，反正你买到的木通，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神农本草经》：

通草<sup>中品</sup>：一名附支。味辛平。生山谷。去恶虫。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

它的药性呢，是比较偏寒的，所以，吃下去之后，对身体的作用，以结果论，是去掉「湿热」。

那去湿热，是怎么样的去法呢？

很多药草，都是取它的根，但木通这个植物，我们取是用它的茎。它这个茎里头好像有小管子似的，你从这一头吹气，另外一头会有气通出来。所以这个植物非常地「通」。

我们今天，如果先不讲仲景方里面木通的功能的话，这个非常「通」的植物呢，《医宗金鉴》有个方子还蛮有名的，就用一味木通，二两，煮水。治疗有发炎的那种风湿痹痛。就这样二两木通煮水喝下去，出一点汗——当然你可以加味啦：如果你痛的地方跑来跑去，就加羌活、防风啦；身体比较冷就加附子啦，那没有汗就加麻黄，加味加一点点就好了。——主要就靠这二两的木通，就可以把那个风湿给发出来。

而且木通把那个风湿发出来的时候，会证明到一件事情：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里那里的风湿痛，不是老说是「风」跟「湿」吗？

可是你把它放回西方医学的框架下，总是让人觉得很奇怪：西方医学会认为，那是发炎，关节炎之类的；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湿」？

可是你用木通发这个病的时候，往往是：发得出来的，是从出汗而好；没有完全发出来的，就会变成「皮肤表面长出小水泡」。所以果然是发得出水的——套句我也不懂的话，说不定是电解质不平衡之类的——那个「水、湿气」是存在的。它在发的时候，出疹子这件事还蛮好玩的。

如果是我们学仲景方的，这个一味木通汤，只是跟同学介绍一下它的药性，是能够把湿热发掉，也只是讲讲而已。以现在大家（包括我）的烂肾，二两木通吃了人还是会虚掉的。

## 导赤：从「君火」到「相火」

那么如果你要讲仲景方里头，用木通的效果的话，我想最代表木通的能耐，就是后代人给它的外号，叫作**导赤**。「导赤」这两个字是跟什么相对的啊？是跟「泻白」。

把红颜色地方的火，导下来，这是木通；把白颜色地方的火，泻掉，那是桑白皮。

也就是木通泻心火，桑白皮是泻肺火，一个导赤，一个泻白。

木通呢，在经方的世界最有意义的药性，就是把人体「无形的心」太过多的热，导到小肠去。而通常到了小肠之后，小肠就会把它透到膀胱里头，所以从膀胱尿出黄褐色的尿之后，那个火就泻掉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代表性泻心火，让心火入小肠排出去的药。

当然，当归四逆汤并不是一帖泻火剂，学当归四逆汤，只要看它「从心通到小肠」的药性就可以了。

那，可能同学会想问啦：之前讲到泻心火，你也说了栀子、也说了黄连，甚至黄芩也是泻上焦火的药啊，这些我们过去学过的泻心火的药，跟木通泻心火，是如何地不同呢？

我想啊，如果以中药的搭配来讲的话，如果有人是「无形的心」太热，当然无形的心热，如果以今天西医观点来看，可能是说这个人「脑子烧坏」了。用温病的讲法，说不定是这个人得温病的时候，「温邪逆传心包」啦，心很热。

无形的心在热的时候，一般用药，会用黄连啦、犀牛角啦，来泻那个心火。可是你用黄连或者犀牛角，效果并不会很快，它「泻」起来的感觉，好像有一部分，是它的寒性可以跟那个火「寒热对消灭」，但是不能让那个火很快地退掉。但是，如果你用黄连跟犀牛角的

时候，加一些木通，就整个火马上泻掉了。也就是木通是把那条「泻它的路」给制造出来。那相反地，黄连跟犀牛角这类泻心火的药，虽然能够去火，可是它们没有制造出「通路」。

所以，木通，最重要是这个「通」的药性，「泻」的药性只是顺便。所以用在当归四逆汤里头，说起来人也不会被木通寒到的。

那以一个泻火的角度，刚刚以心肺来讲的话，导赤是木通，泻白是桑白皮。那如果以心肾来讲的话，心里头的火，我们中医叫什么火？叫君火。那肾跟三焦的火呢？肾阳跟少阳的能量，中医叫作相火。

其实我个人一直觉得，命门火称之为「相火」有点太贬低它了，因为命门火的质，跟心火的质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命门火，的确确是君火要转变成相火的一个枢纽，君火到了命门，再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相火了。

那君火跟相火，我们中医的象征物到底是什么呢？「六气」的「风暑湿燥寒火」，君火跟相火，一个是「暑」，一个是「火」——这样子比喻仍然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君火跟相火，中国有另外的象征物，会比较适当：

君火的象征物是「光」，相火的象征物是「热」。

而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呢？

我们心中之火，或者是我们肾气、命门火的一部分力道，它负责给我们人类带来什么东西啊？是我们有意识的自己的那个「意识心」，英文说的Consciousness。比如说，一个人君火很够，心光很够的，他可能写字就不容易写错字，听人讲话不会听错、误解，做事情都会很精确……这个是君火的力道，让这个人对自己一举一动、以及每个念头，都能够很有意识地去感知。

而这些事情，跟身体的机能，似乎是没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呢，如果一个人的君火不够了，会怎么样啊？我们台湾人君火不够的人很多啊，「答非所问」的人一大堆。另外呢，我现在已经看到破记录的店员小姐了，在某家餐厅，她平均做一个动作会出两次错，算帐会算错两次，端菜会端错两次，已经有那种君火快要熄灭的店员小姐了。

你说这是不是病啊？我说这是很严重的病，这是真正的少阴病。

君火没有了，是很可怕的哦！这种真正的少阴病，我想我们台湾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病，所以就互相包庇一下就算了，到最后就说「原谅就是爱」嘛。

这很惨哦，我们这些人，身为人类的最核心的能量，欠缺得很严重。像我们有些同学去香港吃过饭就知道，香港的侍应员比台湾店员聪明多少倍啊！这根本不能比的。

那么，等到君火到了小肠，入到命门，再让身体有热能去推动身体层面的能量、身体的运化的时候，那个能量才被叫作「相火」。象征物的部分我们先知道一下。

木通，就是一个泻君火的药，甚至你也可以说，木通是把君火转成相火的药。

一个人无形的心真的在上火的话，会是怎么样的感觉啊？那个人的身体感，有的时候是整个胸部甚至到腹部，都觉得闷热，里头隐隐作痛。你说这个人身体是哪里有病？那不一定是身体，那是灵魂能量的那颗心在上火。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用木通来解决。

将来我们可能把防己跟木通再做一个对比，中医有一些说法，说防己比较泻到血分，木通比较泻到气分。来我们《伤寒杂病论》上到有防己的方子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对比就好了。

至于《神农本草经》讲说「去恶虫」，其实身体里面长寄生虫，多少都要体质湿热嘛，所以还是有点用的。

那「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我想是因为它能让人的心比较定下来；心火能够退掉的话，人的心气就能够镇定。所以交心肾或是让人不忘这个效果，大概可以。

这个药「通」的效果很好的，只是我们今天在《伤寒》方里头，不特别强调它这个药性，就知道一下就好了。

从前张仲景用木通将心火导入小肠，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像今天四川火神派的卢火神啊，他需要用这个药性，已经不采用木通了。卢火神要把心火打下来的时候，用的是什么？「菖蒲」，他开药是开菖蒲。我觉得用菖蒲也是有意义的，菖蒲是能够把心火降下来的药。或许今天的人哦，在体质上又比从前的人更阳虚一点了，说不定用了木通，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没力没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有人在临床上成功用菖蒲代替木通了，那我们也知道一下。菖蒲开在经方里头，效果也是很好的。

心阳下不来的人，手脚容易冷，经方常用的是四逆汤、当归四逆汤；但是，我在冬天拿菖蒲一两片泡水喝，往往暖手脚的效果，比那些大热药的大锅汤还要好哦。

如果不是急的病，少量菖蒲慢慢吃，大陆也有连脑瘤都治好的例子。所谓的「把心阳通下来」，以另一个层面而言，也可以说是把「塞在脑中的什么什么」给溶下来。

（整理者：郭秘书）